

著合夫索爾布 奇維托吉

鮮朝北

× 咸興

× 元山

壤 平

城 漢

禾土片反日出率反書不七日寺

吉托維奇 布爾索夫 合著
楊 沐 譯

北
朝
鮮

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

目次

第一章	清津、咸興和平壤	五
第二章	金日成	三二
第三章	婦女聯合會主席	四六
第四章	北緯三十八度	五九
第五章	美國人	七一
第六章	金抖奉	八四
第七章	作家與詩人	九〇
第八章	偉大的舞臺	一〇〇
第九章	廠長、工程師與工人	一〇二
第十章	崔龍	一三〇

第十一章	康蘭玉	一三五
第十二章	天道教	一四一
第十三章	公共教育	一四六
第十四章	兩種大學	一五六
第十五章	選舉的前夜	一七〇
第十六章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	一七七

第一章 清津、咸興和平壤

揭 幕

一個很小的男孩站在白色的多灰塵的路旁，他赤條條地一絲不掛，自在非凡。我們把車停下來，他一點也不覺窘，也不從他站的地方退縮。我們又看見一個女孩子，大概還不足十歲，背上背着一個比她小不了多少的男孩子。這女孩子很注意地看着我們，接着笑了一笑，又向我們揮揮手。距路邊不遠，三隻水牛在溪邊涉水前進，騎在牛背上的人戴着大草笠。溪那邊，田畝伸展出去，我們看見有人蹲在田中作工。這便是朝鮮。

我們剛跨過國界。

回 顧

一九一〇年，日本人佔領了朝鮮，便把它改成大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整整三十五年後，一九四五



年八月，蘇聯軍隊解放了它

勞勃·奧列佛在他的「高麗——被遺忘的土地」（一九四四年在紐約出版）一書中，談起日本統治時期中的情況：

「他們（朝鮮人）生活在恐懼和貧乏之中。他們默默的忍受着苦楚，沒有一些希望。這一代的千千萬萬的朝鮮人不知尚有另一種生活。但是無論怎樣，他們還不甘屈服，他們如過去一樣在爲自治而奮鬥。如以前一樣，對祖國的愛、個人的自尊心、掙脫日本人的重轡的決心，仍活躍在他們的胸中。在朝鮮人民心中，政府的含義要超出國旗與傳統多多，這是他們必需贏得的一種生活方式；因爲他們知道，若缺少了這希望，他們便將一無所有了。他們的愛，他們的命，都沒有保障；他們不能自主地決定自己怎樣生活，怎樣思想，或怎樣行動。他們知道得很明白，無論他們工作得多勤勞，打算得多周到，除掉了維持生存以外的一切積蓄都會被攫奪去的。當他們看見那些征服者怎樣用盡種種下流手段來斷傷、引壞、玷辱他們兒女們的身心時，他們真痛感自己已被侮辱被損害了。」

「報章上僅刊登日本人盜章允許的消息。」

「學校中所授的歷史、哲學、政治和社會學科都是從日本人的觀點講授的。」

「寺院就連涉及「天國」都要受迫害，因爲按日本人說來，祇有一個天國他們該服從，這天國就

是大日本帝國。」

「一切城市、街道、寺院和一切紀念碑都按日本文重新命名。」

「人民被強迫隨從日本風俗，說日本話，甚至思想也得按日本人的想法。」

朝鮮原是一個半島，西邊瀆着黃海，東邊靠着日本海。人口約有三千萬。全國多山，可耕地很少，即使很少的一些好田地，也全是日本人或地主的。全部人口的，大多數都從事農作；僅在過去的十年中，（主要在北部），日本才開始用全力來建立工業基礎，設立了幾種大規模的企業，這種工業最初純爲軍事目的而建造，日本人用它來侵略亞細亞大陸。

一九四五年八月，蘇維埃聯邦爲遵守同盟國的義務而向帝國主義的日本宣戰。蘇軍以解放軍的資格參加戰爭。蘇聯軍隊給予滿洲和朝鮮的日本駐軍以壓倒性的打擊，加速了日本的投降。蘇軍給朝鮮人民帶來了他們久已熱望的自由。

當朝鮮的日本軍隊已被蘇軍擊潰後，美國軍隊跟着在朝鮮半島登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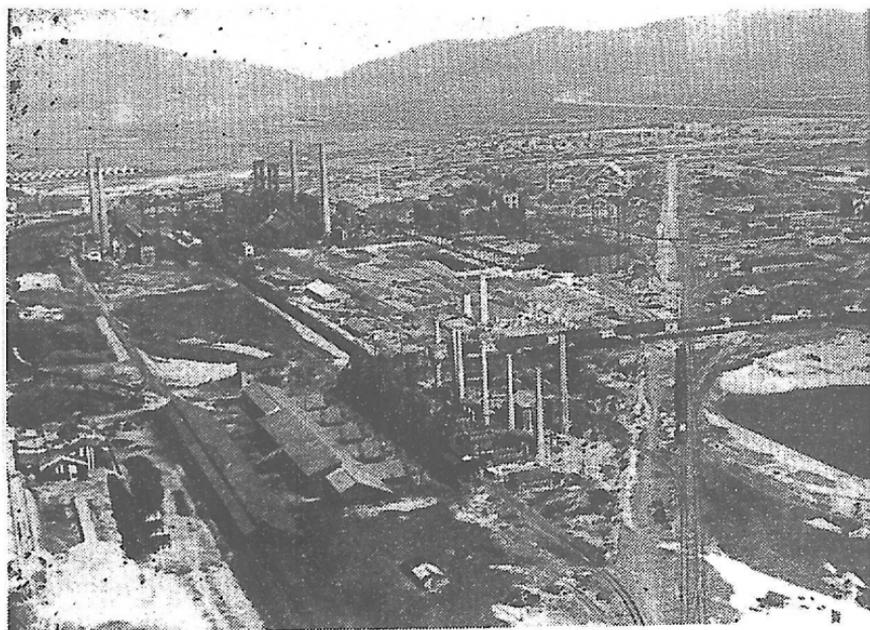
在蘇軍與美軍之間，從黃海到日本海順着北緯三十八度劃一根臨時界綫。這根順着北緯三十八度的界綫把這個國家清清楚楚地劃成兩部份：美國軍隊密佈在三十八度以南，蘇軍的幾個小單位則駐在界綫以北。

幾個月後，莫斯科的外長會議認爲有創立一個民主的朝鮮臨時政府的必要。可是在漢城（朝鮮的國都）的蘇美聯席會議却得不到一個協議。按莫斯科的決定，提出由聯席會議與朝鮮民主團體及公共團體來會商一切；而美國代表團却要把若干南部的大民主團體排除，不准參加會商。反過來，還要把已公開宣言反對莫斯科決議的反動團體引進來。蘇維埃代表團當然不能同意這點，由於美國代表的錯誤，聯席會議於一九四六年五月起休會，直至一九四七年七月才又重開（註）。

清 津

……我們就這樣地從北方跨進了朝鮮的國境。我們的車沿着圖們江前進，江面愈來愈開闊，不多時，海風拂面，接着日本海進入了眼簾。那天有濃雲，海顯得黑黢黢的，海岸的峭壁竟像是黑色的。在清津我們停留一下，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海軍在這裏首次登陸，擊毀的日戰艦尚浮在港口，港口各項設備不是焚燬，便已損壞。在市區裏，戰爭的痕跡却並不顯著。我們駕車週遊日本人的居住區，經過許多清潔的灰色小房子，靜寂地站着，它們全是一式的毫無變化。這些居住區都自成區域——日本殖民地的標誌，我們在滿洲看見的是如此，在朝鮮的也是如此。

我們在一家小飯館中進餐，飯店正門口寫着俄文人名《Лития Алексеевна Петрова》；後來



清津街工業區鳥瞰

我們發現這位賢弟亞·亞力克賽也美娜是個年老的朝鮮女人，很多年前她曾在俄國潘姆地方住過一時，那裏的人便叫她麗弟亞·亞力克賽也美娜。她的姓也是個俄國姓，她差不多已將俄文忘掉了，祇還記得幾十個俄國字。不過她還沒有忘記怎樣燒俄國菜，所以車夫送我們到這裏來吃飯。

傍晚時抵達清津。清津的市鎮在一個寬廣的山谷間，高大的工廠煙突聳立俯視着這城市。我們在一個日本旅館中過了一夜，更準確地說，這旅館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前一直屬於日本人的。位置在濱海的峭壁頂端，屋前有一塊小草坪，豎立着清津戰役陣亡蘇聯水兵紀念碑。

第二天清早，我們去拜訪水兵們，介紹認識了蘇聯英雄、上校伊凡·耶羅斯基。他率領了一聯隊海軍陸戰隊第一個在清津登陸，首先佔領漁船齊集的岸邊，苦守支撐二十四小時以上。我們駕車出遊這海口的各處，耶羅斯基伴着我们，指給我們看八月戰爭時的痕跡。他們的魚雷艇會以每小時九十公里的速度衝向岸邊來，衝過了障礙，在防潮堤邊登陸。

我們週遊港口的各處，一邊聽着耶羅斯基講述戰事的經過：

那天正下着雨，風逐着滾墨似的浪頭打上防潮堤，又瀉下去；白色的泡沫，染在石塊上。一堆堆鮮魚堆在岸上，朝鮮漁民，男男女女在把許多魚一種種分類分好，唱着歌。雲一層層似乎在壓下來，直到把小山的山頭都遮沒了，接着一陣大雨蓋滿了全市，我們乘驟雨的時候，由那位朝鮮翻譯，在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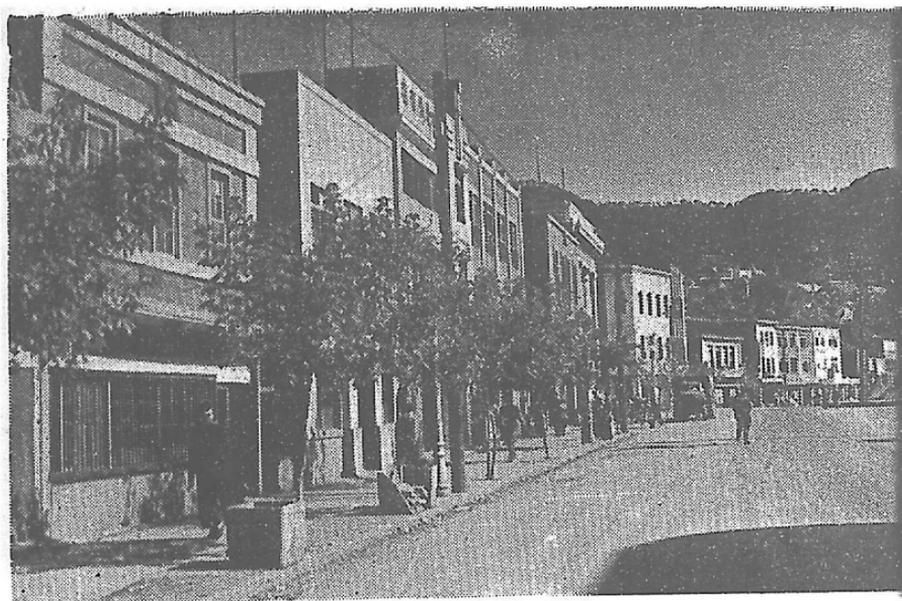
羅斯其的戰爭故事之外，又給我們添講了他的兩個故事。

距清津不遠處，一小隊蘇軍的坦克車正在山區進軍。道路既壞，橋樑更未修好，當地的居民各出全力幫助蘇軍前進。他們引路，派嚮導，在險要處加意防範，有什麼事就預先警告提防。有一個朝鮮老人又在在一座險要的橋上守護了整整二十四小時。因為根據農民的意見，那座橋不牢靠，等到最後蘇軍坦克在險處出現時，他就大聲呼喊警告，做手勢表示那座橋上，車不能過去。那領頭的第一輛坦克，一轉灣，就離了大路；駕駛員也不停駛，車便直聳的從岸邊向下直衝下去，這老人以為坦克車掉到河裏去了，便趕快到村中去喚人來救。跑去時偶然回頭一看，却見那輛坦克已在對岸爬起來了。

那位翻譯講的另一個故事，一定已被傳為神話了。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遙遠地方的一個孤零的小村裏，一個老農夫病了，他想自己快死了，便把他那二十歲的兒子叫來，吩咐他：『你快到山中去替我找些命根子的人參回來，可別空手回來。』

這兒子便到山中去了。可是終沒有找到人參——到那裏去找呢？這兒子離了家，便一直沒有回來，因為他不能空着手回來啊。

大家也就把他忘了。五十年後，他才在東三省的深山中找到了這「命根子」。現在他已是個七十歲的老人了，回到故鄉一看，同胞已被日本奴役着，受盡了壓迫。他覺得有一陣強烈的慾望，想吞食



北朝鮮日本海沿海港口——
清津市的主要大街之一。

了這人參，使自己重又年輕而強壯。可是再一想，他湧疑了：「我再要青春有什麼好處呢？即使年輕了，可是現在最年輕、最強壯的人，也得不到人生樂趣。」

接着，出乎意料的事來了，蘇聯軍隊來幫助朝鮮人了。這消息在早晨傳到村子裏，午間他們聽見遠處砲聲隆隆。傍晚，到遠處山林間去拾草莓草果的女人，帶回來了一個受傷的蘇聯軍官；大家把他安置在最好的一間草棚裏，兩個善於服侍病人的婦女來通宵看護他。那夜全村的人都沒有睡覺，那個從東三省回來的老人也睡不着。

第二天清早，那兩個女人說沒有希望了——那個蘇聯軍官會死去的。誰都沒有辦法可挽回這個英雄的生命。在圍繞着那所草屋的人羣中出現了那個老人，他說他願意來救那個蘇聯軍官；大家相信他的好意，可是當時大家的心情却不忍說出口真實的情形。那老人進入了那草屋，整天就在裏面，又過了一通宵。

清早那蘇聯軍官睜了牀，他已完全復原了；因為那老人給了他那「命根子」——那老人化了五十年找到的。

這是在日本海濱的漁港上驟雨時，那個翻譯所講給我們聽的故事。就算它是一個神話，一個富於幻想、不泯湯際的傳說，不過它却活潑地顯示了朝鮮人民對蘇聯軍隊與人民的感情與態度。後來我們

還不斷地一遍遍聽人家講起這事，都說這確是一件真正的事實。

咸 興

據說從清津經咸興到平壤的路被大雨衝壞了，隘口都已阻塞；我們於是搭乘夜車赴咸興。同事的是漁業部的人員，在車上我們成了朋友，使我們不知不覺中渡過了旅程。原來在朝鮮乘火車決不是一件舒服的事，車輛既舊，窗上的玻璃又大多是破碎的；更無臥車的配備。我們想了個辦法，爬上行李架去睡了一會兒；不過那架子非常狹，睡了醒過來，我們奇怪自己竟沒有摔下來。

向窗外看去，車上的一切不便都忘了；從車窗可看見海，高而且巉的海岸上長着虬曲的圓頂松樹——在日本畫圖中所見到那種似小傘的圓松；松枝向四周伸張開去，如一頂頂小傘，插在沙岸上。

這一帶的風景像電影一樣在我們眼前展映出來；可是不時中斷了。車有時穿入山洞，那眼前便一片黑暗；等車穿入山洞，又似有銀幕展映在眼前：海，襯着的是夕陽，魚舟的風帆鼓張着，峭壁和沙灘，那俊雅的小陽傘似的青松。

夜晚我們抵達咸興。在那裏住了兩天。我們決定祇要氣候保持這樣子而樞樑可以修好，我們還是坐汽車到平壤。

午後我們到蘇軍的司令部去，並設法與蘇韓文化協會接觸。那裏的代理主席金呂達便來答訪我們，半小時後我們便成了他的座上客了。又認識了正主席田越，他同時還是咸興省教育廳副廳長。

這兩位受有精深教育的文化人成了我們最早的兩位朝鮮朋友。從他們的談話中，我們纔知道朝鮮人普遍地對蘇聯文化發生興趣與尊敬。他們兩人都能說俄文，對於俄羅斯與蘇聯文學都有相當的瞭解，當時金呂達正在把普希金的散文譯成朝鮮文。

我們並不急着要遍遊咸興，因為我們知道回國時還要經過這裏來逗留一陣較長的時期。我們在街市閒散步一週——看市上的情形，那天似是什麼節日——到處掛着朝鮮國旗，掛着列寧與史大林的相片，在旁邊又毫無例外地總掛着一個年輕朝鮮人的相片，我們知道這是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的領袖金日成。這是他們的民族英雄，也是全國最得人望的一個人。

我們與當地的文化人一同進餐。其中最著名的是韓朔，詩集「朝鮮村莊」的作者。他是詩人兼文藝批評家。在我們來到之前，不多幾天，他公開演講一個文藝題目——偉大俄羅斯作家，馬克辛·高爾基。這演講給予當地的文化人以深刻的印象，成爲引起大眾興趣而廣泛討論的題目。

進餐時的情形，據後來正式的記載上說，「在誠懇和諧的氣氛中」進行。我們看到東方素所愛好的文藝——即席賦詩：一個個詩人，舉起小小的酒杯，斟滿了朝鮮的「伏特加」、蘇理酒，唱出他當

時卽座吟成的詩句。田越把詩翻譯成俄文，一共有三首：

那位年輕的詩人權洵（音譯）吟道：

世事正在轉變；

掙斷了壓迫者的鎖練，

我們與朋友，手臂挽着手臂，

注視着滿是快樂、幸福、光華的明天。

詩人張荊鎮也吟道：

世界的中心在莫斯科，

那裏又是世界文化的寶座；

我們，朝鮮的兒女們，

竟與你們，莫斯科的來客，在這裏相逢；

但願我們的友誼常存，

如翠竹之常青。

韓彬清舉杯祝賀道：

我們各帶着不同的膚色，

却有着一樣的思想；

心魂常如此相接，

手與手相握便深深默契；

更何用言語間的歉洽！

晚上，我們的朋友們帶我們到戲院去，演的是朝鮮歌劇「春香傳」；這劇本是根據本國的一個神話寫的，迦林·密海洛夫斯基那時會把它譯成俄文。在日本人統治之下，這劇本被檢査機關鬧得支離破碎；所有涉及奴役人民、封建制度下小貴族的殘酷、不公平等事等都刪掉了。

他們告訴我，在這劇團中，祇有一個人是職業藝術家。朝鮮解放後在咸興創立了一個國家戲院，那位主持者和組織者是那著名的著作家韓雪野。他常常從咸興到平壤，在兩地之間來來去去；他把年輕的音樂愛好者、業餘的劇藝愛好者集合在他的周圍。不到一年，那戲院便已博得好評，觀眾對它有深刻的認識。戲院裏的女主角在日本人統治下原是在郵局裏作工的。

那個大戲場中擠滿了人。觀眾中間穿着本國服裝的女人佔了大部分。他們告訴我們，這次演出爲酬答咸興市民中會應人民委員會的號召去到鄉間幫助農民工作的那些人的。那是一次義務的演出。

「在星羣的國度裏」

天氣很壞，可是我們還是決定坐汽車走。金呂遠他本來有事要辦，却來伴我們同走。他到我們旅館時，穿了一件雨衣，帶了一隻小手提箱。

「看起來，我們今天要走不成了。」金說：「今天是七月初七日，再要下一整天哩。」

「爲什麼？」我們都覺得奇怪了。

「那是朝鮮的一個傳說，」金解釋說，「這叫「在星羣的國度裏」。」

「天正下着雨，讓我們來聽聽這傳說。」我們便這樣決定了。金便開始講這傳說：

「在銀河的北端，住着一個最有權威的國王，他有一位非常美麗的女兒。在銀河的南端，住着一位破落的老皇后，她有一個出色漂亮的兒子。這兩個年輕人常在天空中相遇，兩人胸中都積滿了傾慕的愛情。雙方的家長並不阻礙他們的婚姻，不久他們便結婚了。這位美麗的姑娘太愛她的丈夫了；一步都不肯離開他，一天的分離都受不了。一整年她父親一次都沒有能看見她，所有的邀請、迎接、她都置之不理，這可激怒了國王。他便命令武士去把他的女兒，乘她丈夫睡覺的時候，搶了回來。國王的命令便真由武士們執行了。」

這美麗的姑娘成了她父親宮中的囚人，她哭泣着；苦苦的思念瘦損了她，她只是戀念着她的丈夫。這樣分離了整整一年。

這樣，有一天，監護他們的神道替他們安排了一個相會的機會，在銀河邊上。他們到了那指定的地方，可是他們連握手都不成，因為他們站在銀河的兩對岸。

原來，這美麗的姑娘的父親在決定把他們分離的時候，憑着神祕的力量，預先把他自己的宮殿從東岸遷到了西岸；而老皇后和她兒子的宮殿，則仍留在東岸。現在，夾在這對情人的中間，橫亘着一條銀河。

這樣，他們站在河的兩岸，痛哭着；眼淚掉到地上來，成了急雨。

這對情人相會在七月初七日。每年他們都在這一天相會，所以朝鮮人相信這一天是每年下雨最多的一天。

龍 頭

金呂遠講完了這個傳說，雨尚未停止；我們決計不管這雨，還是啓程。那時已是傍晚五時，除了我們以外，車中還有漁業部的人員和穿着雨衣的金呂遠。

我們的車繞過咸興近郊，那裏有好些很大的果園。按事實說起來，稱它們爲果園却不大準確。它們實在是二個十分大的果樹種植場，佔了很大很大的一片面積。到末了我們駛出大果園的邊限，深綠色的稻田，便夾着大路；祇見到處都是綠色；田、茶園、小山，什麼都是綠的。偶然，在山坡上，散在大地樹叢的梢梢處，出現着白色的墓碑；它們在陽光裏如蜂窩似地反響着。朝鮮的墓地大概建在斜坡，升高的地面上。這樣若有水流發生，墓地可以不致被浸損。沿路荆球花樹高高的散立着，夾着小小的美麗的石塔。他們想幽靈在走向他們長眠處的時候，可在這裏歇息？

暮色漸深，天色很快就要暗下來了。我們馳過一排排路樹時，它們簡直是發亮的，那因爲它們都被電燈照着。原來日本人打算在朝鮮建造大規模的軍事工業（據他們估計，朝鮮所受空襲的威脅較輕），便建造了許多巨大的發電廠；結果朝鮮到處都有多餘了的電力。在離開一個農夫破敗的小茅屋中，却亮着一盞三百瓦脫的燈泡，是常有的事。

夜趕上了我們，路上遇見一羣農夫，金呂選跟他們說了幾句話，知道最近的一座橋被山洪衝斷了；在山溪邊有着一個村莊，我們可在那裏歇宿。

不到十五分鐘我們就到了那村莊，幸而金呂選跟我們同行；雖然任何一個村莊中的居民都願意幫一個俄羅斯人的忙，可是語言不通總是不便事。後來我們學了些朝鮮話，漸漸的可以不經翻譯而通一

些簡單的談話了；當時我們所會說的話祇限於「苛殺滾索尼拉」（意謂謝謝你）和「塔姆佩」（香煙）說了這二字便完了。

這村莊的人都已入睡了，祇有一個高大的草屋中還有亮光。金呂遠進去問話，我們聽見前面有山溯流水的聲音，原來我們在一條狹的峽谷間。從車頭上的燈光裏看去，另外還有幾座小茅屋，緊靠著陡峭的山坡立着。雨不斷地打在我們的帆布車篷上。

金呂遠回來了，說這村莊名叫「龍頭」。他帶我們進那所茅屋，那是鄉村人民委員會的會址。屋中有兩張桌子，幾隻椅子，在朝鮮的一般場所與人家私宅內不同，決不坐在地席上的。一面牆上有一架電話，別的牆上掛着史大林及金日成的照片。一個朝鮮人，守着電話的，向我們友意地笑了一笑。幾分鐘之內，雞蛋、乾魚都已擺在桌子上。我們的漁業部的朋友，打開手提箱把他們帶的食物拿出來給大家吃。一會兒，司機也進來與我們同桌，大家很擠的圍着桌子。起先朝鮮人們坐在桌旁，却不肯吃，不久他們便很自在了。

我們問他們在日本人被趕出去後的生活。

不必等金呂遠替我們翻譯，我們已清楚地聽見三個熟悉的名字：史大林、莫斯科、金日成。大概說起來，在這以前和以後我們所遇到的一切談話中，朝鮮人沒有不提起這三個名字的。

那些農夫對新的情況覺得很高興，沒有什麼苦要訴說。他們所有的土地並不多，但現在所耕種的却全屬於他們自己的了。以前土地都由地主作主，現在我們寄住的屋子便是地主的。

發後，那些朝鮮人借給我們一牀羽毛墊褥，舒服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我們起身時，天剛亮，濃霧充塞了這缺谷；峻峭的山石間，樹木蓋住了山坡。小塊零碎的土地上，播種了洋芋和玉蜀黍。大石塊還是雨濕的，散在播了種的田間。向日葵一株西一株的站着。西瓜和別種瓜類長在草棚的屋頂上。就在去年，百分之七十的收穫全繳給地主，人民靠着什麼過活？

村莊漸漸有了生氣。木格的紙窗拉開闕上發出擦擦的聲音，光着身子的小孩在屋前爬着玩；老婦人們起身了在生爐子；男子們腰帶上插着斧頭，走上狹窄的山路，進入樹林去；不久他們便帶着一捆捆的木柴回來，「龍頭」的居民的副業是採售木柴給鄰村。

隘 口

吃完早飯，我們要付錢給主人，這當兒又得找金來幫忙了；他們並不富裕，可是總不肯收我們的錢，推却了好久好久。

山洪衝走了橋樑，我們得繞路過去。漸漸的霧消散了，太陽出來了，我們經過一片寬廣的、綠色

的田野。

「你們看，田裏一隻烏鴉都沒有。」金這樣叫了起來。

真的，田裏一隻烏鴉都不見。

「看見嗎？我還沒有把『星羣之國』全部都講完哩。」金笑着說，「那對夫婦的護持神，聽見了他們在銀河邊的悲泣，便牽遣所有的烏鴉在天空中搭了一座橋，使他們可以相聚在一起。因此在七月初八日的早晨，朝鮮全地沒有一處看得見烏鴉。」

轉了一個灣，司機插嘴了：「倘若烏鴉真的會搭橋，那末讓牠們在地上搭一座罷，不要搭在天上。」

這是真的，地上橋樑的情況確是不大好；若河水較淺之處，涉水駛過比着走靠不住的木橋要安全得多了。不過我們並不懊悔啓程時沒有坐火車。

等太陽出來普照大地時，作爲朝鮮特徵的綠色又顯出它的華采，映入我們的眼簾。但是現在却又出現了耀眼的白色，與翠綠爭豔：水田中白色的鷺鷥，路邊灌木旁朝鮮人白色的衣服，河邊白色的石塊。在這綠色和白色的世界上而，則是萬里無雲的、藍色的長天。

可是不久，不知從那裏升起了雲層；一會兒堆滿天空，灑下一陣急雨。這是一陣寂寞而無望的長

雨。車便被這霧與雨構成的幕遮着，我們前進便得穿進這水淋淋的帷幕。我們到了隘口的山麓；這般通過這著名的險要之處的道路凡長二十九公里。金昌遠說沿路風景非常美麗，我們却祇見雨和霧構成的牆隔着我們，其他一點都沒有看見什麼；路邊近處開或看見一個小村，幾所孤零零的茅舍。除了犬吠、鷄鳴、或人們說話的聲音外；其他什麼都聽不見，這情形司機最爲擔心：

『這樣，祇有一件好處，』司機喃喃地自怨地說，『我們若從懸崖向深谷裏摔了下去，眼都不閉，本來就什麼都看不見。』

我們向高處駛去。車似乎正想從縛住它的粗繩子掙脫下來；發動機發着費力的、吶喚的聲音，似在用力掙扎；我們覺得輪子陷入軟泥中，又掙起來；喇叭忽長忽短地叫着，警告前面的來車，鬧得我們不能談話。

峭壁在我們的右方，我們可從車身的傾斜度上覺得；司機竭力把車靠向左邊。祇有一次從霧稍稀薄處，我們看見了一角深暗色的天空；下面是一株松樹的圓頂，埋在白霧的中間。

這樣，在什麼都看不見的情況下，直到半夜我們才抵達平壤。找了一個旅館住下後，睡得便像死去了一般。

賣香煙小孩尖銳的叫賣聲，喚醒了我們在平壤的第一個早晨。路上沒有人行道；穩密的平壤街上的行人，順着路任意走來走去；行人中間還夾着水牛拉犁的重載大車。騎自由車的，慢得跟牛車一樣；不知什麼時代的老式的三輪機車也夾在中間；總之，我們看不清，是行人要在水牛或車間穿出路向前去，還是車或動物想追過行人。

叫賣聲在路邊響着，招呼行人到店鋪中去。那兒路邊，地下坐着一個老人，疎疎的幾根鬍子，黃黃的臉滿是皺紋。大家都穿着白色的朝鮮衣服，戴着小小的馬鬃編就的黑帽子；據金呂遠說要年滿六十的男人，才可戴這種帽子。或是照朝鮮人的算法是六十一歲，因為朝鮮人把新生出來的小孩也算一歲的。這種年老的老人吸着長煙筒，看着喧嚷來往的人們，顯出漠然而又超然的神情。

周圍所看見的人都忽忽的似乎有着事情。祇有打扮得時時髦髦的女人，三三兩兩的在這擁擠的人潮中，緩緩行進；她們的長裙子輕曳在地上，還可看到日本女人，這只要看她們所穿的木屐，便可知道了。

我們轉進一條小巷，比馬路狹小多了。兩旁都是飯店、餐館；站在小巷中間，不必動步便可以敲

這邊的店門，也可以敲到對門的店門。那時時候還早，飯店尚未開門，有一家樓上有小孩向著我們叫：

「羅斯基！羅斯基！媽媽伊素？爸爸伊素？」（俄國人！俄國人！媽媽在家麼？爸爸在家麼？）

大概昨天有俄國軍官到這裏來過，教他們說過這樣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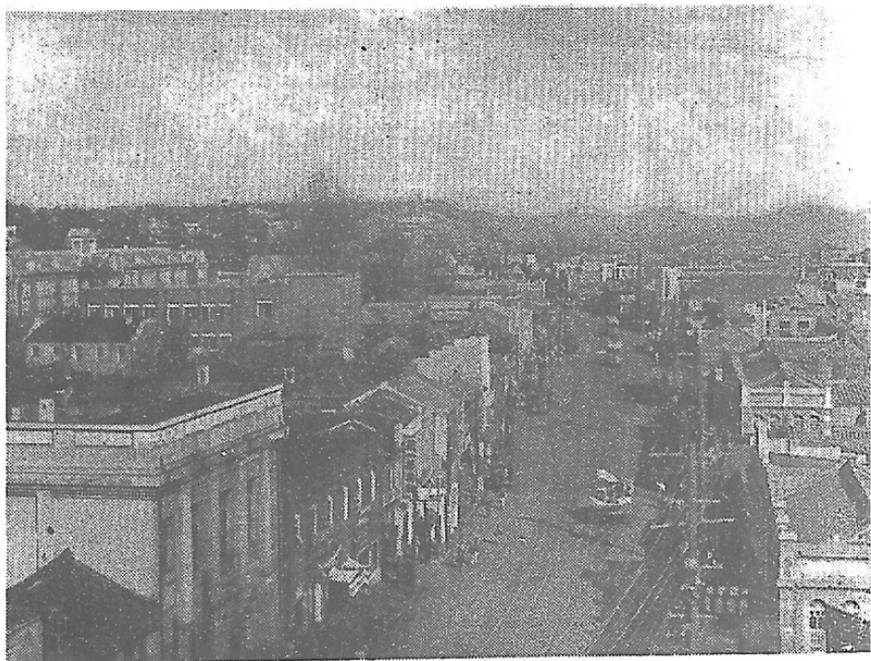
後來我們走到平壤的大街上，很寬闊；水泥的路面，自有它的美麗之處。排成單行的朝鮮人，很有秩序的站在街上，等着電車。那裏國旗更多了。到處都是列寧、史大林和金日成的相片，比咸興還要多。

在這裏，我們看見了西式的或半西式的房子、大店鋪、大餐館等，可是大部分的屋子還是典型的朝鮮式的建築；黑色瓦的屋面，牆也是因歷時太久而變黑了，顯得，滿是灰塵。

我們走過一家餐館，門外寫着俄文的大招牌「健康製造廠」，顯得這店主想招徠蘇軍軍官的生意。下面再寫着「俄國人，進來。」

在朝鮮文中，平壤意即「平原」。日文的平原也是這個意思。其實這名字並不準確；因為這城市一半在平原，一半却在一帶小山上，最高處便是聖山牡丹峯。

傍晚，我們往遊牡丹峯。我們的車很快地循着水泥路升到山嶺。那裏有一隻古亭，四根柱子支着



北朝鮮最大的都市和政治工業中心，——平壤的中央大道之一。在歐化建築物中，亦可看到典型的黑瓦屋頂的朝鮮建築。

一個屋頂，四角向上朝起。柱上尙留有槍彈的痕跡，朝鮮人說這是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中某次作戰的結果。

距這古亭不遠處，一所白色建築物射着反光，這是朝鮮國家博物館。博物館外是朝鮮國王的陵寢，他死在西歷紀元前一千年。這些墳墓乃是巨木構成的木槨，保存得很好，是幾十年前才發掘出來的。一塊木牌上印着說明，也是俄文的：

「這墓已有二千年之久。」

從山嶺可展望平壤全境。城的西部是舊城，在夕陽裏閃着光；屋頂上的瓦，如古亭上的一樣的，有尖銳的翹起的角；遠看起來像一大羣舊式的海船，就將航行到黃昏的天空中去一樣。

向東去，一個平闊的小山頂上，立着一座巨大的黑色建築物。一年前這兒還是日本憲兵的駐所，那陰沉的樣式和氣氛，恰可代表這建築物的性質。

從牡丹峯的那一邊稍走下去一段路，可看見大同江的水面靜靜地反射着夕陽的光；在河的那面，可望見黃色的飛機場，一排排運輸機排列着。在飛機場外，又是一帶山脈，一半溶化在藍色的霧靄裏。在朝鮮，沒有一處地方遠望出去會看不見山的。

我們抵達那天，就打電話給蘇軍駐朝鮮的司令官契斯佳柯夫中將。因爲蘇聯作家聯盟有一封信，

托我們轉交給他的。這位將軍約我們翌晨十時去看他。

一九四七年，蘇軍在朝鮮的指揮事宜係由柯羅特柯夫少將擔任。

伊凡·米哈洛維區·契斯佳柯夫，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我們在他家中的內室見到了他。這位將軍正在整理他的選舉區的來信。那時還在上午，可是朝鮮的炎熱已侵入這半暗的內室了。所以他祇得穿着睡衣接見我們，一塊濕毛巾圍在他頭上，不時拉起來擦他臉上的汗；他像剛從浴盆中鑽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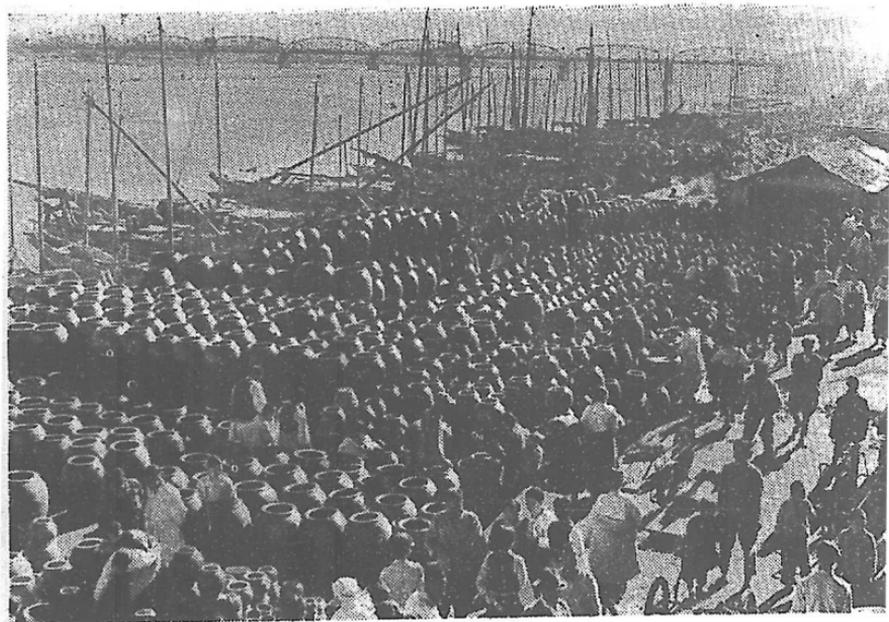
契斯佳柯夫將軍，我們久知道他；在莫斯科戰役與史大林格勒戰役中，他便已聞名遐邇。在東方，他又以突破日人精心設計的堅強防綫而威震四方。

伊凡·米哈洛維區的態度自然而客氣。他說了那信，便說：

「你們來了很好，在我們國內，對於朝鮮、知道得還嫌太少。朝鮮這國家很有趣，人民也好。當然囉，你們在這裏只留一星期或十天，大概不容易對於每件事情都獲得真正了解的。」

我們在這當兒，就插嘴說，我們預備在朝鮮住三個月左右。

「那麼，這將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伊凡·米哈洛維區說，「若能這樣，那你們可以定下來認真地工作，我們可以幫你們的忙。等你們把你們對新民主朝鮮的印象寫成一本書的時候，那你們既幫助了我們，也幫助了朝鮮的人民。」



平壤市場的陶器，此種陶器
供當地人民的大量需求。

初次會晤金日成

幾天以後，我們接到一個電話，從文逸——金日成的秘書兼翻譯那裏打來的。他通知我們當晚六時若有暇，金日成請我們到人民委員會辦事處去談話。

這樣一個消息，我們得到了，不但覺得高興；簡直覺得心潮掀動，按捺不住的興奮。我們早就聽說這個人，光榮和傳說籠罩了他。他擁有人民衷心的信任和真誠的愛。現在，我們就有機會可以去見到他了，並且可以當面談話。

準六時，我們走進金日成的辦公室

一個人從一間長形房間的那一端的一張書桌後面站起來，走向我們。

文逸指着那人走過來的方向說：「金日成先生。」

我們已看見過幾十張金日成的相片；它們每一張都像，可是沒有一張像金日成本人。

在我們面前站着一個年輕、寬肩的青年人，清秀的臉；出奇地坦白；穿着一套毫無修飾的西服。

金日成請我們到房間另一角的小圓桌旁。

「請坐，請坐，」他帶着笑容說。那祇有好人才有的那種笑容。

「朝鮮很熱，我們得穿白色的衣服。」他說着，又看看我們的衣服，接着說：「唔，像我這樣。」金日成指着他自己的衣服笑了。

「或像他一樣。」金又指了指文逸。

文逸早就囑咐我們，今天金日成祇有半小時的時間可空出來。不管怎樣，我們還強試着請他告訴我們，即使簡單些也好，朝鮮被解放後做了些什麼事。

「我喜歡你們自己去看。」金日成回答說：「村莊裏的農夫、工廠中的工人，都會坦白地告訴你們各種事情的。你們好的、壞的都可看見。我們沒有什麼要隱瞞。要緊之處是在不論好或壞，都得從友情的眼光來看。而從蘇聯來的人士，不用說，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請金日成講些關於他遊擊隊的事。

「你們在這裏，平壤，可以遇到好些我們軍隊中的指揮官。」金日成說。「他們自會詳細講給我們聽我們跟日本人作戰的經過。文逸他會給你們介紹我從前的參謀長安吉。將來你們遊覽了朝鮮各地，跟各地人民中男的和女的都已談過話，那我們再碰頭；那時也許我再說些他們該說的話。」

金日成勸我們多作旅行。他兩次提到那著名的鑽石山，東方最美麗的所在之一。

我們談到朝鮮人民的歷史與命運。

金日成站起來，在房間中來回走着，他的臉變得嚴肅起來。他再說話便慢起來了，聲音有些粗重，似乎在抑住激動。

「歷史記載是有負於朝鮮的，世界並不了解她，她也很少被人提起。人家對她所有的習識，既壞又不準確。沒有幾本關於朝鮮的書是懷有善意的。我們的人民被稱作軟弱，不能獨立，不能自存。世界上有誰知道李舜臣，那個偉大的朝鮮人擊敗了日本艦隊的？有誰知道成千成萬的游擊英雄？朝鮮人有他的短處，我們自己得改變他。不過我們從前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朝鮮人！」

「現在東方人民的眼光都注視着我們這個小小的半島。」金日成接下去說：「這羣反動與民主對立着。我們知道人民的心和同情是在那一邊。我們得感謝偉大的蘇聯及史大林的天才，使朝鮮在殖民地國家中第一個從異國統治下解放出來，而獲得機會可以走向文明和民主的道路。」

「我已說過朝鮮人民有他的短處。可是你們是從解放了朝鮮的國度中來的，我要着重地說明：在我所指的短處中，決無、也從未有過「忘恩負義」這回事。」

在金日成向我們說了再會，而我們離開他的辦公室時，我們覺得我們會與一個偉大而光明出色的人在一起。

當晚文逸律陪安吉到我們的旅館中來，我們差不多花了三小時紀錄安吉所講的金日成和他的軍隊

的軼事。

(註) A，基托區與 B，蒲爾沙夫敘述這事直至一九四七年初，本書付印時，以後蘇美聯席會議按預定日期，在一九四七年七月重開。可是那次會議中美國代表們所取的態度使莫斯科決議無法成爲事實。

到一九四七年十月，蘇維埃政府提議雙方同於一九四八年初自高麗撤退駐軍——這提議使得美國人非常窘，因爲按美國人私心打算，他們正想長期把軍隊駐守在朝鮮南部，作爲他們在遠東擴張勢力之根據地。美國於是便趕快結束蘇美聯席會議，因爲據他們的算計，在聯合國會議上按單純的國家的數目計算，對美國一方面易佔優勢；那麼，在聯合國會議上，決定朝鮮問題，對美國可以有利一些。後來的事實便證明果如所料：由於倚賴美國資本的國家的票數，美國在聯合國會議的大會中，拒絕蘇聯同時撤兵的建議。

同時，還成立了一個所謂聯合國臨時朝鮮委員會，來管理產生朝鮮政府的選舉，並建立朝鮮政府的軍隊。——換言之，給這委員會以廣泛的權力來干涉朝鮮內政。朝鮮人民能憤怒及蘇聯和其他民主國家對參加這委員會的拒絕，都不能阻止美國及其附庸國將這議案在大會中通過。

一九四八年正月八日，這委員會自紐約來到了漢城。

表面上撐著聯合國的門面，實際上在這委員會的幕後，有美國人與他們在朝鮮南部的特務主持，準備在朝鮮南部另立政府。美國當局便開始迫害那些組成民主南朝鮮國民陣線的黨派與團體和所有反抗美帝國主義政策的勢力，以便保證未來選舉中地方反動勢力的勝利。

早在蘇美聯席會議進行時，美國人已在準備另行選舉；不過聯合國委員會還是有用的，美國人延遲選舉，直到他們能在聯合國監視下進行時才舉行。

聯合國委員會原爲達到美國人的目的而設立的。它的駐在南韓，絲毫未使美國在安排警察及選舉時

有何不便；而對民主勢力的恐怖手段則未減退。事實上，民主的國民陣綫被迫轉入地下了；朝鮮人民任何不滿的表示，都被美國的掌權者壓制着。

但是朝鮮人民獲得聯合國委員會的活動威脅着朝鮮的統一與獨立。一月八日，漢城發生了罷工反對聯合國委員會的到來。平壤及北鮮各城也都有遊行起來反對。朝鮮的各人民團體致書聯合國，要求撤回這委員會。這運動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初展開後，在美國佔領下的各城釀成了運輸業的大罷工。整個南韓交通都僵化了。罷工的人民要求委員會的退出和美國駐軍的撤離。在漢城的美國新聞記者都報道警察與人民的流血衝突。

可是人民的意願橫遭壓抑，聯合國委員會決定一九四八年五月九日舉行選舉，後來又延遲一天，改為十日；因為九日那天有日蝕，可是選舉的空氣已够黯淡了。

那反動、守舊的朝鮮警察，憑着美國軍事當局的後台，便動手在五月十日以前企圖造成一種恐怖空氣，驅使人民向投票區走去。可是美國人却到底受了個挫折，因為中間的，甚至右翼的黨派，都拒絕。

參加這種選舉。——譯者

第二章 金日成

三百五十年的歷史

日本人第一次企圖強佔朝鮮，遠在十六世紀的時候；那正是風雲變幻、沉鬱滲潛的時代。日本軍隊在半島南端釜山登陸。朝鮮軍隊訓練既差，武器尤劣；十八天內，日本人就進達朝鮮的國都漢城，那時的朝鮮國王便向他的盟國——中國求救，中國派了二十萬軍隊去。

這次的戰爭緊張到了極點。日本爲求得決定性的勝利，傾出全部後備力量加到前綫去。海軍也全部出動，爲運送十二萬軍隊到決戰的戰場上去。朝鮮的失敗與被奴役的陰影，籠罩着全半島。

沒有一個日本人知道這時朝鮮的艦隊司令李舜臣已造成了一種新式戰艦，這種新式戰艦後來一直優於日本戰艦。當時的東方和西方也都不知道這種戰艦的威力，它實在是世界第一個裝甲艦隊。這「甲」是木製的，不過這種木頭的硬度，並不遜於鐵甲；日本砲彈打在上面竟可以絲毫無損。

這種裝甲艦的頭部，很像龜殼的頭，是李舜臣特地設計了用來衝撞敵船的。朝鮮話稱這種船叫

「吉浦笙」，意思是「甲魚船」。

海戰的一次主力戰中，十二萬日軍葬身太平洋。從此李舜臣成爲朝鮮最著名的民族英雄。

這事以後，一直等到好幾百年過去，朝鮮纔重又出現一個大人物，他的聲名差不多可以超過李舜臣，他也是以擊敗日本人著名的。十多年來，他一直指揮朝鮮的游擊隊與日本作戰；開始時只有三十個戰士，幾年之後，游擊部隊增加到十萬人。這人就是金日成。這個被傳說與人民的所愛戴、所擁護的人物，在朝鮮是無人不曉的。

金日成今年（一九四七年）三十五歲。他所經歷的奮鬥與生活真是太平常了。在我們旅行朝鮮北部的五個月中，聽到了無數關於金日成的故事。我們記述了他手下兵士與指揮官所講述的經歷，也筆錄了農民間流傳的關於他的傳說。更幸運的，我們有好幾回與金日成自己作較長的談話。我們更親眼目睹了在他治下進行的、朝鮮的出色變化——進入民主政治的蛻變。

革命的一家

一九一二年，金日成出生在萬景台村中，那時是日本佔領朝鮮後的第二年。

他的父親是一個鄉村教員，一個革命家。一九一六年，他的父親到上海去與國民會發生接觸；回

來後，就在平壤組織了地下工作的團體。隔了一些時候，他被日本警察捉去關在監獄裏，直到一九一八年冬天，才放出來。釋放後他移居中國東三省；後來重又回來參加一九一九年的三月一日起事。又被捕。待再釋放出來便全家遷到東三省。獄中生活耗盡了他的精力，加之又患重病，所以不久便死了。

金日成自述他一生中見到父親的日子，總算起來也不過幾個月。他牢記父親常說的一句話：「一個沒有國家的人，就如一隻喪家之犬。」

他的父親死後不久，他的母親也死了；他的母親死去之前，在地下掘出兩把馬牌手槍，交給這個十四歲的兒子；這是父親留下的最後武器，也是兒子所承受的最初的武器。

森林中的集會

日本人強佔了東三省以後，朝鮮人便移民到那裏去。但那些爲朝鮮的獨立與民主而奮鬥的人們却發覺那裏也有緊緊的監視、檢查和逮捕。他們運用那種恐怖和殘暴手段，賄賂和密探的手段，緊緊掌握住滿洲的城市以至鄉村的統治權。警察監視了每家朝鮮人家，即使是最有經驗、最可靠的戰士，也簡直無法施展他的本領。



北朝鮮人民委員會主席金日成，他是民族解放的英雄和最受人民擁護的領袖。

這時金日成是一個青年地下組織「東滿洲」的書記。

他與一羣朋友，約有三十人，組織了朝鮮的第一個游擊隊。我們是從金日成最親近的患難之交安吉那裏知道這個組織的。

在冬天某一個晚上，密林深處，他們會集了在一堆營火旁邊，金日成說出了這段話：

「避開日本人決不是鬥爭的辦法，那些逃到東三省去的人，誰都知道，日本人仍能追蹤着他們。我們一定要趕走日本人，這是惟一的生路。爲進行這個鬥爭，我們需要武器；而我們有這能力可獲得武器。我們每二三人組成一個小組，一小組的人已足夠對付一個武裝的兵士或警察。地主們的土槍，我們也可去取來。一旦我們有了武器，我們就有力量了。」

金日成這樣演說了一遍，那時他尙未滿二十歲。

「這樣我們便可以獲得武器，」他接下去說，「但這只是一端，武器必須握在堅定而有耐性人的手中；我們還須有嚴密的紀律和絕對服從。」

「我們人很少，可是我們即使有一百人或一千人，我們也還是不夠來擊敗敵人。祇有在全體人民站在我們這一邊時，我們才能取得勝利。我們對各地人民的關係，不僅要友善，更須親切如家人父子；建立起不可破的似血親的關係。怎樣去建立這種關係呢？和善、無可指摘的態度固然重要；但這

畢竟不是全部，更重要的還是在使人民相信我們的主義，相信我們的力量，相信我們的最後勝利。」

這是金日成向第一次組成的游擊隊戰士說的話。夜風從森林間唸唸而過，火光依稀映出這位指揮官的面容。他的詞句使一切分明了然，不必再有人說別的話了。現在剩下的就是團結一起而行動起來。

「送械團」

金日成把這集團分成好幾個小組，每一小組指定一個指揮官；並劃定軍事活動的範圍；便從徒手的工作開始。他們打扮成農民的樣子，帶着中國式長柄鐮刀，從這村走到那村；捉住日本警察或兵士，就把他殺了，奪下他的槍械。要躲藏起來是不成問題的，人民那一個不憎惡日本人呢？

兩個月後，金日成召集了各小組的指揮官，在江清附近的森林中又開一次會議。各人報告：每一組都有了二三枝手槍、土槍，有的還有了新式來復槍。金日成認為進一步行動的時機到了，便決定先埋伏突擊出巡日兵的四鄉「懲罰巡邏隊」。這種巡邏隊大概包括十個到十五個士兵和一個率領的軍官。

這類作戰獲得輝煌的戰果。地形的熟悉使他們能儘量應用奇襲。好幾次日本「懲罰隊」全軍覆

沒。游擊隊奪獲了兵器、軍用品及各種配備。人民興高采烈地歡迎金日成的夥伴們；一貧如洗的滿洲農民也樂於以糧食供給金日成的戰鬥部隊。每一個村莊，游擊隊都可計算作爲他們的借宿之處。每一個農民，不論他是中國人或朝鮮人，都隨時隨地願意幫他們的忙，替他們帶路，作嚮導。他們爲什麼肯這樣做是容易明白的，中國人與朝鮮人有一個共同的敵人——日本侵略者。

搶到滿洲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便採用對付朝鮮的方法，來對付滿洲。

中國人便被奴役、被剝削如朝鮮人一樣。因此中國農民和工人的同情，常向着朝鮮人的一邊。以後日本人的「懲膺巡邏隊」便被游擊隊稱作「送械團」。

游擊隊

一九三四年，朝鮮游擊隊重又編成第一游擊師，隸歸金日成指揮。所有的游擊隊員和農民，不但認清楚他是一個有才能的指揮官，還知道他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和領袖。正是他，在最艱苦的時候，指示了人民爲自由與獨立奮鬥的方向。正是他，把反抗日本人的武力組織成一師有紀律、而且武器齊全的軍隊。他又與中國人民革命軍建立起連繫，而屢次配合作戰。

日本人漸漸地得付出重大的代價來對付這種「小股土匪」，日本人用這名詞來稱金日成的部隊。

日本人也明白，現在他們對付的，乃是人民所愛護與支持的軍隊。日本軍隊與警察採用最殘暴和最慘酷的手段來對付人民；那一個村莊有藏匿游擊隊嫌疑的，便把全村莊焚燒了。那一家農民有一點兒表示對金日成同情的，便槍斃了。在游擊區中，每一個村莊的周圍都建起了圍牆，搜查任何人的進出。到了冬天，日本人知道游擊隊最不可缺少的是火柴；在深山中的樹林裏，他們既無房屋，又無遮蔽，隨時在移動，祇得燒野火來取暖。他們圍着火擠緊了睡覺，又依火作炊。熱火得用火柴，日本人防農民以火柴接濟游擊隊，便限定每家每月限用火柴一匣；下一月買取火柴須繳入五十枝火柴頭，這樣來防止火柴流入游擊隊手中。若有農民缺少了火柴頭，那末日本兵準備着棍與步槍在。

小小的黨羽部隊漸漸由正規的聯隊、營等日本軍隊來接替了。而游擊隊也不再是軍備嶷嶷，訓練不足的零星隊伍了。現在他們已能正式與日本軍隊接戰，祇要金日成認為地形與環境合適便行了。

「在日本軍隊的情報中，稱我們是可注意的武力；」他說：「我們得證實這種說法。」

聚集了他手下最勇敢、最堅強的戰士，金日成使他的部隊突破日軍大隊人馬駐守的區域。短短的接觸一下，然後迅速退入山中；游擊隊更隨身備着幾天用的軍火與給養；日本軍隊往往挾着相當大的兵力（現在已決不少於一營）尾追而來。他們早安排着後衛武力，抵抗一陣，便很快地退去；最後，日本人追着，被逗得急了，往往墮入金日成安排好的主力部隊的圍攻圈套中。在山區中，深林中，游

擊部隊很容易圍擊了日本軍隊，殲滅他們

金日成的計劃和活動，當然決不侷限於這類接觸和戰鬥；有時接着來一下突然而又猛烈的襲擊，完全出乎日本軍隊意料之外；或攻擊他們兵力最弱的所在，使他們措手不及。還有一件更可注意的事，——他的攻擊第一次出現在朝鮮的疆界內。

朝鮮的旗號與歌聲

這次攻擊的猛烈正跟它的突然一樣。精選的游擊隊員，由金日成親自率領，從祕密的山徑，到達了朝鮮與東三省的交界處，朝鮮惠山鎮的附近。游擊隊在天明時突入市區，一場劇戰，日本守軍全軍覆沒。游擊隊便控制了全境，搶得了機關槍、來復槍、迫擊砲和其他軍用品。不能搬走的，他們搬掉。不過這次作戰的意義，最根本的不僅在擊敗日本守軍，而是在它的政治影響。金日成對這點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

戰鬥既畢，金日成把他的部隊集合起來。行軍通過惠山鎮的大街，一邊行軍，一邊唱起朝鮮游擊隊之歌；金日成自己在前面率領，張着一面大旗；這一面大旗在惠山鎮人民心中所引起的興奮、激動與歡欣，已不是讀者所能想像的。因為這件事正發生在當全朝鮮的學校（即使是初等小學），祇准

教日語、諛日語的時期。那時任何學生在學校裏，即使退課休息時，若說朝鮮話，便立刻會被開除學籍。朝鮮人名都被強迫改成日本名字。在任何店舖（包括朝鮮店舖在內）中，顧客買東西時若說朝鮮話，便拒絕賣給他。現在，却見光天化日之下，一個朝鮮人帶着隊伍，打敗了日本軍隊。大家可看見他打着朝鮮旗號，大家可聽見朝鮮戰歌。

日本增援軍隊迅速地調到惠山鎮來，可是並不能把金日成怎樣；他已越過邊界，進入東三省。他所循經的山路，祇有他知道，日本人却不知道的。在他臨幸以前，他還打開了市銀行的銀庫，把錢分給窮人。

這時金日成才二十五歲，人民喚他金日成將軍。

日本軍隊，更走錯了一步，他們命令惠山鎮的居民來收拾日本兵的屍首。朝鮮居民不但爲求安心而做這件事，而且還十分滿意呢。後來有一個朝鮮人找到了一具日本屍體，但是他却喜不自禁的告訴他的朋友，說他已經至少找到三個。這樣一來，實際殺死的僅有二百日兵，到傍晚已傳說成二千死屍了。更到下一天的夜裏，已哄傳成六千死屍了。這樣的傳出來，傳到漢城，死掉的日兵數目增加了十倍。於是一個關於金日成的傳說流傳開去，說他在一天之中，殺了六萬日本兵。

又一個傳說

有一時，日本警局出賞格二十萬日元賞金日成頭顱。不久報紙上便刊登一個報告，說金日成已被捕，由軍事法庭判決處死，並印出了一張行刑後金日成橫陳地上的假照片。自惠山鎮這件事情出了以後，日本人的懸賞價格增到五十萬日元；到處貼了日本文與朝鮮文的公告，從東三省直到朝鮮，連窮鄉僻壤都貼遍了。總之，日本人已「埋」了他好幾回；可是每次仍不得不把他從死人中拉他起來。而金日成頭顱的價格也在一步步地漲上去。這樣又造成了一個傳說，尤其在農民中盛行；說金日成是不會死的。

金日成自己告訴我們上述這兩個傳說，他另外還告訴我們一段出色的故事，我們可稱它爲：

上校與祖母

要消滅游擊隊既已絕望，日本人於是想用狡計來捉住游擊隊的首領，這方法在日本間諜組織的上層，一定以爲是非常聰明的了。

在朝鮮，大家知道金日成從最幼小時起，心上有一弱點，那便是他的祖母。她跟金日成的父母一樣，原是鄉村學校的教師。金日成幼時，曾隨着祖母在七洞鄉村小學中讀書。

有一天，一輛汽車駛到這位老年教師的門口，他們診來迎接她去看她的孫兒。但這車却開到平壤火車站，一個憲兵校官伴她坐在與外面隔絕的一節客車中，直駛過滿洲。在途中那校官告訴她該怎麼辦，才可以看見她的孫兒；她該寫封信給金日成，說要相見一下。那校官說現在金日成與日本人的關係已轉好，他已知道從前的錯誤，日本人也已原諒他。警察方面也願意金日成與他的親戚都好，所以讓他們祖母孫兒見一面——當然雙方都願意的。

這談話是經過一個翻譯轉達的。從一開頭，老祖母說，她一個日本字都不懂。

『倘若這位教官與金日成的關係很好，』那位老婦人說，『讓他自己寫信好了；像他這樣一位上司，金日成該不會拒絕他。』至於她自己，已是一個老年人了。她不該先寫信給孫兒，這與朝鮮習慣相違的；再加她已太衰老，不記得該怎樣寫信了。

無論怎麼勸說，那老女人終不為所動，不肯改變她的主意。

有一個時期，火車鏗鏘地在日本人認為靠近游擊隊的地區故意來去。他們想也許金日成自己會來看一看他的祖母的。金日成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他什麼事都敢做。

可是時光像管過去，金日成終於沒有出現。火車又開回平壤。這時候，這位老祖母就對那個校官說：「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知道你們日本人比我的孫兒弱。全朝鮮，全滿洲的人都知道。可是你們日本人比我這老婦人却還更弱哩。因為倘若我要跟我的孫兒說些話，我還有辦法；可是你們日本人却沒辦法……。」

這些話漸漸傳遍了全朝鮮。也許這位年老的女教師把這話告訴了七洞市上的農夫們，他們把話傳到了平壤市上。也許是那個朝鮮翻譯，不懂得保守職務上的秘密。

日本人看出來，那些肯爲了賞格而去殺金日成的人，近不了他；那些可接近金日成的人又決買不過來。這樣勢必需要對金來一個「協定」。

日本人連出錢的話都不說，他們願給他連日本將官們都視爲榮譽的待遇與地位，並願給他全國軍隊中最高位之一的全朝鮮軍隊總司令的頭銜。

安吉告訴我們說；金日成聽見了這種允許，他並不生氣。他原來是一個生性高興的人；他也真相信日本人是最笨的人，他更知道日本人假若自信而滿足，是決不會提出這種條件的。

自由

金日成的一師力量很快地發展成了軍。又成了軍團。可是鬥爭却愈來愈艱苦；那龐大的關東軍——帝國軍隊的精銳在滿洲注視着它。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無線電廣播了蘇聯軍隊在史大林格勒的勝利。朝鮮人知道他們不必久等了。蘇維埃的強大武力將到達東來拊擊東方帝國主義的背，如她在西方一樣。朝鮮解放的日子近了。

那曙光來臨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契斯佳柯夫中將接受了日本第三十四軍的投降。北朝鮮自由了。

九月，在平壤舉行了盛大無比的慶祝會；慶祝自由與解放。朝鮮人高舉列寧與史大林的畫像，到會場中來。羣衆認出了金日成的汽車，便高舉他上講壇，金日成第一次向北朝鮮自由的國民公開演講，他一開始便向蘇聯和史大林道賀並稱謝；他說了這話，二十餘萬朝鮮人民便三呼「萬歲」。

接着，金日成被選為臨時人民委員會的主席。在他指導之下，許多民主的改革都付之實行，從根本上改善了朝鮮人民的生活。例如土地改革把土地還給了農民，使他們開始過人的生活；使他們初次知道：他們播種收割，並非爲了地主或日本人。勞工法保障了工人工作八小時的工作日；還有免費的

業與假期，工業歸國有的立法，使全國的大企業歸入人民手中。最後，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在歷史上是四千年來第一次朝鮮人經驗了普遍、平等、祕密的投票方法，由自己來選舉人民委員會的代表。

第三章 婦女聯合會主席

婦女民主聯合會的主席，朴日愛約我們同到江東區的一個村莊去參觀。她在東三省與朝鮮做了十五年以上的地下工作，加起來總有十年的時間都是在監獄裏過的，而在這些地下黨工作的漫長歲月中，她沒有一年的五月一日不是在監獄中度過的。她受盡了種種祇有日本人在東方才想得出的酷刑和虐待。看着她這雙小手，想到日本人為逼她出賣同志，會把針刺入她的指甲縫中，真使人戰慄恐怖。可是她從未吐露過一次；地下工作者也全知道。今日朴日愛已被千萬朝鮮婦女所尊敬；她也久已是她的英雄黨中最可愛的一個人了。

我們決不能忘記，這樣一個熬過許多虐待酷刑的女人，竟有着這樣安靜、仁慈的眼光。她說：「這樣的事，說起來也許不易為人所瞭解。就是，在監獄中，我們也可以工作的。在我們的監獄中，有很好的組織，可以工作。每一次五月一日，每一間獄室裏面都有表示，獄卒也無法阻止……。」

這是真的，全世界最殘忍的獄卒，對像朴日愛這樣的人也毫無辦法的。當然她並不會忘記身體上

所受的酷刑；她真心澈底的痛恨那種殘酷、痛楚的手段，那種壓制、泯滅她的理性來迫取口供的手段。

朴且愛講起了在監獄中安排密謀的方法：在五月一日，他們有所表示和行動。忽然，同時所有監獄中的政治犯，即使在單獨一間獄室中的，也唱起朝鮮革命歌來了。她除了所受的酷刑以外，監獄中的一切事，似乎都記得清清楚楚。後來我們問起日本統治下的監獄制度時，她纔簡單地說起所受的酷刑。

婦女民主聯合會有七十五萬會員。朴且愛說起聯合會當前的兩大問題：一、北除文盲。二、協助政府的民主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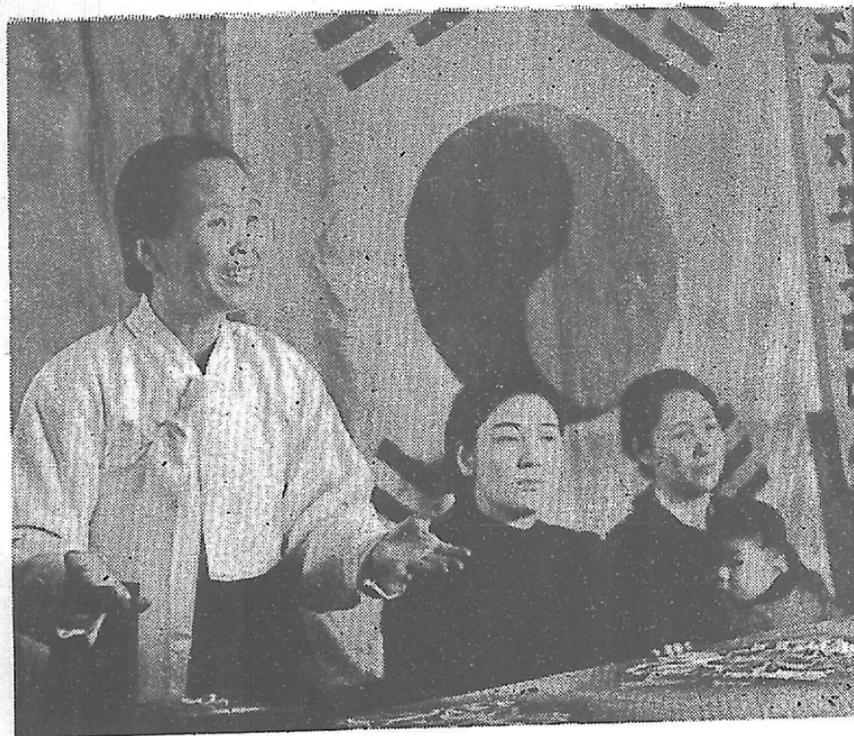
「倘若你在夜間經過朝鮮鄉間的村莊，」朴且愛說，「看見一所矮屋中還有著燈光，那就可知道：清除文盲小組正在進行工作。這種小組係由當地婦女聯合會組織，吸收當地的女教師、助產士以及識字婦女來參加。所要求的條件祇是能讀能寫。」

婦女聯合會更組織星期六晚間的工作隊，協助工業、運輸、及堤防等事。聯合會的會員更協助救濟東三省與中國其他各地的難民，收集衣服雜物及糧食等供給他們；並辦理托兒所及嬰兒院等。這種事業是朝鮮從未有過的。

突然朴日愛臉上含了一種抑制住的、高興的微笑告訴我們：「你們可知道在我們的組織中，還有一個男人參加？他就是平安省區的俄羅斯司令官。對於當地的婦女組織，他給了無數寶貴的幫助；他自己的車借給婦女會使用，又指導和協助婦女會的建築工程。有一次大會中，大家一致投票選他為會員。後來我到這一區去，問起他這事的經過，他還顯得很客哩。這位指揮官說他接到婦女會邀他參加大會的請帖，他帶了一個翻譯員便去了；到了那裏，就被選入主席團；這也沒有什麼，他早就料到這一着的；就坐到了主席團的座位上去，但那位翻譯員却被留在場子裏。那時有一位婦女站起來說了好些話，那位指揮官一點也不懂，因為他對朝鮮文的習識實在太有限了。可是他也有些看得出，這篇演說多少與他有關。指着但見所有的婦女都鼓掌；舉手表決；重又熱烈地鼓掌；聚會終了，那位翻譯員走近來告訴他：你現在是婦女民主聯合會的會員了。」

「到這地步，那位指揮也無法可施了。」

當時臨時人民委員會正在進行婦女平等的立法程序，北朝鮮到處有會議與集會。這個立法程序立刻得到全朝鮮婦女的擁護。那些小心的批評家所發表的『時機尙未成熟』的議論，頓時被歡聲的浪潮淹蓋得聲息全無。甚至朝鮮全地大多數的藝妓也都擁護這個法律——這個法律還規定要消滅藝妓制度。



民主婦女聯誼會主席朴且愛，
在平壤婦女集會演講。

我們與朴且愛約好明天一同到江東區的村莊去。我們分別之前，朴且愛領我們到隔壁一間房中，給我們看一張絲繡的史大林像。這是一件非常精緻的綉品，由平壤最善刺繡的五個女人——都是婦女民主聯合會的會員——親手繡出來的，將來準備送給史大林。

每次動手刺繡以前，這些繡女都先洗過澡，換上最好的衣服。那個繡史大林的眼睛的人，對史大林的相片，足足看了兩天兩夜。這所謂兩天兩夜是四十八小時。她整整四十八小時沒有睡覺，凝視着這對眼睛；它們像她所說的：「高瞻遠矚着全宇宙」。才完成這件工作。

江東的村莊

那個著名的作家，又是名記者斯諾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的「星期六晚郵報」上說：

「對於朝鮮農民，稍為平均些的土地分配就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在朝鮮土地改革之需要，更甚於日本。戰前，百分之七十八以上的農民所有的土地不足二十畝；而朝鮮全部人口百分之三的人，包括日本人在內，却擁有全國耕地百分之六十四。全人口百分之五十一是佃農，完全沒有自己的土地。地主的收入佔收穫量百分之五十至八十。田租往往要征收到全部收穫的百分之九十。」

土地改革雖然將嚴重影響這八萬朝鮮地主，但却能使幾百萬朝鮮農民可過比較像樣的生活，而貧

定朝鮮民主的基礎。」

這幾行刊印時，朝鮮北部的土地改革已經成爲事實了；總計有六八二，七六〇家農戶得了土地。這改革的確使百萬農民從此有機會可解除剝削與貧窮，而奠定了朝鮮民主的基礎。

改革實行後，金日成接到了三萬封農民寫來表示感謝的信；其中有幾十封信是血書。後來，在平壤的「朝鮮解放週年紀念展覽會」上，我看到了其中的兩封。

隨着朴日愛我們來到江東。我們想隨意在村外散散步，在各處走走，所以決定不去拜訪當地的人民委員會。事實上，江東不宜稱爲村莊，雖然那裏的居民都以耕種爲生；按區域範圍說起來該稱爲區的中心。

在這裏，我們可感覺到一種假日的空氣，但並非因爲當天是星期日。事實上，完全是另外一種解釋。街上、牆上、到處都貼了紅綠紙條的標語、照片、和旗幟。我們看得出：不僅在這些表示上，還有在村上所有的農民、農婦、小孩的臉上，也都有着層層愉快的光采。

我們驅車距平到壤七十公里的鄉下去。每一個朝鮮人知道了車中坐的是俄羅斯人，都笑嘻嘻的招呼我們。至於小孩子，那乾脆就兩手高舉，拍手又大喊「萬歲」，直着小喉嚨大叫。小孩當然小孩子



北朝鮮民主婦女聯合會會員的集會。

樣，可是朴且愛却說得好：

「你怎樣想？若是父母對俄國人感情不好，小孩子會這樣向你們歡呼的麼？……」

我們向江東村邊走去，就想去訪問訪問鄉人。遇到第一所房子，我們便進去了。

那房子的門開着；我們看見一個老人躺在很髒的稻草蓆上，他正病着；右腿腫腫的，那是在田中工作時受的傷。那籬籬的茅屋內很暗，沒有窗子。老人的臉色毫無生氣，不過他聽朴且愛說我們要與他談幾句話，他便笑了笑，似乎生氣恢復了。

這個名叫金元鳳的老人，年紀已六十四歲。並無子女，先妻在廿五年前去世，續娶了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女子，跟他自己一樣貧窮。金元鳳一生都爲地主作牛馬，甚至沒有一間自己的茅屋。一直到十五年前，他才着手造這茅棚。這茅棚說它像房屋，倒不如說它像鄉村中的澡棚子。江東村外，到處都是這種髒的草棚。誰沒有親眼目睹那種窮困的情形，就不會相信日本人與地主搾取朝鮮農民到怎樣一種程度。

金元鳳記得那段無法無天、用棍棒統治的野蠻時期。有一次，他有了一口袋米——他整個冬天的糧食。警察知道了，便命令他把它送到警察所去。他無法可想，祇得把這唯一的一袋米送掉。他同妻子兩天餓着肚皮上牀，還希望以後再也不會被吵擾了，誰知明天警察又來叫他去了，要他再送一袋米

來。金元鳳便說明原委，說他已沒有了。他們便強迫他跪在警察所的廣場上，雙手舉起，舉着一塊大石頭。他從早晨八時跪到下午一時，實在支不住了，便昏倒在地下。他醒過來時，日本人又毒打他，他躺在地下起不來，祇得答應再拿米來。回去便帶了老妻逃入山中，喫些草根、野果和樹皮爲生，差不多已不成人形。幾個月後，朝鮮解放了，金元鳳纔帶了妻子回來。

那老人的臉色像泥土，眼是紅的，手粗而多繭。不過等到他說到目前的生活時，他的眼光中却也現出了那種愉快的、似慶祝假期似的歡欣的目光來。

現在，已是他的暮年。金元鳳分配到了一份土地，他希望這次收穫可够他一年的食用，或再餘存些。他跟鄰居合買了一頭牛，他的鄰居借給他錢。若在以前，那決沒有這樣的事情的。因爲現在人家信託得過，金元鳳有他自己的收穫，等秋收時金元鳳便有錢可還他的欠款。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他覺得自己也有人關心着他了，四周的人也比較和善些了。因爲有了土地和機會，可以過「像人的生活」了。當地的人民委員會主席，來看過這個老人，並差了一個醫生來爲他診治。鄰居幫着他的妻子在田中做工，現在農民間互相幫助的情形也比以前多了。

我們方纔已說過，那天是星期日，却差不多沒有一個江東居民尙留在家中的。大家自動的出外工作，挖深那條通過村莊的溪流。在多雨的季节，山中積水一多，便漲大水，溢出河牀，淹沒耕地與房

屋。現在農民們決計爲根治水災，來挖深河牀。所有村中的男女老少，都參加這工作。他們在一起，和善快樂地工作着。雖然那時天氣炎熱到攝氏五十度，對於習慣集體勞動的蘇聯人，那真是一幅動人的圖畫。

朴旦愛和我們一同坐在小山腳下的樹蔭下，躲避猛烈的太陽。小山上全是樹叢。離我們不遠處的樹旁，拴着一頭水牛；看它的神情也怕熱得很。樹葉的綠色却顯得清新而又涼快。

不一會兒，我們便被小孩環繞着了。接着年老的人也來了。一個男孩子帶來一隻深色的陶器水罐，裏面盛着水。我們並沒有問他要水喝，他自己想我們大概會要水喝的。

朴旦愛與那些年老的人談起話來了，小孩在旁邊留神地聽着。有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尹誥成幾次重覆地說着「沙拉梯夫」這句話。朴旦愛翻譯給我們聽：「沙拉梯夫」意思就是「生活」。老人說：死亡籠罩了朝鮮三十五年。不過，朝鮮人是具有活力的人民；現在，真實的生活終於來了。

尹誥成家裏有十個人：妻子、孩子與孫子。他得到四坵（水田之單位）地，已經收到八袋麥。過去，他應給地主六袋，剩下的日本人全拿了去。現在，照新的法律，他祇須繳二袋給政府。從前，在最好的年歲，他留下不過二袋米。如果他們每天吃一頓，祇够他全家吃六個星期到兩個月。現在，尹

語成已有了六袋麥，還有十袋米，這才是「沙拉梯夫」！

在日本統治之下，尹語成只有一個兒子可以進學校。在那裏，用日本文教他日本的事。現在他所有的三個孫子都進了朝鮮學校，由他們自己的朝鮮教師教，用他們自己的朝鮮文。時代變了，這才是「沙拉梯夫」！

坐在尹語成旁邊，一個帶小黑馬鬃帽的老人，正吸着煙管；這帽子說明他不會比六十歲少了。老人保持沉默，但可以看出他贊成尹語成所說的話。

我們說起金元鳳的遭遇，問他是否真有這種酷刑？

那個戴小黑帽的老人立刻露出驚奇的眼光瞧着我們。這種驚奇是一位飽經世故的老人，對着毫無人生經驗的年輕人而發的。停了一下，他說：

「我的名字叫金百贊，從我聽得懂自己的名字時起，我就一直挨打的。最初是被地主打，後來被日本人與地主一同打；這原也沒有什麼大分別的。我認識金元鳳，他們硬罰他舉着大石塊跪下時，我就跪在他旁邊。不過，我沒有舉大石塊，却是舉一隻大桌子。我比金元鳳先昏倒。他在我們一村裏算是勁兒大的哩。」

「蘇軍剛把日本軍隊趕出去，」金百贊接着講下去：「地主們突然跟我們客氣得如朋友一樣；可



朝鮮陋巷中，一個老年
農民和他的孫兒。

是我的挨鞭子的背脊，比面貌更記得清楚；究竟誰是朋友。我們有一個地主叫黃根鎮，他有一百五十畝的土地和十五所房子。他接待朋友有一定的規矩：接待窮人在小房子裏，接待富人在大房子裏，接待日本人則在最大的一所房子裏，那所房子有四十間房間。

「那個黃根鎮也決定要跟我們交朋友了。他說了一大套話，我們懂得情勢對他不大有利，而我們的地位已在改善了。便說：我們若要交朋友，那把你的土地拿出來，像朋友一樣大家分分。他却不答應說：土地是他祖宗傳下來的，分掉了，祖宗會咒詛他的。」

「我們便說：也許他的祖宗在陰間也變聰明了，現在也願意跟我們交朋友了。到底，他仍不肯分土地，我們也知道他不會自動把土地拿出來的。後來法律行出來了，我們村中的女人，全趕出來追着他。他逃到池塘邊，祇得喊：我給，我給！這時他也不怕祖宗咒詛他了。大概他怕自己不答應，便會馬上跟祖宗見面啦。」

金百贊說着，好幾十個農民聚了攏來；聽他講到村裏的婦人怎樣逼着黃根鎮拿出土地來分，大家都笑了起來。

「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很容易就看出來了。」金百贊說：「用不着多想什麼道理的，人民委員會給了我們土地——他們便是我們的朋友。起先我們不相信他們每年祇向我們要收成的四分之一不到

作爲田賦，後來我們看見他們真的這樣做；我們當然站在人民委員會那一邊。」

「日本人在的時候，問我們要所有的白米，自己只准留下少許洋山芋。今年人民委員會來問我們種些什麼，有一個人回答說：我差不多全種了洋山芋。他想把種的大米和麥子自己藏些起來。後來他看到政府真的祇取四分之一的收成，他纔自動的到人民委員會報告說：我承認說錯了，從前我想政府要騙我的；現在政府這樣誠實，我也要作個誠實的人了。」

我們與農民們分別時，他們都想招待我們一下。

「明年你們來，我們殺隻牛來請請你們。」一個農民說。「現在我們還辦不到，可是不管怎樣，你們別餓着肚子走。」

可是我們不能再等了，因爲當地的人民委員會知道我們來到，已幾次派人來催請我們去吃飯，再不去真太不客氣了。

檀君的誕生地

當地人民委員會的主席文昌宇先生，今年五十六歲；爲了他曾參加一九一九年的起事，被囚禁了七年。他真是江東村的子孫，從遙遠到不知多少年代前起，他們文家一家便是江東村的居民。而江東

村在朝鮮有他的特殊地位。原來在江東村外的山麓還有着檀君的墳墓，據傳說這墳墓已有四千二百七十九年之久了。朝鮮人乃是檀君的子孫，他是從天上降生下來的。十年前教育人民會社會發掘過這墳墓，掘出過墓碑似的東西。後來他們也未敢再繼續或掘開整個墳墓，一則怕日本人知道，二則他們並無懂得考古學的專家在旁邊。他們祇得把它重又填好，裝成原樣。

我們跟文昌宇一同去參觀檀君的墳墓。那墳墓是一個低低的土阜，在墳墓脚下有一塊方石，上面刻着文字，簡略地記着檀君的傳說，這塊方石是從平壤山教育人民會社採運去的。墳墓週圍還有一圈矮矮的石欄桿，門口立着一座小塔，文昌宇請我們轉告人民委員會派考古專家去研究。從許多事上看出來，文昌宇是一個很愛國的人。

「這真是一件可喜的事。」這位主席說，「在這個國家最古的發源地上，却最早完成了土地改革；我們早在本年三月二十日以前就完成了。這事的結果，你可以親眼看到。朴旦愛告訴我，農民們已自動把一切講給你聽，我現在不過加上數目字：我們這一區有土地一五、二二二「突」，其中一一、九三〇是屬於大地主的；我們沒收了，分配給無地的農民，共六，五四八家農民得到了土地。你可以看得出，農民們的情緒很高，我的意思說——戰鬥情緒很高。」

在我們告辭之前，朴旦愛帶我們到婦女民主聯合會的地方支部，幾個婦女坐在一間房子裏，用紅

絲線繡手巾，這是她們預備在朝鮮解放週年紀念時，送給蘇軍的禮物。她們送我們每人一塊這種手巾。上面繡着「1945」這是解放的紀念日。

據說：半小時前，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帶來她自己繡的十二塊手巾，她要把它送給蘇軍，並請他們原諒她的禮物不好。她說：「如果沒有俄羅斯人，我的孫子們會仍然是日本人的奴隸。」

第四章 北緯三十八度

在海州城

我們沿着從平壤到海州的公路，駕車穿越平原，行駛了半小時。一路看見已收割的稻田（現在已是秋天了）、從大路上飛起來的雪白的鷺鷥、隱藏在蘋果林後的村莊、慢吞吞地把路讓給汽車的水牛。這一切都是熟悉的朝鮮的景色。

忽然平原到了盡頭——山地開始。右邊一塊赤裸的巨石，石上流下一條銀色的深泉。車向右轉灣，進入一個峽谷。矮小的灌木叢集的山石，似乎突然矗立在車前。路漸升高，山似乎移向旁邊去了，峽谷開開展得更闊寬了。遠遠向低處望去，一角海灣，靜靜地躺在夕陽裏；藍色的海面被梳狀的峭巖遮暗了好些。更向遠處，即是無垠的大海。

一次又一次，山遮斷了我們的去路，走近了又可兜繞過去。接着海州在望了。它位在朝鮮海岸的中點，成了一個界域。海灣的那一面就是南朝鮮。從那邊來的人民，似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他們講

出來的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那些人民，有的是從陸路來的，有的跋涉了山中的小徑來的，還有在潮退的時候，涉過海邊的低地過來的，像從前聖經中的故事那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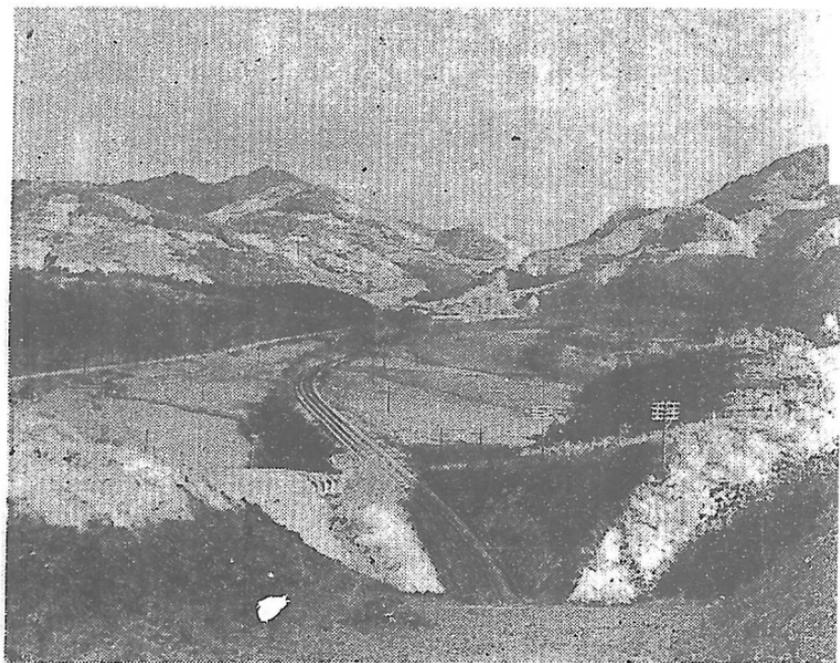
在城中一條大街上的飯館中，吃了午飯，那是海州城中唯一的一家西菜館。那裏却一個客人也沒有，餐桌、酒排間、到處都空着。可是菜却很好的，付的代價也值得。

年老的飯店主人，穿了灰色的短上裝，到我們桌上來。很客氣地問菜可滿意。我們謝了他，而且跟他談起話來。他說海州恰巧緊靠着北緯三十八度，而在綫之北，沿着通南北的大道。這店主很清楚地看到：在北方，人民的生活起了重大的變化。而在海灣那邊的南方的情形怎樣，他也能知道。那是聽那些南方的來客口中傳述的，那裏一切都像從前一樣。

那晚，已很晚了，我們到旅館中去。山的黑影，遮住了城的三面，與天空併在一起，似乎把城的天頂蓋住了。街上的燈火夾雜着星光。

在旅店的門口，掛着一個牌號。上面寫着「白雲」兩字。這是城市人民委員會旅館。

進門後，我們便把鞋脫了，放在兩排朝鮮布鞋的旁邊。我們走木樓梯級上二樓去。在走廊中又光亮，又喧鬧，雖然祇是房間裏有燈，可是燈光從紙窗隔中透映了出來，於是樓梯口與走廊中都有了光亮了。



典型的北朝鮮風景

房間已替我們預備好了，是普通日本旅館的那種房間。墊褥、絨毯、放在厚厚的地席上。圓的墊子像斷下的樹樁，放在絨毯上。房間中央放着一隻小黑圓桌，嵌着螺甸。絲質的墊枕散置室中，當作座墊用的。

一個年輕的朝鮮人跟着我們進房，他頭上有濃黑的鬚髮，厚厚的像一頂帽子。他是旅館中的侍者，問我們要不要點菜，進晚餐。我們回絕了，可是他仍不走開。原來他在學俄文，祇想跟我們談話。他知道的俄文字彙並不多，可是我們已可互相達意。他說起朝鮮人喜歡打聽別人家事情的脾氣，而他有他的解釋。他說昨天朝鮮人還是被壓迫的，什麼權利都沒有。今天廣大的機會擺在他面前，因此他有許許多多事情要想知道，要想問人家。我們的談話者——他叫姜鳳翼——最後向我們道歉，說費掉了我們許多時候。

從上海來的家庭

早晨，他跟我們送早餐來，是一種朝鮮人喜吃的、夾麵條的濃羹。要拿兩枝小木筷來吃這東西，真不容易。

可是姜鳳翼還稱讚我們，那大概我們算是會拿筷子的，不像大多數的歐洲人那樣。

「這裏還有一個俄羅斯人，」他說，「一個女人，她能純熟地用筷子吃飯。我問她俄國的情形，她却說從未去過，她是兩天前陪同丈夫越界過來的。」

越「界」這「界」字是姜鳳窈說的。

他在旅館前的小院子裏把我們介紹給這位女人，這種院子或許該說是花園，每家日本旅館都有的那種小花園。矮小的小樹，出奇地小或是醜怪地小的小樹，粗而灰色的石塊四散堆置在草葉之間。

那女人顯得態度沉靜、身材單薄、臉容有些慘白，穿一件黑色的、剪裁欠佳的衣服，說話的聲音怯生生的。

尼娜·喬及芙娜出生在上海一個一文莫名的白俄的家庭裏。在一所法國學校內讀了些書後，進了一所藝術跳舞學院，夜裏又在夜總會中驚藝。滿了十七歲那年，跳舞尚未學成，便嫁了一個朝鮮人。他是上海西人居住區內一家小店主，年紀比她大得多。她在學校裏講法文，在家跟父母說俄文，到夜總會裏與外國軍官說話又用英文，但跟她丈夫說話却用中文——這對於他們兩人都是外國話。她不懂朝鮮話，而她丈夫則一個俄文字都不認識。

那個不懂俄文的丈夫也向我們這邊來了，他比尼娜·喬及芙娜說話多得多了，喋喋不休的。我們的翻譯員好容易才趕得上他的話。

他比妻子大十二歲，經歷了許多的事情。在他還祇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跟着父母到了中國，始終勤懇懇的工作，到後來總算境遇尚佳。日本人被從朝鮮趕出後，他毫無三心的離開異地，告別親友，出售店舖，想回到祖國有所貢獻。但在漢城所見的事情，使他呆怔住了：窮人沒有飯吃，像他那樣的中產階級沒有任何權利，智識份子遭受壓迫，而那所謂「上流社會」，則儘對外國人奴顏獻媚，他在上海時便已厭惡這些外國人了。在日本人統治時期入獄的人們現在竟又被拘禁起來，或者就是偷偷地藏著那些久在外國流浪而渴想回來的人，却在自己的祖國發覺既無土地又無職業。

他看到了這種情形，便決定越過北緯三十八度來到北方看看情形，現在他就是剛從那邊過來。他出賣店舖而得的錢已有一半在漢城化掉了，那邊的生活費用貴得嚇人。在漢城的報上說，在北朝鮮私人營業是被禁止的，店舖都被封閉，店主被監禁起來。但他却不是傻瓜，知道這是騙人的話。他的在新義州（他的目的地）的親戚把實際情形告訴了他：這邊也正需要專門人才，他是一個能幹的會計人才，當然能找到職業。他並不很關心政治，可是他知道金日成是個愛國志士和真正英雄。每一個誠實的朝鮮人都這樣相信的。

我們便把我們在朝鮮照的各種相片給這兩個上海來的人看。其中有幾張崔承熹自己簽名的照片。崔承熹是一個著名的舞蹈家，一個月前她離開了漢城到北朝鮮來了。我們在平壤遇到了她幾次。

尼娜·喬及芙娜的眼睛突然發亮了。驟然之間，她顯得年輕了好些：「噢，我在上海看見過她跳舞的。她是很有名的，很成功的。」

那位丈夫毫不注意那位跳舞家的相片，可是他拿住了金日成的相片，有好幾分鐘不肯放手。

警衛森嚴的宮殿

愛特迦·斯諾寫道：「在戰爭期間，我們與朝鮮革命運動的接觸是由一羣老朽的亡命者維持着的。這羣人由一個蘇聯的死對頭做領袖，他在美國居住已有二十多年——李承晚。李承晚坐了專機離開華盛頓，在一所警衛森嚴的宮殿中建立了他的總機關。」

南朝鮮民族民主陣綫的書記李強國，受着被拘捕的威脅，不得不逃到北朝鮮來。他講起了幾件李承晚的到達和他活動的故事。

在漢城，日本人退走以後，李承晚便被推為過渡時期政府（李本身那時却在朝鮮）的主席。這個過渡時期的政府，既未得美國的承認，亦未得蘇聯的承認。李強國被確認為這政府的書記。當李承晚的飛機降落東京飛機場的時候，這位「政府主席」便被裝進汽車，送到無線電廣播電台。他已安排好該向人民說話了。事實上，李承晚的演說詞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對蘇聯的惡意譴罵。這篇演說，他講

了兩次——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及六日各一次。

李承晚在朝鮮並不為大眾所熟悉的。祇有極小範圍內的人知道他在三十歲時的那篇演講。這位「愛國者」飛回朝鮮來就已決心要攻擊朝鮮新生的民主力量。

在李承晚到達時，那些反動報紙，為奉行主子的命令，寫道：「他是唯一懂得民族精神而可以付託朝鮮的將來的一人。」美國人公開正式宣稱他是「朝鮮人民之父」。在漢城，奢侈地、浪費地、鋪張地準備了歡迎會迎接李承晚和他的美國太太，又在全城最奢華的旅館中舉行了盛大的宴會。

第二天，好多報上刊出了諷刺的記載，就是李承晚的太太在進朝鮮旅館時，竟拒絕脫鞋。「讓我們這樣假定，」有些報紙上寫：「李承晚是朝鮮人民之父——好的，就算是；那麼，他的太太該是朝鮮人民之母了呀！試問一下，難道她連祖國的神聖禮節，都不能遵守麼？」

我們該懂得這種記載給朝鮮人民怎樣一個印象。可是李承晚與祖國隔絕已太久，他並不了解這事的意義。當然也可能，他並不要求了解。在一處宴會上，李承晚對歡迎他的人，這樣演說：「我很快樂能見到你們。我也高興你們這樣地歡迎我。我認為這是你們對我信任的表示。不過，祇是尊敬是不够的。我需要的是你們的決心和準備來跟隨我。你們一定得幫助我，把叛亂份子殺平，建立一個堅強的政權，恢復秩序。」

李承晚的演詞，傳得既遠且廣。朝鮮人民很明白他們的「父親」所指的「叛亂份子」是誰。這叛亂份子不是別人，就是朝鮮人民自己！人民決不願意恢復那種日本人治下的「秩序」。

從此以後，李承晚真的不得不遷住入「警衛森嚴的宮殿」中去了。

三 盜 之 歌

申不屈是一個著名的朝鮮劇人。在年輕時，他曾著作愛國的詩歌。歌譜在手上流傳，却沒有人想到把它印出來。申不屈寫過一本小說——他找不到書店肯印。他還寫了兩個劇本，可是在日本人統治之下，始終沒有上演過。

申不屈成了一個伶人。自己寫作台詞、插曲、政治諷刺劇、專題的歌曲、幽默的詩句。他更利用了無窮寶藏的民間傳說。他跟乞丐、車夫、手工藝者、農夫、各種人來往。他從人民大眾那裏學得了許多東西，開始用人民的口語來與人民講話。他成了最爲大眾熟知的一個劇人，真正的朝鮮民族藝術家。人民不知道他的姓，逕直就呼他「申不屈」。他自己也就這樣自稱，用這名字來貼在廣告牌上。

申不屈騙過了日本檢察官。他說要騙日本人並不難，本來他們對朝鮮的智識很差，更辨別不出幽默的語調與諷刺語氣。

申不屈採用了暗示、對比、或譬喻的方法，人民是懂得的，可是檢查官却瞧不透。他唱過一隻歌叫做「第二個太陽」，暗指十月革命。又唱一隻歌叫做「大巫」——被壓迫的人民的保護者。朝鮮人懂得他所指的是史大林。

在申不屈的戲演出後，自然日本人很容易發覺他們疏忽了。可是已唱過的歌，在街上傳遍各處。

日本人既不監禁申不屈，也不把他送法院。他在人民中已太有名，也太得民心了，警察應避免不愉快的結局。可是日本人另有更簡單的辦法：在他演完以後，把他送到警察局，毒打一頓，直到打昏爲止。這樣可有一星期使他不能演出。申不屈說他至少已受到一百多次這種毒打。有一次把他的臂也打折了。他的腿曾被打斷了兩次。這樣他便不能常常演戲了——日本人所求的正是這樣一件事。可是，一件事終有他的兩面；以後他的每次上演，便成了一件有政治意義的事，成爲政治示威性質了。他們國歌的曲譜和申不屈所填的新歌詞，傳遍了朝鮮的東端到西端，南境至北境。在這新歌詞中，他鼓勵人民別對民族解放、最後勝利和未來歡樂的日子，失去了信心。

日本戰敗後，申不屈仍留在漢城。可是他的鬥爭仍繼續着。

在朝鮮的民族解放運動中，有一個可紀念的日子——一九四六年五月十日。那天有幾千的聽衆，擁到漢城國際大戲院的會堂中去。申不屈唱了一隻歌，大意講三個強盜把世界淹沒在火與血的海裏。

其中兩個強盜是指希特勒與墨索里尼，這是被各國判定的。可是問題來了——誰是第三個呢？這第三個是——日本天皇。從某些情形看來，他的統治有些例外，有其不可侵犯性。可是這種所謂不可侵犯性，對於處置日本及日本天皇有着特定權利的亞洲人民，是不是一種侮辱？

接着申不屈唱了第二隻歌。這隻歌說到南朝鮮那種古奇的建立秩序的方法。它說：在這裏，每個人都被恐怖所包圍，怕着頂在他們頭上者的怒氣，有一天會降臨到自己身上。它說，李承晚被美國人提拔起來，是稱之為「朝鮮人民之父」的，可是對着美國靈奇將軍得低頭伏小。但那個警察總監，在李承晚面前便戰慄恐懼。同時幾千警察又對警察總監畏之若蛇蠍。而在每個朝鮮人的頭上，常揮動着警察的橡皮棍子，任何時候可以打下來。

這末了的一句話，一些沒有誇張。立刻在這許多民衆面前，證明確有這事實。穿便服的警察，冒充了「憤怒的羣衆」，衝上戲台，把申不屈打倒在台上。幕閉下了，演劇已畢，這個劇人就在當場被捕去。

申不屈被美國軍事法庭審訊。他被控兩點：第一點，他的演劇「侮辱了朝鮮國旗」，第二點，他「毀謗了美國人」。這美國審判官，像以前的日本審判官一樣，不敢把這著名的劇人監禁。

「按照你的劇情，」這審判官向他說，「法律規定監禁兩年。不過爲了寬容的緣故，罰兩萬元。」

「你付了罰款沒有？」我們問申不屈。

「付了！」

申不屈保持着靜默。他的幾個同伴的態度嚴肅起來了。

接着，他開口了：「一個爲朝鮮人民服務的劇人，有時喜歡走山中崎嶇的小徑。達到這目的，得有牢固的鞋子；不然走在路上，就要破了的……」

「不巧，我的鞋子穿得極不佳。」申不屈再接下去說：「我沒有力量買好鞋子。」他笑了笑，又說：「可是我的藝術所穿的却是好鞋子呀！」

斷送了一個工廠

我們的筆記本中，還記着李仁清的故事。這是講一個工程師和一個工廠，怎樣不復存在於朝鮮一個城市中的事。

一個美國技術團來到了這城中，很明顯的，其中有幾個經驗豐富的工程師在內。按事實來說：視察一個大工廠得極其仔細。可是他們祇視察了一天。傍晚，他們開了一個會議。第二天清早，便告訴朝鮮人關於技術團的決議。這是一句非常簡單的話：「機件陳舊，應予拆除。」

數百工人被召到這所靜靜的工廠前來。他們工作了這些年的工廠，就這樣拆掉是可惜的。不過命令就是命令。他們被迫開拆，卸下車牀和機件。第二個命令是在廠中的空地上掘一個深坑，把車牀和機件埋進去，這情形恰是帶着諷刺的一個雜禮，可是事實上確是有這樣一會事。

一天，報上刊載一篇記事，說美國人即將運新機器來，工廠不久便可重行開工。有些人還相信這消息。

幾個星期過去了，美國人向朝鮮人說：「車牀對你們什麼用處？你們要工廠又有什麼用處？你們自有工廠，對你們並無利益，倒不如買美國的製成品。比較起來，比你們朝鮮東西，質地既好，價錢又便宜。」

朝鮮人對這些話，懂得太清楚了。姑且不去管他，等等美國貨來了再說。

是的，東西真的在市場上出現了。美國人運來了香水、香粉、威士忌酒、咖啡。朝鮮人都用不到的東西。朝鮮工人要工作，朝鮮農民要土地，美國人却輸進香水給他們。

「當然囉！」李仁清說：「美國是個頭等強國，他可以揚言說進口奢侈品是使朝鮮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步驟。可是他自己也決不能相信這話。世界上決無一個國家的文明是從香水香粉開始的——當然更不會從拆毀工廠開始。」

第五章 美國人

並不是個真美國人

每一個月，有好幾次，美國的貨車駛過海州送食品給駐守在北緯三十八度的美軍。通到這駐兵所去的公路，有一段大約有四五十公里路要繞過北朝鮮的疆域。美國兵的貨車，每一星期可以在這路上經過一次。

我們陪同米海洛夫少校和警察署長崔野坐在前進指揮處的平台，一輛美國的司蒂培克貨車，在距我們不遠處停了下來。司機提了車撐，走下車來。那車的兩隻後胎都癟了。

「他有足足半小時的工作要做了！」米海洛夫說。

那司機似乎並不要趕快做完工，他把車撐放在地下。從口袋中取出烟斗、烟袋，另一個兵跟着也從車座中出來，也帶着烟斗和烟。

看到了我們，他們很灑脫的向我們行了一個禮。他們便裝烟斗，司機取出一隻打火機來，可是始

終點不著——不知是打火機打不出火，還是風太大，把火吹熄了。

米海洛夫便取出一匣火柴，向美國人揮揮手。

「假使你們的美國製品不壞，」他說着，向警察署長做了個眼色，「那麼，這裏有一匣朝鮮安全火柴。」

那兵士走近來，接了那匣火柴。

「謝謝你，」他說的是很好的俄文。「有風的時候，還是火柴好。」他的語音中帶一種音調，既非美國音，又非英國音。

那兵士也替司機點着了烟。那司機走回車旁去了，那兵士便和我們在一起。

崔野的喜開玩笑，似乎不亞於我們那位少校。

「你大概是很快樂的罷？」他問那個美國人。

這兵士注視了一下，崔野又轉過眼來看了我們一下。

「我有什麼事該快樂？」他回答着，笑了一笑，態度是很客氣的。

「爲什麼，」崔野笑着說：「他們說美國是全世界最富的國家，她什麼都不缺少，並且喜歡幫助別國。若事實果真如此——那做一個美國人一定是快樂的。」

「你看，」那兵士回答：「我並不是一個真正美國人。我這樣告訴你也沒有什麼慚愧，它祇能幫助我更看清真正的美國人，他們中有些人是太無自知之明了。」

「那麼，你是什麼人呢？」崔野便問。他對於那兵士說的話有些不懂了。他們的談話也開始令人發生興趣了。

那兵士把烟斗在鞋跟上敲了敲。

「我的名字是哈萊·坦納，」他說：「我的父母是美國人，他倆結婚後不久，便遷往波蘭去了。他們在那裏得到一所工廠的遺產。我出生在波蘭，在波蘭讀書。不過我不相信我的波蘭教師說的話。那時波蘭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在我周圍的一切，似乎都不是真的。我有一個家，卻沒有家鄉。不過我的父母是好人，教給我許多事情。一九三一年秋天，我志願投效波蘭軍隊。我要打擊納粹，我努力的作戰。不過，你知道的，那次我們作戰並不長久。後來我在俄羅斯住了兩年，仍是波蘭軍隊的兵士。我歡喜公正，我覺得俄國人是公正的。後來爲了俄國人，我跟我們的波蘭軍官口角起來，我便利用我的美國關係，堅持請求轉入美國軍隊。有一時，我似乎已找得我的故鄉了。我明白我們爲什麼要打德國人或日本人。但是現在，經過了兩次戰爭，我既看不到真理又看不到公正，我周圍的一切使我想起過去波蘭的一切。他們老喜歡說俄羅斯人要打仗，現在，從報上我們又看見這些話了，他們爲

什麼向我們說謊？我們的官長把朝鮮人視爲下等民族，我問我們的一個校官：若是真有下等民族和上等民族，我們爲什麼要打納粹呢？他不回答我，却說我祇是一個名義上的美國人，誰知道你血管中流動的是什麼血？天曉得，也許是俄國血哩。我不懂這又關我的血什麼事。不過我看得很清楚，我們的教官像什麼人。我猜想，他一定也以爲羅斯福的血並非美國種的。他這樣想……」

「哈囉，哈萊。」那司機在這當兒喊起來了，原來他把兩隻輪胎都換好了。

哈萊·坦納向我們告辭，我們握了手，他回到車上去了。

「我不知道，」崔野開口了，「他是真美國人或假美國人；不過我想他該是真正的人。你說對嗎？」

坐 船

「讓崔野把所謂真美國人的事講給你聽，」米海洛夫催我，「你問他，他怎樣去解救一個警察，他是很高興的……」

「我高興不高興倒在其次，」崔野插進來說：「解救了一個警察，那倒是真的。」

我們後來知道那故事是這樣的：公畢以後，有一個警察到海邊去，他想去划一會船，或釣一會

魚。什麼都很順利。不到半小時，他抱怨釣魚不容易釣到。後來却被美軍海岸巡防隊看管起來了，說他侵犯邊界。

當地的人民委員會，便找美軍指揮官，要求釋放那個警察，美軍方面却不理。他們正式通知俄羅斯指揮官說他們不願與朝鮮當局有何交涉。

俄羅斯人便出來做調人。最後終算有了一個結果。約定了某一天，某一時間，雙方坐了船在海上相見。一隻船上載了美國人和那個憔悴的警察；另一隻船上當地的人民委員會的書記、崔野和蘇軍的代表——我們的朋友米海洛夫少校。

起初一看，似乎什麼事情都好辦，美國人笑着，抽烟，對俄羅斯軍官很客氣。他們自我介紹了。敬烟，點火，不過他們對朝鮮人却一睬都不睬。米海洛夫想介紹一下，美國人祇裝做不聽見。

接着談到被拘的人了，他們要簽字引渡。這時，人民委員會的書記便打開皮包，取出紙筆。但美國人却說他不能接受朝鮮收條，——他們是在跟俄軍的代表辦交涉；一張寫着自上到下，自右到左的文字的收條，對白色人種毫無用處。

米海洛夫對船外吐口唾沫，塗了幾行，把收條交給美國人。他心中憤怒極了，幾乎不能控制住自己。他厭惡，甚至要嘔吐那種無意識的自大態度和自以為是大西洋彼岸雅利安種族的愚笨心理。這是

他們自己引起我們這比較的。

「還有人問，爲什麼朝鮮要人從南方逃過來？」米海洛夫說道：「其實那一個民族願意自己被視爲劣等民族的？我問你。」

新聞「自由」

一九四六年的八月十五日，我們有機會看到不壞舉行的一個大遊行——民衆起來紀念解放的一週年。全城公私建築的前面都掛了史大林與金日成的大相片。相片上面披着蘇聯和朝鮮國旗。一列一列羣衆的行列整齊地通過人民委員會前面的廣場。濃得藍中帶灰的天空中照着猛烈的八月的太陽。工人、工人、礦工、職員、學生排隊進行。他們列隊齊步經過一座洋台。台上有以金日成爲首的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各公共團體的領袖以及蘇軍司令部的代表，遊行者三次舉起手來，叫喊「萬歲」，聲音震撼了大地。舉起的手臂如樹林的極枝。歡呼的聲音繼續了足足有七小時。這種發自衷心的歡樂，這種不能假裝的熱情，即使最無情、最愚魯的人看見了也要受感動的。

兩個美國人靠近一排排的行列站着。他們的耐性是可欽佩的，在朝鮮八月中的太陽下面站七小時真是一種磨煉——即使在軍人也覺難耐的。他們一步不離，一直到遊行終了時纔走開。另一方面還不



北朝鮮人民委員選舉日，
在平壤的一廣場上，女學
生正在一羣選民前表演。

斷地用他們的徠卡照相機拍攝許多團體的照片。也許他們被這種動人的景象迷住了罷？

後來我們看到在漢城美國羽翼下出版的一張報紙，使我們想起了這兩位美國人。那報上有這樣一段，用明明白白的文字這樣寫道：

「八月十五日平壤人民遊行示威，與蘇聯駐軍發生衝突，歷七小時之久云。」下面還寫出雙方死傷的正確人數。

後來有一次，一個蘇聯外交官與美國一個少校在一起談話。我們也在，那美軍少校就是在平壤攝影的兩人中之一。

談話轉到這次的遊行與南方那張報紙的報導。

「我們很難受，錯誤的報導竟在南方的報紙上刊登出來。」那個美國人說：「可是我們無能為力，你們知道美國有她的新聞自由，我們却不能去干涉這種自由。」

蘇聯萬歲！

小山旁一條上山的路蜿蜒升到邊境上的南川洞村，這村恰巧坐落在緯度三十八度上。我們下車，就順這條山徑而上。

從小山旁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邊的斜坡上長着茂盛的灌木。幾座茅屋被樹木和一條白色的小路環繞着，小路的曲處站着一所美軍的哨房。

南川洞村在兩排小山之間。茅屋零落地散在四處，大樹濃蔭替它們遮驕陽，擋大雨。風吹入樹叢就鳴咽起來。樹枝拂着了草屋的頂，也拂着了長在屋頂上的南瓜和西瓜。溪流縱橫在山坳內。風靜後你可以聽到溪流的琤琮聲。長形大石橫臥在溪流中。閒散的狗，站在石上便可舐到流泉。

我們走到村南盡處。這些茅房在九星期以前，還在南朝鮮境內。七月中，緯度三十八度的平行綫比現在重劃得更準確些，而南川洞村莊的南端，乃被認為在蘇軍駐地的境內。

我們坐在一株大樹蔭下的石上，靠近着一所孤立的茅屋，牆上用俄文寫着：

『父親姜昌熙，兒子姜淵白。萬歲！C.I.S.S.R.！』

兩個穿破衣服的女人，從茅屋中走出來。男人不在家，都到最近的城中趕集去了。我們跟女人們說話，她們一面給小孩餵奶，一面說着話。她們告訴我們在六月的時候，他們還是南朝鮮的居民。

這情形一直繼續到七月中，五月一日他們看見國旗在鄰家的屋上飄起，那裏的主人穿了出客衣服，招手請他們過去。他們祇要跨過小溪就過去了，母雞放出去也常容易地過去的。可是他們却不許過去。警察就在那邊踱來踱去，背上的日本槍在陽光下閃爍耀光。

同伴的家中在宴客。他們正在慶祝歡宴。原來居民得了田地，大家喫米飯，喝蘇冽酒，唱歌，笑，好像自由人民所做的那樣。

這裏，在溪這邊，土地是屬於地主的。人民無可歡樂，當然也沒有笑容和歌唱。姜昌熙的一家實在不懂，爲什麼好運道不臨到他們一家？爲什麼祇有溪對面的人家纔有快樂？一條狹小的溪流，就可把人分別成幸與不幸、快樂與悲愁、溫飽與貧乏、自然與束縛？

到七月時，他們的家劃分在北邊了，按照人民委員會的法律，姜昌熙的一家也分得了土地。走向未來幸福生活的門開啓了。老頭兒姜昌熙說道：「現在住在我們稍南一些的人，該要羨慕我們了。不過，爲什麼我們不能除去這條所謂緯線而讓朝鮮南北永遠團結在一起？爲什麼不能在一個自由的朝鮮政府下，使人民自己作主人？現在看起來道新的人民的法律不像……」

這老人把年輕的文逸找了來，這年輕人曾在哈爾濱住了好幾年。能寫，能說俄文。老人請他來喫烤雞、麵，請他喝蘇冽酒，請他替自己在牆上用俄文寫自己和自己兒子的名字；並寫上別的鄰居門上早寫了的：「萬歲！U.S.S.R.」

充滿希望的將來

我們正跟女人說着話時，一個農夫走過來了。他跟我們寒暄，向地上吐痰，拿出烟管來吸；這烟管足足有一公尺長，頭上一個小烟斗，連幾枝香烟的容量都不足。

他先聽我們談話，等我們的談話轉到朝鮮人是否勤勞這問題上去，他開口說話了：

「十年前，我在漢城，同村的幾個朋友也在；我們到那裏去找工做，我們在田裏做，還不够養活自己。」

「恰巧遇到蘇聯領事館有一塊草地要剷草，我們便講價錢。俄國人願出包價，我們却要按日子算。俄羅斯人便問我們要多少天可做完，每天要多少錢，結果算出來。論日工的錢比包工錢少一半。他們便笑我們算錯了。問我們為什麼要騙自己。我們說不出所以然，他們更笑我們了。我們替他們做了五天工，每天跟他們說些話。其中有一個俄羅斯人說朝鮮話說得很流利。後來，我們替他們的生活過一天是一天，竟不敢想明天怎樣。將來既不見得會怎麼好，就連五天以後的生活都不敢想。我記得，那時俄羅斯人說……一個人做工就該專心一意做工。不過那時我們的心是自己的，可是一切做出來的事，做出來的工却全是人家的。天曉得——這樣那裏能專心一意的在工作上想好……」

「但是這裏，現在，當田地屬於我們自己，我們是替自己和孩子做工的時候——就不難專心一意做工了。我們新的田賦是多少，你可知道？祇要四分之一。另外有什麼必要，那我們再多給些。我們可以跟他們直接談判，像父親與兒子似的——說的話也一樣的。」

界線上的村莊

這是一個說話很多的老人。他告訴我們三十八度綫還把另一個村莊一分爲二。那村莊叫價川，距南川洞不遠。那裏有二十二所茅屋，恰巧一半劃在界綫那邊。北方的居民在土地改革時獲得了土地。於是南方的人想了一個辦法；某夜，天色墨黑，他們把村中的唯一警察網羅起來，把簡單的屋子拆掉，連夜搬到界北來了。他們也成了北方的居民，也獲得了土地，他們的機智和決心頓時傳揚開去。

像價川南邊的居民還算是幸運的，另外的南方居民却發生了好些悲劇。有些南方居民想用自己的力量來實行土地改革，趕掉地主，平分土地。可是這種公平的分配並未成功。大隊警察衝進「叛亂」區域，拷打和殺害農民就跟日本人一個樣子；「叛亂」的首領逮捕了帶進城去，至今尙不知下落。

自衛團

我們請這位農夫帶我們到界線那裏去。我們循一條小徑向下走，穿過一帶茂密的矮樹叢，下到一條大而清澈的溪邊。忽然，在密密的灌木後面，出現一個十七歲模樣的少年；他赤足、光頭、短褲，手中拿了一根粗木棍。

十天以前，這孩子參加了民主青年同盟。他在這邊境上做什麼呢？他在守衛三十八度界綫。其實，該在夜間守衛，可是他白天也來了。民主青年同盟所盡的責任是相當重要的。原來在南方美國庇護下的反動勢力，往往派遣了離間分子潛入北方。有一時，特別活躍的是薩爾哈爾黨，意思就是「鐵與血」。這種搗亂分子，偷越三十八度界綫後，往往用鐵器來製造流血事件，暗殺朝鮮的民主領袖和支持金朝鮮民主統一運動的人物。民主青年同盟的會員金斗鎬與李光洙最近被謀害了。這事發生以後，朝鮮青年決定追蹤、搜索這種陰謀搗亂子，並設法偵查和逮捕他們。民主青年們一天比一天提高警覺性，他們對於搗亂份子的威脅與危險也一天比一天更大了。據說在恐怖份子中，已流傳這樣一句話：「北方的青年比北方的警察更可怕」。這句話是對民主青年同盟最體面的贊語。

我們沿着界綫三十八度界綫散步一會以後，就向朝鮮人說了「再會」，回到車上。我們該回到平

壞去了。明天我們要去會見金抖奉。

我們的車駛過稻田、小山岡、小山，美麗奇特的朝鮮風景在夕陽裏出現。可是我們的心情並不快樂。當然，我們來此以前，已早有所知於界綫那一邊的情況。可是現在親眼目睹那裏生活的實況，却又是一回事呀。

在美國治下的朝鮮人民，過去已流了許多血跟強暴的日本壓迫者鬥爭；現在他們一定神往於北方已實現的民主進步情況。我們安慰自己，不論遲早，歷史上的公正一定會勝利的。外長會議在莫斯科所決議的要建立一民主獨立的朝鮮，也一定會實現的。

第六章 金抖奉

我們第一次看見金抖奉是在平壤知識份子的一個集會上，他那時正在演講。他的身材是這樣的矮小，從講台後面看去，只見他的頭平放在長而細的頸上。他的聲音不很響亮，但很堅定。這種堅定，跟他近乎孩子氣的誠懇表情，不很調和。

關於金抖奉，我們也早已聽到了許多傳說。有一次，我們跟一些朝鮮作家談到朝鮮的語文問題，他們告訴我們：一個受過一般教育的朝鮮人，可以認識二千字，字彙最豐富大作家韓雪野認識六千字。我們問是不是還有人比韓雪野的語彙更豐富。他們回答說：

「有的，金抖奉知道一萬二千字。」

金抖奉在他的辦公室裏接待我們。那是一間寬大、光亮的房間，書桌上有一個鸞鷲鳥的模型。

「鸞鷲」金抖奉說：「象徵永恆與快樂，我把牠放在桌子上，可以引起我想到：我們的人民現在所享受的快樂，和在繼續走向我們現在所走的快樂永恆的道路。」

說到他自己的時候，他常常用他那小手撫摸這個死了的鸞鷲的白羽毛。

我們想到這位著名的人物，他爲了長久受難的祖國已經有這樣多的貢獻。

一九〇五年，十六歲的金科率參加了漢城學生組織的反日示威遊行。

一九〇九年，金科率參加了朝鮮青年黨。

這個黨是一個純粹的愛國組織。他們的唯一目的在反抗日本統治。經濟方面由朝鮮的有錢人支持，這些有錢人中很多人都信仰民族主義，並不願從外國的征服者。

朝鮮青年黨的黨員們認爲大家是同胞兄弟。新黨員入黨時須舉行一種莊嚴的儀式：黨的領袖們圍坐在一張桌子旁邊，桌上放一壺水、一個薄玻璃酒杯。主席在酒杯裏倒滿了水，滿到邊沿；新加入的黨員走到桌子旁邊，把左手咬破一個指頭，看着血滴出來滴到水裏；血把水染上了顏色。於是他發誓，然後再把水喝盡。接着，大家慶賀他的入黨。

青年黨出版的雜誌「文學之光」，要求朝鮮人讓孩子們受純粹的朝鮮教育，發展子女的民族自尊心及對日本的仇恨心。他們又在雜誌上鼓動抵制日貨，有一次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木製的衣服」，指出衣服都可用楓樹木製造的。

金科率是「文學之光」雜誌的台柱。他編了一部朝鮮文字典，登在雜誌上。他寫歷史論文，並在漢城的私立學校教朝鮮史。又在「密報社」經常演講。這個社的黨員在任何適當場合，遇到談話機

會，就要設法引到反日的工作上去。這種瑣屑的工作，需要對於生活習慣以及心理學有極豐富的知識。金科奉就在培植學生這種技能。

朝鮮預備推翻日本的束縛。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全國性的朝鮮反日運動爆發了，可是又被鎮壓了下去。這是他們準備了十一年的一次運動，可是，對於這樣一個鬥爭，準備依然太少了。領導暴動的組織很快就跟羣衆失去了聯繫，大規模的逮捕開始了。

金科奉從朝鮮逃到中國，從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二年，他稱爲「探索與流浪的時期」，成千成萬參加了「三·一運動」的人都逃到滿洲和中國去，誰也不知道做什麼好。大家都等待有那麼一天，他們可以回到朝鮮，再一次掀起反日鬥爭。可是，誰也想不出那樣的一天究竟什麼時候才能來到，怎樣才能來到。也沒有人了解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朝鮮失敗的真正原因；也沒有人從這次失敗中得到正確的結論。

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二年，在這十三年中，金科奉擔任了三份報紙的編輯。一份接着一份，很快就得到成功。這三份報紙是「自由」、「真理」、「獨立的朝鮮」。但牠剛剛吸引了大批讀者，報紙



朝鮮農村中的打稻

却停刊了，每份報紙都是這樣。在其他許多理由之中，缺乏經濟資助也是一個原因。他跟朝鮮失掉聯絡，從前支持朝鮮青年黨的有錢人漸漸與日本人接近了。民族統一的觀念動搖，朝鮮青年黨瓦解了。

後來金抖奉就到歐洲去研究民族解放與革命運動。一九三二年，當他演講了「三·一暴動」的失敗原因之後，就在上海主持政治學校。金抖奉認為第一個最基本的失敗原因是缺少一個單一的、有力的、權威的中心組織。

這是金抖奉第一次認識金日成，這位成功的遊擊隊的領袖在滿洲提出了一個實際的問題：「在外國怎樣爭取朝鮮的獨立？」宣傳家和理論家金抖奉學習了金日成的鬥爭經驗，得到極重要的理論上的結論：「朝鮮人民的獨立解放鬥爭是遠東人民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中的一環。」

金抖奉僑居生活的第二階段開始了。像第一階段一樣，也經過了十三年（一九三一——一九四五）之久。他自己稱爲「武裝鬥爭時期」。從朝鮮和滿洲交界處矗立的白頭山，到中國北部的黃河，朝鮮僑民與中國的愛國者結成了抗日統一戰綫。

金日成的遊擊隊在滿洲對日本人從事不間歇的鬥爭。在中國中原活動的有三個政黨：朝鮮獨立黨、朝鮮革命黨、及俠魂社。許多年來，金抖奉用盡一切力量要建立統一的中央組織來領導抗日運

動。可是，這個目的並不會完全達到。他想把所有的黨派和社團都組織在朝鮮獨立鬥爭同盟裏，但他剛着手做的時候，却出現了民族革命黨、朝鮮人民解放聯合會及朝鮮無政府主義聯合會等組織。

金抖奉從上海到重慶，被選為朝鮮義勇軍的指揮員。一年後，金抖奉離開重慶到延安。他經過了森林和羣山，躲過日本軍隊，到達八路軍的駐防區延安。八路軍中有許多朝鮮人，金抖奉在那裏工作了四年，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指導着朝鮮獨立黨。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金抖奉回到解放了的朝鮮。這時朝鮮的政治僑民都聚集在平壤，每個團體由他們的領袖率領而來。朝鮮國內的反日組織也從地下公開出來，他們都有自己的領袖。

從一九四五年秋到一九四六年冬季，跟舊的天道教黨相並立的，又有三個政治集團在北朝鮮組織起來了。這三個政黨就是：共產黨、新人民黨和民主黨。金日成的黨員成爲共產黨的核心，新人民黨的基幹由金抖奉領導的朝鮮獨立鬥爭同盟組織而成，民主黨則由各種不同的份子組成。

由於這些黨派的成立，在各個不同的但政治主張一致的團體之間發生了鬥爭。這個鬥爭不是爲了原則或主義，却是爲了「權力的爭奪」。每一個團體都希望自己的領袖握權；可是，除金日成與金抖奉外，在北朝鮮再沒有這樣受一般人擁護的領袖了。在不同而又一致的團體之間，所引起的鬥爭使敵

人可以利用一切機會。

但是，朝鮮人很快就懂得分別朋友和敵人。混亂的情形很快就澄清了。各黨的工作都上了軌道，各黨之間工作配合的原則也漸漸尋出來了。在共產黨與新人民黨之間那明顯而緊密的結合也顯露出來了，在基本上，他們的綱領相同；於是，他們決定兩黨合併為一個黨。新的名稱叫勞工黨。共產黨的主要的份子是先進的工人與農民，新人民黨則為進步的知識份子。新成立的勞工黨成為勞動人民的先鋒隊。勞工黨黨員的數量增加極快；合併的時候，兩黨黨員共十六萬人；三個月之後，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勞工黨已經增加到五十萬黨員。

金抖奉與金日成同為新黨的領導人。在勞工黨內金日成是金抖奉的協助人。勞工黨、天道救黨與民主黨的領袖，輪流擔任人民民主聯合陣線的主席。

構成人民民主陣線的三黨之間的友誼與聯繫的工作繼續加強。在選舉人民委員會時，他們聯合提出了候選人的名單。這是全體的勝利——所有的黨派與全體人民的勝利。

「我致力政治鬥爭四十年，」金抖奉說：「看見我所服務的與繼續服務的事業的成功，我快活極了。」

第七章 作家與詩人

第一首詩、第一部小說

日本替朝鮮人編的歷史教科書把李舜臣的名字除掉了，可是朝鮮人老不忘又是海軍司令又是詩人的李舜臣。目前，在朝鮮要找一本他的詩集已不容易了，可是他的絕句却還在人們的口上流傳。在臨口時，我們抄到了一首，題目是「月下幽思」：

月色何幽秘？

壯者擬劍芒；

彼姝許一笑，

共此少年光。

從所有的朝鮮詩人口中的評語看來，最著名而最足代表朝鮮的民族歌曲作家還得推金沙客。金沙客意譯是「戴涼帽的人」，那是朝鮮農民最普遍戴用的一種頭巾似的東西。他是很多很多民謠和諷諧

詩的作者生於李舜臣後二百年。他是第一個把生動的人民語言寫入詩中的詩人。他譏笑和調侃地主、軍官、官僚。他不怕用最強烈的語詞來刺痛他們。

金沙客原是一個心胸開廣的流浪漢，在國內到處浪遊。他的詩歌在市集上演唱，又在小客棧中被人重複地聽着——常出現在人民大眾集合的任何地方。

第一本朝鮮文的小說是在二百年前寫成的。作者李古門是漢城的一個小官。他的職務使他一直在各處來來去去，許多年都不得機會回到漢城去看看他的母親。這樣他想用中文寫一本小說，把它印出來，傳開去，使他的母親可以知道他還活着，而且身體安好，和已經出名了。

可是李古門的母親並不懂中文，也不識字，她祇懂朝鮮文。而那時的朝鮮文也已經有三百年的歷史了。

因此李古門寫了一本朝鮮文的小說，書名叫「九霄雲外的夢」；象徵了久別重逢的快樂。立刻這書成了一本成名的作品，從此大家公認李古門為朝鮮散文之父。

李 基 永

我們很難批評現代朝鮮文學的一般水準——因為我們所知道的都是從作者、批評家和讀者口中得

到的。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們却的確知道：那就是，在現代的許多朝鮮文人中，其中有些已成為我們的好朋友；他們很多是有高深的文化修養和有很高才幹的。他們一定能担负起新解放的人民所給予他們的信任和所付託他們的工作的。

我們跟李基永和韓雪野的會談，使我們有不容易淡忘的印象。

李基永今年五十四歲，從事文化工作已三十年。他那兩厚冊的小說「祖國」是朝鮮文中最著名文學作品之一。他說這本小說，他構思了十年，而在四十天中寫畢。寫作時每天祇有一個和尚給他送兩次燕麥粥，這是他唯一的養料。他日日夜夜地寫這本書；記述、描寫着農民的生活和他們對地主與日本人的掙扎和反抗。

李基永所寄居和寫作的僧寺是全朝鮮最古的一所，還是二千年前建造的。距寺院不遠處，有一方扁平石塊，上面還有一個依稀可辨的佛陀的刻像。傳說從前有一隻鸚鵡從事於刻造這佛像，可是一個壞人經過那裏，夫嚇走了這隻勤懇的鸚鵡，因此這佛像就沒有完工。作家在他休息的短時間內，忽然靈機一動；他想到自己同胞的命運與這佛像鸚鵡的故事，似乎有着相似之處。

他的稿本交給了「朝鮮日報」發表。作者自己祇能見到開始幾章。刊登出來不久，他就被捕了。他被日本法庭判罪，在監獄中拘留了差不多有三年之久。可是他被捕後，不知是日本人的疏忽，還是



北朝鮮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李吉彥。現在李吉彥是北朝鮮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和對蘇文化協會的會員，雖然政務繁忙，但著作不輟。他的著作生涯已有三十年之久。

怎麼的，竟沒有禁止刊登這小說。於是，作者雖在監獄中，小說却依舊刊登——不過常有大幅的、甚至整章的被刪去，騰出了空白。

他出獄以後，一直有暗探監視着他。這樣的步步監視，大約有十年左右。他們像對付別的政治犯一樣，要他參加日本神社禮拜和公開講演「旭日之國」應該統治全世界等話。李基永一概拒絕，他說自己根本不懂日本話。日本人又命令他把演說詞用朝鮮文寫出來，再繳進去。他就說自己病了，同時祕密地離開漢城，到北方元州省的金剛山脚下，住了下來。這新環境使他浸入滿是歷史記憶的世界裏。那裏的居民告訴他：在他住的村子那兒，有萬千朝鮮戰士的忠骸埋在那兒；他們是在十六世紀對日戰爭時陣亡的，後死的朋友把他們的骸骨搜集起來，遷葬到這兒來，這裏安靜而荒涼，可恨的日本鬼子尚未涉足這兒。

李基永找到了一所隔絕的小屋子住下了。起初農民們懷疑他——以爲他從漢城到這裏來不懷好意。他們也公開的猜說，他是日本人派來的。後來工作把他們聯在一起了。大家起先看見他在田中工作，自早到晚的。再看看他工作得很熟練，一個本事好的人，自然贏得大家的稱贊。一天，一個農夫偶然和他談起話來了。後來，他們又請他去喫某家的喜酒。他們才看出來李基永原來是他們中間的一柄。

整整二年，李基永住在村子裏。農民們漸漸喜歡他起來，拿許多問題來請教他。他們中間最大多數的人，爲着明天憂慮。

李基永便想這是他的責任，就是去驅除他們心中的憂慮，和堅定他們對將來的信心。這事很不容易做，可是漸漸地，這位作家的努力結了果實。人民被他所吸引，他周圍的朋友，越聚越多。歷史與邏輯的推理指出：推翻日本統治重轡的日期已不在遠。這作者原是一個懂得邏輯的人，而又是識得歷史的辯證的人。

除了別的貢獻以外，這村中的農民還得送定量的葡萄藤給日本人，作某種技術之用。朝鮮女人便得按時把葡萄藤頂在頭上，送到區中心去。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的清早，這樣一批朝鮮女人離開村子，近午的時候，却又頂了回來。日本人已不再需要葡萄藤了——他們已向紅軍投降。

聽到了這個消息，李基永立刻到城中去。那裏他看到了已夢想三十五年的事實——朝鮮國旗飄揚，朝鮮歌聲高唱。那天在一次集會上，他演說了一番。這篇演說開始了他的政治活動。現在他是臨時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和對蘇文化委員會的主席。他雖佔了重要的政治地位，却並未放棄他的創作。現在他正在再寫作一部小說：「勞工的痛苦」，這工作在幾年前已經開始了。最近的將來，他將寫另一部小說：「閩門江」。

圖們江流過了三條邊界：朝鮮、中國與蘇聯。圖們江充滿了朝鮮人民的憂患和眼淚。過去十年中，許多誠實的朝鮮人被流放出去；他們被逐往東三省。離開祖國時，在圖們江畔痛哭，回顧白頭山，那是最後所見的一片故土；追憶飽受欺凌侮辱的生活。前面矗立着森鬱的東三省的高山，那裏有着新的危險與憂患，祇有向蘇聯那邊望去，才能得到安慰與希望。

「圖們江」將述及政治流亡者和朝鮮遊擊隊的故事，報導他們恢復故土的種種奮鬥。

韓 雪 野

韓野的第二個著作家韓雪野的生平，有好些地方與李基永相像。他倆同是民族解放的不屈戰士。兩人同在一九三四年爲了組織「朝鮮作家聯盟」而被日本人捕去監禁。「聯盟」承認學習本國歷史、俄羅斯和蘇聯文學以及馬、列、斯著作的必要性。那一次拘捕的人中，光是著作家就有八十個，其中二十三個被判監禁。

我們在咸興省旅行時，深幸得韓雪野作我們的同伴，他伴着我们參觀設在咸興的全朝鮮最大的工廠和山中的發電廠。我們在各處村莊中周遊了一遭。農民們，從有歷史以來，第一次過着似人的生活，並且知道：種出來的稻米是爲他們自己，而不是爲了地主或日本人的。

在這種地方，我們可以親眼看見韓雪野在人民中是多麼受人愛戴。祇要大家知道韓雪野到某處，當地的農民（若是在村莊中）或工人（若是在工廠裏）立刻就聚攏來向他致敬，跟他握手（若是工人）或鞠躬（若是農人）。而他們還有一種東方的禮貌，就是不先開口跟他說話，祇怕就誤了他的時間，除非他先跟他們談話。

韓雪野對東方文化是個專家，但一樣能夠談論西方文學。據他說：朝鮮作家深受法國文學及俄國文學的影響。此外他又加一句：在法國文學中，真理是有限度的，而俄國文學中的真理却並無界綫。韓雪野最著名的作品是未完成的三部曲之二：「塔」和「熱風」，這三部曲的主題是寫一個年輕人的性格的形成。作品的主人翁後來成了一個專門革命家。第一部的命名乃指年輕人的特色，逐漸的堆積起來，形成大人的性格，恰像磚瓦堆積起來，形成中國建築中的塔一樣。第二部「熱風」，講到那種民主與「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崇高理想，怎樣由蘇聯傳到朝鮮，使自由戰士在三月一日運動以後，仍不為流血與殘酷的壓迫所嚇退。這些熱風，吹拂着人們的心靈，激發出不可動搖的對將來的堅信，並且提醒人們後面有着勞工大眾友情的無窮力量。

第三部，現在作者正在寫作中，名為「向日葵」，全部述及日本在東方的勢力的崩潰，現在朝鮮人民已轉過臉來，而向着太陽——自由、民主與快樂。

在完成這三部曲的工作中，韓雪野還寫了一個民族英雄的傳記——朝鮮遊擊隊的領袖，臨時人民委員會的主席金日成。

集 會

今天朝鮮最著名的詩人是李建和朴時彥。李建在遊歷蘇聯時曾寫過一本詩集。朴時彥的第一本著作「林燕」則出版於一九三七年。使我們感到興趣的是批評者指出「林燕」這本書很深的受有克雷洛夫的影響。朴時彥的選集「八月」，新近才出版。讀者須記得，八月對朝鮮人是一個特殊的月份。一九一〇年的八月是可怕而又傷心的，可是三十五年後，八月又成了全國歡樂的月份，因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蘇聯軍隊給朝鮮帶來了她的解放。

在平壤，我們遇到了另一位著名的朝鮮作家。他新近從南朝鮮到這裏來，據他說：在美國主子的保護和反動下，寫作在那裏並無自由。換句話說：他跨過三十八緯度界綫是為找一個機會來完成他的作品「長生鳥」，這部小說是講朝鮮學生被強迫徵入日本軍隊參加戰爭的故事，這小說的愛國主題似乎頗為南朝鮮富有的出版商所不喜。

我們第一次與各作家及藝術家會面時，簡直被不知多少問題淹沒了。大家對於蘇聯太有興趣了。

有些人願意知道蘇維埃文學與古典文學的主要區別及其概況，有的問蘇維埃作家聯盟的機構及組織，另有一批人要知道蘇維埃作家如何維持生活的，更有人討論到蘇聯文藝批評者的地位，以及其他許多問題。

朝鮮人聽到蘇聯衛國戰爭中，有九百四十三個作家在前綫作記者這件事，他們的表情顯得似乎不可相信似的。就在那時候，那場合，我們答應了寫一篇作家在列寧格勒圍城中的工作，後來這篇文章在平壤的一家大報紙上刊載了。

現在朝鮮的作家都自動地參加國內的政治活動。他們在報紙、無線電台等方面工作，並時常與讀者集會接觸。這些事在日本人統治之下是不可能的，那時保持緘默是朝鮮作家可應用的武器之一。今天大家都要說出自己意見，可注意的就是大家所發表、所討論的已不少——而且都是熱烈地參加的。人民已有機會把他們所想的說出來。就是詩也已經有厚厚一大卷的數量了。據平壤一家報紙的編者說：有一位年已七十三歲的西藏醫法的老醫生，解放後的某一天走進編輯室去對他說：『我是一個老年人，而且窮得要命，可是在我行將就木的身體裏仍有着我的思想。我有一首詩，這可說是我的第一首詩，也是末一首詩，要給我們的人民，我爲着愛與崇高的思想而寫的。』那首詩的題目是「解放山」（在平壤的一座山的名稱），後來這首詩在報上刊載了出來，下面是我們的一位朝鮮朋友的譯

文：

「你伏着似一隻臥虎，呀，解放山，龍河中的綠波環繞着你。三十五年來朝鮮人民原是俘虜。就如人被投入虎穴，又被纏在蛇巢。後來，大地上降下光明的白天的晨曦，那時朝鮮聽到了被號角所宣佈的自由的聲音。這是俠義的紅軍的號聲，從解放山上衝下來，擊破了虎穴和蛇巢。呀，似虎躍着的山呀，你現在是真正的解放了的山。」

日本人被趕出去了已一年餘，朝鮮的文學有了新的、緊張的、和創造的生命。它恢復了日本人所歷碎的民族傳統，力圖跟古典的和現代的蘇聯的文學融合在一起。現在朝鮮作家的目光正轉向蘇聯，在這方面它期待支持與幫助。朝鮮人比較熟悉傳統的俄羅斯文學。他們熟知普希金、果戈里、克雷洛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斯托也夫斯基以及柴霍夫等。他們也知道蘇聯文學：如M·高爾基、A·托爾斯泰、M·蕭洛霍夫、A·法捷耶夫、I·愛倫堡、F·潘菲洛夫等。不過他們的認識大概到二十年代之末，三十年代之初便突然中止了。

把蘇聯作家的作品譯成朝鮮文，和把朝鮮作家的作品譯成俄文，無疑地將大有幫助於兩大友好民族間的文化精神的交流。

第八章 偉大的舞孃

在歡迎著名的朝鮮舞蹈家崔承熹歸國的會上，我們的朋友——一位朝鮮詩人這樣說：

「朝鮮正在討論男女平等的問題，我很榮幸能與崔承熹這樣的婦女享受平等的權利。」

崔承熹被稱為「朝鮮的大舞蹈家」。這稱呼是很合適的。在恢復朝鮮久已失傳的特殊舞藝的努力上，她憑着堅毅的力和稀有的才幹奠定了民族舞的基礎，而且在東方跳舞藝術上開創了一個新紀元。

崔承熹生在漢城。她的父親是個詩人，哥哥是個有才能的小說家。在日本人殘酷的奴役之下，他們仍保持民族文化傳統的神聖性。崔承熹十四歲時進了舞蹈學校，在那裏她學了幾年歐洲的、特別是俄國的舞蹈。當她完全嫺熟了現代舞蹈的技術後，這位愛國的女兒，就決心從事於民族舞藝。

她用了三年的功夫，搜集各地存在着的祖國舞蹈原理。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的第一次表演中，觀眾們可看出這些原理是她的完滿的藝術創造的基礎。可是，很少人知道這個偉大的藝術家曾經緊張地工作了三年。爲了維持生活，她不得不把她最珍貴的東西都賣了——連結婚戒子也賣了。

在她演出後的第二天，所有的左翼報紙對於這位年輕的藝人，都刊登出喜悅的稱頌。從她的藝術



平壤國家舞蹈學校，這個學校是由朝鮮著名舞蹈家崔承熙創立和領導的。

中，看出了朝鮮不朽的靈魂。日本人似乎也有同樣的見解，從此，他們不斷地迫害崔承熹。他們更不能饒恕她比起盲目地模倣歐洲足尖舞的日本舞蹈者要超過得多多。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之間，崔承熹到歐洲和美洲去旅行。她在許多世界大城市中得到驚人的成功。報紙和雜誌都登載動人的評論。她演出的成功，不僅限於藝術的範圍，而且還有政治意義在內。一個外國的新聞記者竟指出：「日本奴役朝鮮，却不能奴役崔承熹」。報紙上稱她有「偉大藝人的出色的人格」。

一九三九年末，崔承熹回到漢城，日本人禁止她表演朝鮮民族舞蹈和穿朝鮮的服裝，她藉口學習中國舞蹈，就到了北平去。

一九四六年春，這位舞蹈家又回到漢城。美軍政府要她為美軍官兵表演，崔承熹回說她的丈夫等着她，她要帶她的女兒和六個月的兒子到平壤去。但美國人拒絕發給她越過北緯三十八度的許可證。

崔承熹跟別的許多在南部的朝鮮人一樣，她同她的一個女學生一同扮成農民模樣，逃出漢城，完全地越過了疆界。

我們參觀了她在平壤為蘇軍官兵所舉行的演出，在座的還有朝鮮公共生活的代表和金日成領導的臨時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們。

這位舞蹈家表演了十二個舞曲，除了一個佛教的和一個中國舞曲外，其他全是本國的。崔承熹選擇和表演的舞蹈，它所顯示的範圍，只有一個特殊的、偉大的藝術家才能做得到。她能將女人的悲痛與青年無羈的快樂表演得同樣的生動、確當而有力。

崔承熹不能僅僅被視為伶人——他不用經理，不請作曲家，也不請裝置師。每一次演出的音樂、服裝都是她自己選擇的。她的舞蹈與現代西方歌劇之出於布爾喬亞無聊的娛樂完全不同，她與人民有着血肉的聯繫，而且充滿了真誠和深遠的意義。「祖國」就是奉獻給金日成的英勇的遊擊隊的，是一首用優美的舞姿來表現的、具有深遠意義的頌詩。

觀眾們對於崔承熹的表演那種萬人空巷的熱烈是應該的。她的學生，年青、多才的金白婭的成功也是毫無問題的。

在崔承熹到平壤的第二天，她在報上宣佈：她決定為建設民主的朝鮮奉獻她所有的力量與才能。今天，在崔承熹領導之下，朝鮮歷史上第一個國家舞蹈藝術學院成立了。

第九章 廠長、工程師與工人

工業部門的首長

一天，我們剛走進朝鮮蘇維埃內政執行部副主任伊格那季葉夫上校的辦公室，我們的注意便被先已在裏面的一個人吸住了。那人看起來很年輕，却滿頭白髮；他生着漂亮的臉，穿着裁製合身的西服。他剛離室外出，伊格那季葉夫上校就對我們說：

「可惜你們不早來一刻鐘，不然，你們可聽到不少有趣的事。那個人就是工業部的經理——李文煥。我們正爲着某一個問題有理論上的爭辯，我提到列寧的意見，並勸他去讀讀列寧的著作。他笑了笑，並向我道謝指教，但接着就以記憶所及，引用起列寧的話來了。列寧的著作他還是好幾年前讀的哩。更出色的是他讀的是英文本，而現在引用却說俄文。這個人該不會因自己記性不好而抱怨了罷？」

我們想起有一張美國報紙曾這樣說過：「朝鮮人，能說英文，穿着裁製講究的歐式衣服，懂得商

業上的術語，那大概是有些錢的。美國人對他自然會尊敬，認為可以合夥做生意。」

李文煥就是這一類人。他當然得到美國人的尊敬，可是，他到底還要從漢城趕到平壤來。這位傑出的工程師和愛國者在漢城覺得無事可做，而且單是尊敬他的紳士風度也並不怎麼配他的胃口。

我們到朝鮮不多幾天，就遇到了這位李文煥。後來，再遇到別的朝鮮人，我們對穿着裁製講究的西服、說滿口英語的人，並不覺得希罕了，因為這種人在朝鮮多的是。

我們第二次遇到李文煥是在韓雪野約我們去會見他許多朋友中的一位的某一個晚上。那晚我們剛到，與主人寒暄未畢，李文煥就到了。他既是主人的朋友，又是韓雪野的朋友。他非常善於交際，那晚上我們很愉快。李文煥很喜歡談工業上的事情，而我們恰巧又很想知道這些事，所以談得極為投機，後來韓雪野恐怕我們被數目字、工程師、機器、工廠、以及技術上的專門名詞弄煩燥，便插嘴進來說：

「我們這位朋友李文煥是一個言語乏味、一本正經的人，我很少去拜訪他，誰能老是聽着那些工程和技術上的話呢？」

「對！目前工程是我感興趣的事了。」李文煥針對着回答：「我喜歡談機器，倘若他們肯談這問題，我請他們到我那裏去。」

李文煥告訴我們朝鮮有許多工廠，其中不少規模還很大，可是朝鮮從未有「工業」。

所謂工業是國家經濟的一支。也是國家文化及富裕生活的象徵。可是日本人的工廠和大規模的工廠，對朝鮮人却是一付重擔。它奴役了朝鮮人民，朝鮮人民却一無所得。

李文煥又說一個國家的工業，應該對別國的工業祇有極少的依賴，而竭力向自給自足的方向發展。可是日本人在朝鮮建立的工廠，却完全依賴日本工業。朝鮮沒有一個完備的修理廠，沒有一個工廠能自造零件，甚至最微小的工具，如電池與電話，也全是從日本買來的。

「當然，在工業方面最重要的，」李文黃繼續說下去：「還是工業界能在國內找得工業人材和補充人材，朝鮮却沒有。在朝鮮的工廠中有二萬專門人才，却全是日本人。在朝鮮人中連一個會開火車機車的人都沒有。日本人不信任朝鮮人會開火車。」

「朝鮮人當然不會忘記，她的被解放是由於誰的幫助。她不僅永不會忘記蘇軍的勇敢，而且還要感謝蘇聯人民的毫不自私。建立朝鮮民族工業的第一步，乃是史大林元帥命令將一切日本人的工廠與工業設備，全交給朝鮮人民。我們認為這是寬宏大量的、可尊敬的、史無前例的高貴行爲。無論那一個國家處在蘇聯的地位，會把這些工廠及一切東西視為戰利品。由於史大林這個命令，我們所假定他的可尊敬之處給證實了。我們知道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祇有一個國家是真正的朋友。史大林知道日本

人在朝鮮所有的工廠，實由朝鮮人民的勞力所造成，因此他把這些工廠交給朝鮮人民。」

「第二步就是臨時人民委員會制定法律，將一切日本人經營的企業收歸國家，放到政府手中。這些企業要成爲真正國民經濟中的一支，以後他們將爲人民的幸福、獨立與文化而生產。」

「現在朝鮮人民正解決了最困難的一個問題，」李文煥說下去：「就是訓練能力足以勝任的工業人才。單祇工業方面，就需要論千的專門人才，而我們目前祇有幾百，而且其中百分之八十，以前從未在工廠中做過工。」

李文煥對訓練專門人才的詳細計劃也告訴了我們一些。

在北朝鮮新創立的教育機構，每年可訓練出一千個專門人才，這估計照理雖須在一九五〇年才開始。不過在一九四七年，十二個技術專校已可畢業了一千個在一般水準上的技術人員。另外，速成班尚可每年培養一千五百個專門技術人員。

「照這樣繼續下去，」李文煥說：「北朝鮮當可有千數以上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等到朝鮮統一成爲一個民主國家時，訓練新的技術人員的範圍，尙須擴充。」

我們跟李文煥的談話約有二小時，結果，我們否認了韓雪野所說的工業部主任是個言語乏味的人。我們把這意見告訴韓雪野，他們兩人對這一點都覺得非常高興。

一個工人的客人

一個六十三歲的朝鮮老工人清元吉請我們到他家中去。我們是在一所澱粉與葡萄糖製造廠中認識他的。

伴我們去拜訪這位老工人的是金元鎮那個工廠的廠長，他在一九三〇年畢業於旅順的工業技術學校。與他同班的有一百個學生：其中九十個是日本人，九個是中國人，一個是朝鮮人。他是一個十分聰明出色的學生，不然，他早被他們藉故開除了。畢業後，他憑着優等畢業成績，進了平壤一所美國人辦的澱粉與葡萄糖製造廠，任工房的技師。後來這廠歸入日本人手中，他却被升遷了——這事看起來很奇怪，他升為總工程師——這是一件太不平常的事。原來日本人關於澱粉製造工業，並無專門人才。

不過，無論一個朝鮮人任多高的職司，他的地位仍是可憐的。雖然他已做了總工程師，但他的薪水祇及他助手的三分之一——他的助手是個日本人。從金元鎮口中知道：他從來喫不起一餐好好的午飯，他祇能買一隻鏢裂的扁盒子，從家中帶些冷飯來喫，就算一頓午飯。日本人始終要在朝鮮人中造成一種印象，就是工廠並非飯店，他們到廠裏來是做工而不是來喫飯的。還有，朝鮮工程師和工人的

成績都由外表來判斷，若這人面有菜色，那便以爲這人是肯做工的；若這人臉色健康，那便以爲這人懶惰，不做工。

清元吉住在七布里村中，距廠有二公里路。

我們的車剛停在他家門口，一羣小孩便來把我們圍住了。接着成人們也走出來了，清元吉和他的妻子走出屋來迎接我們。兩人都穿了節日穿的衣服。那位老男人穿了兩件一套的黑色衣服，看得出他以前穿着得很當心。老女人，按着風俗穿白色的衣服。那老人用西洋禮節來迎接我們，跟我們衆人一握手。那位老女人大概太興奮了，一時忘了她丈夫教她的該怎麼做，她一下伸右手出來，一下伸左手出來，不知該怎麼樣才好。

清元吉的小屋子有兩間房子，剛够容納我們。主人客氣地道款一切簡陋。菜餚有乾魚、雞蛋、蘋果等等。「明年你們來，」那老人說：「我可略爲好些招待你們。」

這是一句很有意義的話，我們在朝鮮已聽見了不止一次了。每人對將來都有光明的希望——多少年來，他們初次知道有希望。而他們相信光明的來臨已近了。

清元吉是漢城人。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〇年，他當了十年兵。日本人搶得了朝鮮，就宣稱朝鮮



穿着节日豔服的朝鮮
年青婦女。

軍隊是俘虜。

清元吉在日本人的集中營住了幾個月。釋放出來後，他就到平壤的一個發電廠中去做火夫。

『不過，』清元吉加一句說：『無論我們朝鮮人到那裏，無論我們幹到什麼地步，我們終究是日本人的俘虜，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的八月爲止。』

一個朝鮮工人，即使有最高技術，他所掙的錢也決不會多過一元一天。而朝鮮工人是很難學到高的技術的。朝鮮人根本就不准進草樣間或設計室的。即使最微小的、有關於製造生產過程的智識也絕不讓朝鮮人知道。日本人明白公開地說：

『倘若你們什麼都學會了，你們便不會再尊敬我們，害怕我們了，那又何必呢？』

清元吉回想起來說：

『清早七時我就得離家，晚上十時纔得回來。這些時間中，沒有一點空閒可以給你喫飯。我們是沒有午膳休息的，假若在工作時喫些東西，那麻煩就多了。你祇要向四周看看，你就有一頓打或罰金。一年一年過去，我們在暗無天日的情況下工作，把生命拖着活下去。祇有現在，我已到老年了，才看見太陽。現在我早上九時上工，下午六時回家。』

『我們生活得很快樂。』他說：『我的老女人也高興，我晚上便可在家，或是讀讀報紙，或跟媽

閒談談。生活有了樂趣了。我們現在過的纔算是在生活——雖然，我們現在已經老了。但比起年輕時想自己活着與死了一樣，却要好多哩。」

「在蘇日發生戰事以前，我只想自己已完了。後來聽說蘇聯向日本開仗了，我才覺得這一下可以重新做人了。那也不是我一個人這樣想，全朝鮮人都這樣想。那天，我看見兩個工人在一旁偷偷地說話，我知道準是有什麼事發生了，並且一定是對日本人不利的消息，不然，朝鮮人不敢冒了大險在上工時偷偷說話的。」

「日本跟美國開仗那幾年，」清元吉接下去說：「生活真是不容易。我們一直被搜查着。他們到處搜查——在家中、在工廠裏、在到工廠去的路上、在回家的路上。一開仗那天，就特地下一道命令，不準朝鮮人喫米。所有在朝鮮的米糧都運到日本去。朝鮮人喫「糠餅」，「糠餅」原是牛的飼料。日本人解釋說：現在它給人喫了，便叫「豆餅」。」

他們不但從朝鮮人那裏搶了米去，還把朝鮮人習慣所用的銅飯碗也搶了去——紫銅做的大飯碗。單單在七布里村一處，他們就搜了好幾大車的紫銅碗去。藏匿這種碗的人受監禁，可是仍有許多人冒險把它們藏起來，埋在地下。我們的主人也曾藏了一隻，現在拿出來給我們看，像是博物館中的古董似的。



朝鮮農家的午餐

看着這個老人清元吉的樣子，聽着他的說話，那種令人尊敬的態度是叫人愉快的；尤其看見他與廠中經理談話的態度，和廠中經理對老工人的那種尊敬更是令人愉快。我們蘇維埃人民對這種態度久已習慣，但在朝鮮人却一切都是出奇的新穎。

這對老夫有一個月十三歲的乾女兒。十二年前他們親生的女兒出嫁那年，他們便認領了這個乾女兒。現在她在敞開的門邊聽着我們談話，我們不難看出她的樣子很得意。事實上，村裏也不是每個人有廠中經理來拜訪的。那女孩子打扮得很整齊，自以為做這個被尊敬的老人的女兒是件光榮的事。

我們告辭時，差不多全村的人都趕出來看我們。都向我們揮手，小孩們還趕着車，追跑了一陣。

高城的化學工業組合

韓雪野和田越帶領我們到高城去。那裏有組成巨大化學工業組合的五個大廠中的一個。

我們希望跟生產部的主任臺工程師談話，他却不在辦公室。我們坐着吉普車從一所工房又到另一所工房的找他。工房之間的距離用公里計算。我們可以想像那廠有多麼大。

在一所工房中，我們看見山積似的一堆東西——像米粉般白。後來知道是一種化學的肥料。在另一個工房中，耀眼的電燈光底下，看見成條的玫瑰色的香皂。我們問廠中人這種肥皂的出產量，他說

假若原料不生問題，可供給全東亞。

有一所工房的一座建築物，座落在海濱的一座小山上。我們登上這高處，全廠和全鎮都歷歷在目。但見許多巨大的房屋，漆着深灰的顏色，彎彎的排成一個半圓形，面對着日本海的一個小海灣。在廠的後面，黑壓壓的一片，就是那鎮上一大羣灰色的小矮房。鎮區差不多佔盡了廠外和小山間的那片平原，小山距海祇不過幾百公尺。

暮色將濃時，人家告訴我們臺工程師已回到辦公室了。再驅車到工廠的總管理處去，在二層樓遇到他。天色很快就黑了，爲了某種理由，電燈沒有扭開，我們坐在一間黑屋子裏。

「要是誰看不出北朝鮮人民的生活已起了重大的改變，請他到這裏來，來看看高城工廠。」
臺工程師說：

「要是誰不相信我們的力量與才能，以爲我們不能過獨立的生活——也請他來看看事實。得了蘇聯工程師的幫助，在一年之內，我們有了多少成就。短短一年之內，我們已完完全全試鍊過我們的能力了。」

「假若他真來了，而說沒有看到什麼，那麼他不是瞎子，就是閉了眼睛，不看真正的事實。」

這些話是我們的談話的前奏。到現在我們才多少知道一些朝鮮人究竟是怎樣一種人物。這個聰明、活潑、敏感的民族，在長久的奴隸生活中痛苦地掙扎了過來，現在將由事實來證明他們的真才能。而從我們的眼光看來，毫無問題，他們會成功的。

三十年前，日本人開始在朝鮮建造巨大的工業。在短短的時期內，造成了不少工廠。其中最大的一個，便是這個高城化學工業組合。近年來，在戰時就有八萬工人作工。祇就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來說，就有一千人。技術人員祇有三個是朝鮮人。而待遇情形，那與一切日本人在朝鮮辦的工廠一樣。

日本的執政人員，剛愎自用到了極點。他們看不到那時已在逐漸接近的災難。等到全世界都震撼的事已經來到，日本人還不相信這已成的事實。他們以為在東方，沒有了日本人的領導，一切都會成僵局的。

日本軍隊投降已十天，高城化學工業組合仍在照常開工，日本人仍準時到廠。當然他們已非比昔日，可是他們努力使自己一切照常，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一樣。他們向朝鮮人說：

『一切照常。你們沒有我們是不行的，這廠素來是我們的，將來當然也還是我們的。』

從實在情形說起來也的確如此。要朝鮮人把這樣一個龐大、複雜的組織——高城化學工業組合全部接收過來，確是件難事。他們根本從未準備來經營這組合的。日本人也知道這點，可是他們不知道

他們一搏勝負的戰爭已不可挽回的失败了。蘇聯工程師來到廠中，他們幫了朝鮮人不少的忙。漸漸地各方面的情形像個樣子了。朝鮮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從前在這廠中工作過的，都召了來，請他們來幫忙。

今天，人民在前所未有的工作着。在收歸國有的會議開過以後，第二天晚上，大家檢討高城化學工業組合的勞動生產率，發現已增加了一倍。隔了一段短時期，即一九四六年十月，跟那陣的生產量一比，又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秦工程師帶我們到他們的俱樂部去。我們參觀了一所科學技術圖書館。那些書，都是從已遣送回國的日本人家中搜集來的。

即使在那時，軍事行動尚未停止，當尚未有可靠穩定的政權時，朝鮮人已注意到保全這些圖書。我們所親眼目睹的，這一件事以及其他千萬件類似的事件，顯出朝鮮民族雖遭遇了那樣慘酷、難忍的被奴役的統治，在他們的內心中却仍蘊藏着無比的力量。後來憑着這能耐與力量，使他們重新站立起來成爲一個獨立自足的國家。

這俱樂部中還辦有夜校，以提高技術人員的水準。我們與一個年輕的朝鮮人天斗蕃談話。在日本

入時代，他是一個普通工人，今天他是馬達部門的主管人員，而且在夜校中主持這些課程。新近他爲了完成一件技術上的重要發明，北朝鮮的人民委員會特地頒給他一張獎狀。他告訴我們：廠中的老工人和年輕工人，怎樣熱忱地來聽他的課，爲改進各自的專門技術。他們的智識在一天天的擴展。

在俱樂部的會場中，一羣工人正在聽一個關於朝鮮建築的演講。主講的人是一個年輕的朝鮮人尹昌燮。在休息時間，我們跟他談了一會話。

十年前他從一所技術學校的建築科畢業。在東三省，他做了兩年建築師。在吉林，有一所醫院便是按他的圖樣建造起來的。後來他竟被免了職。以後他隨便什麼職業都幹，祇要能養活自己。現在他在這化學工業組合的設計處工作，他一直神往於設計和建築。他相信在民主的朝鮮，建築事業有着遠大的前途。

「一所建築的命運，」尹昌燮說：「像人的命運一樣：有出生、生存、年老與死亡。一個建築師的藝術，不僅在一所建築物的美觀中，而且在他能儘量長久地保持它的美點和青春。在日本人統治時期，朝鮮建築師想到的不是建築而是飯碗。對於建築，他們是無從、也是不准接近的。日本建築師故意破壞朝鮮的城鎮、居屋。你已見過那座爬在工廠背後的醜陋的城鎮，一個人住在那裏真要窒息死的。我們的工作是在復活我國古代建築固有的美麗，並且配合現代建築的舒適……」

下一天，我們又去參觀那工廠，在鍋爐部門我們認識了一個年輕朝鮮人崔殿韓。我們來敘述一下他的經歷。

初進工廠時，崔殿韓做了兩年粗工，後來他被允許去學較高的技術。在兩百個朝鮮工人中，祇錄取六個人。去應試的人要先經過考試委員會的選擇，崔殿韓通過了考試，爲這件事，他高興了好幾天。他想：『我既有好的才能，又受有教育，也有恆心，我將來總可出人頭地了。』那時他纔十七歲，充滿了幻想。但生活的冷酷和磨難不久便磨盡了他的天真。

上課在夜間，崔殿韓白天做工，每月賺十元錢。一半拿去做了學費，剩下的十七仙維持生活。一天做工後的疲勞，再加上空着的肚子，再要讀書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十九個日本人跟這六個朝鮮人一同受課，他們不必經過考試，工作時間也比較短，還不必付學費。

兩年過去了，考試又來了，這次是畢業考試。崔殿韓得了一張文憑，證明他有較好的技術。他在工廠中的工資也增加了，本來每天四十六仙，現在增加爲每天七十一仙。但那些跟他在一起讀書的日本人的工資，則要比他多三倍半。

增加工資並沒有改善崔殿韓的物質生活，他預料可增加工資，所以已結了婚。現在他對自己的妻子與將來的小孩似乎心上有負疚似的。他對朋友講述自己的命運不濟——這是他以前從未做過的事，他常常與朋友來往，不久他加入了一個地下組織。

「我喜歡參加祕密集會，」崔殿韓說：「因為在那裏我們可以明明白白地說出反對日本人的話。不過那時我懂的事不多，我時常沉默着，只聽年紀大的人說話。他們吩咐我怎樣做，我就怎樣做……可是我的努力有什麼成績呢？什麼也沒有。我在廠中工作了十一年，一本書也沒有讀過，報紙也不看，書和報紙都是日文的——我不相信它們，我什麼都不相信，我祇想到一件事——怎樣養活我的一家。」

崔殿韓這個剛過廿八歲的年輕人的故事，實在代表了整整一代的朝鮮人。他們在日本人統治朝鮮的那時代中出生、長大和成人。那一代人被剝奪了任何希望，只被一個慾望控制着——就是別被飢餓攫去。

朝鮮被解放那一年過去了。崔殿韓換了一個人。他現在是廠中一個主要的技術人員，鍋爐間的執行主管。新近他已被准許參加勞工黨。

在肥皂工廠中，一個年青女子，監督着一羣工人，她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那天晚上，我們問起了臺工程師，工程師便說：

「你們注意到了那個女工，那是很自然的。她不但是個好監工，而且還是這裏的女工——婦女民主聯合會會員們——的領袖。可是一年以前，她還不認識字。」

我們便被介紹與那女工相見。

我們在臺工程師的辦公室等她。臺工程師跟我們講起朝鮮婦女中的地位，連最近的情形也在內。在朝鮮，婦女的工作遠超過她們的體力，她們這種勞苦，不但不能博得人們的感謝，所得到的反而是低微的地位。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嫁一個十三歲的丈夫，這種例子並不少。做這種小孩子的丈夫的妻子，就得養活兩個人——她自己和丈夫。她年紀大了，很快地衰老。丈夫另娶一個年輕的女子。這樣兩個女人間，起了敵對的情緒，使兩人都不得好日子過。

新的法律，把女人這種地位改過了。這是新的、健康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基礎。

在咸興附近一個小鎮上，新近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個年輕女人到人民委員會主席那裏去訴苦。幾年前，他被她的丈夫娶去，作了第二個妻子。她是被強迫嫁給他的，現在她要離婚。

那主席答應幫助她。



一個朝鮮婦女和典型的
朝鮮紡織機。

第二天，又有一個早衰的女人去看主席——那個男人的第一個妻子，她不知道昨天的事，她請主席幫她趕走那個「不法的年輕情敵」。

第三天，一個年輕的朝鮮人到人民委員會去了——那兩個女人的丈夫，他說了一大篇話，稱讚著法律關於婦女的決定。接着他又講了些家庭情況。他完全沒有想到她們已把家庭的事告訴了這主席。他並聲明「要跟上時代」，祇留下一個妻子——很明顯的，年輕的那個。

這故事後來怎樣發展，我們不知道，因為講到這裏，那個女監工金娣陽來了。

一年前，高城化學工業組合內並無女工，金娣陽是第一個進廠的。以後，情勢急劇變化，單是在肥皂廠一處，就有六十八個女工。一年前，她們都不認識字的，從男人們談話中，她們可知道一些外面的事。不能看報在她們覺得真是一大不便。她們覺得男人瞧不起她們，於是決心要學會看書寫字。

金娣陽便把這事向婦女民主聯合會陳訴。婦女會便派了一個教師韓月舜來肥皂廠中化除文盲。

朝鮮女人代表人民中落後份子的一部分，婦女民主聯合會不能容忍這種落後的情形，因此發起了一個化除文盲運動。許多受過教育的女人都踴躍參加，分出時間，貢獻力量。

那個年輕教師韓月舜，在學校中授課之後，傍晚就到肥皂工廠來。每天她得步行好幾公里，不過

她的學生太勤懇、太奮勉了。這感動了她；她竭力在她們面前遮掩她的疲乏。許多學生在一年之內就能讀能寫了。

金娣陽得到了最大的成功。她現在已可代替她的教師，教文盲們識字了。

「可惜我知道的還太少……」金娣陽說。「而誰又不在這樣苦感不足呢？」臺工程師插了進來，接着她的話說下去，那時我們正想向他告別了。「倘若這個女子受過很好的教育，她在廠中將佔另一種位置。朝鮮目前的情形是每人都得儘量多做事、多做工。人們在竭力擴大他所能付出的力量，這種結果是很明顯的：我們有幾個工房的生產量已達到戰前的水準。那製造疏瑣的工廠，一九四五年秋天，每月出產九百噸，現在月出一萬三千噸。日本人在的時候，最高生產量是一萬五千噸——可是我們現在的工作人員，祇及那時的四分之一。」

在山上的電力廠

霞地清電力廠是在三十年代初建造的。這裏的電力不僅供給高城的巨大化學工業組合，並且供給朝鮮南部。這是朝鮮最巨大的，也是最艱難的建築工程。數千工人自冬至夏的忙碌着，在堅硬的燧石山下面，鑽通一條一百公尺長的地道，把山開一個湖裏的水，引到發電站來。

這發電站建在一座山的山麓。山頂上築了一個大蓄水池，湖中的水，便引入這蓄水池。從三百公尺的高處，直降下來，經過三根大水管，通入發電站的鍋輪中去。

戰前，這發電廠有五百三十五個工程師、技術員和工人。做相同工作的日本人，比朝鮮人多一倍工資。那時工作站的主管向朝鮮人這樣說：

「這水是你們的，這機器呢——我們的。手是你們的，頭腦却是我們的。更重要的一點是：水在這裏已幾百萬年了，而半也同樣會挖土負重。你們該滿足，現在我們已把你們這野蠻國土改造成這種樣子。你們要想學得跟我們一樣，那休想——快別做這種夢。」

日本人與朝鮮人同時生活着，却截然分成兩個世界。中間界着不可跨越的鴻溝。那裏竟有一條鴻溝，從鍋輪中流過的一流水，流出來，界在朝鮮人與日本人居住區的中間。上面架着一座橋，朝鮮人是不准走過橋到日本人的居住區去的。他們祇能在橋的那邊，遠望對岸那一座座的灰色小屋子。它們似乎擠在一起，好像害怕自己是在朝鮮異地一樣。

在小小的日本人區域裏，有兩所小學。大的朝鮮人住區內却一所也沒有。三百個朝鮮學齡兒童，入學的不到一半。所進的學校在鄰村。一個村子距這裏十公里，另一個二十五公里。

在該地清的居民，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知道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當晚，朝鮮人開了一個會

議。選出一個委員會，來接收這個電力廠。金鎮寧被選爲委員會主席，他在朝鮮人中受教育最高的，對電力廠也知道得最詳細。

到八月十七日，日本工程師中有一人偷逃了，並且帶走了廠中的重要圖樣。發現了這件事後，二十五個年輕朝鮮人，解除了日本警察的武裝，擔任保衛工廠的工作。

這雙重權威的局勢維持了十二天，那時日本人、朝鮮人都各以爲自己是主人。到八月二十八日，開了一次聯席會議。這是在董事室舉行的。日本人的經管人員與朝鮮人的委員會，隔着一隻大桌子坐着。大桌子使人聯想起，那座橋的兩岸，這次是日本人的最後一次坐在這桌子旁邊。

朝鮮人把電力廠接收在手中以後，並無蘇聯工程師來幫助，因爲蘇軍進展太快，已經開到前而去了。總工程師的位子空缺着直到一九四六年的五月，纔來了一個年紀非常輕的宋泰植。他是從漢城來的。一九四四年，他從一所電氣技術專科學校畢業，在一個電力信託公司裏做了兩年的書記。他的燈的電力就是從霞地清電力站來的。他曾凝視着發光的燈泡，想着做一個電氣工程師，該比做書記要有意義得多。後來他聽說北方需要專門技術的人才，他就到北方來了。到了這裏就被派爲霞地清電力廠的總工程師。他被他們如此深重的信任所感動——他從未因人們的信任而放肆過。他從未思想過政治的問題，現在他得思想一下了。他看一看現在南方執政的人物，這些人以前並沒有什麼人可與他

們相比，祇有與日本人比一比看吧，他們與日本人相差太少了。到了北方，他遇到了一批迥然不同的人民，他開始瞭解南方保守的反動份子所代表的是些什麼人。的確的，像他這樣誠實純正的人，在南方是注定要失敗、失業和毀滅的。

……我們在電力廠附近走了一週，氣笛長鳴——早班歇工了。工人散了出來，却不回家。他們走到正在建造中的一所新校舍的工場上，自動地獻上二小時的勞力。這所房子造在廠中一座最講究的建築物——以前是廠中董事長的房屋，現在成了一所幼稚園——的旁邊，從那裏的窗口向外望去，可見一層寬廣的石階，升上山頂，那裏矗立着一座日本的神道龕。他們正計劃在那裏改建成一所公園。

黃海濱的工廠

一條公路向兩邊密生着荊球花的高地間伸長出去，有好幾十公里。那是酷熱而使人睜不開眼的正午。間或有一個女人或男人，在兩旁稻田間的水溝中俯着身體作工，他們頭上包着破爛的布，赤着背，發出赭黃的顏色，他們在撈捉小得可憐的小魚。

這一段公路像一段街市，人多得很，聲音喧雜。牛拉着大車，舊的自由車在高低不平的路上發出吱吱喳喳的聲音。有時看見一輛自由車後帶着一個雙層的大筐，裏面都裝着小雞，正送到平壤的市上。

去。走路人中，女人佔了大多數。他們穿了大腳管的褲子，緊緊的上衣，胸口的鈕扣也不扣上，頭上頂了大包的東西，籃子或是匣子。身軀挺得很直，步履很穩，兩臂搖擺着。在樹蔭下有老婦人們擺的水果攤和糖果攤。

全程七十公里，都這樣。

愈近海，山愈高，植物愈少。矮樹叢間，順着陡坡長上去，只見一片片白色、紅色或黑色的、禿光的地面。山愈來愈高，鋼架在山上支柱着高電壓的電纜。有的立在山頂上，後面襯着青天，像什麼怪物的骨骼。

一個高大的工廠煙囪在地平綫上出現了，那廠却尚未出現——廠在山那邊，可是煙囪却高過山頂，粗看起來，像一個兵士肩上轟起的刺刀。後來我們知道這是世界第二個高煙囪，它高一三五公尺，底面直徑二十三公尺，是非鐵金屬工廠的煙囪。

這工廠的基地一直延展到黃海海濱。

工廠旁邊的一個小山頂上，立着一個深暗色的紀念碑。那是紀念日本第一個朝鮮總督久原的。他的像背向着朝鮮，而向着日本。他的姿態似乎在等待。目光集中在水天相接的遠處，從那裏會航來日本的船舶，經過這裏駛向鎮南浦去裝運朝鮮的金、銅、鋅、鉛等種種東西。現在這些船隻不再開來

了，從前的總督祇能在這裏空望一陣。

日本人稱鎮南浦的非鐵類冶金工廠爲「不幸的港口」。在各種情況下——祇有窮極的人才會到這裏來。我們遇見了兩個老工人，他倆都是父母俱亡的孤兒，在日本人手下工作了三十年，住在沒有窗、沒有陽光、沒有水管的草棚中。

我們所遇到的另外一個工人，是四十七歲的中年人，他無親無眷，想娶個妻，却拿不出二百元的財禮。他在非鐵類冶金工廠做工人，每月拿八元的工錢；這工錢，他每年祇能省十元，所以須工作二十年才能娶得到妻子。

這工廠實際上是個監獄，工人被壓迫得連抗議都不敢。他們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罷工，發生在一九三四年。經理接到一封請求書，包括十四點。內容是要求有洗澡和醫藥設備，要求在他們住的草棚中裝置電燈，要求工資與日本工人相等。總而言之，朝鮮工人祇不過希望有像人的待遇。

經理對朝鮮人的要求，連一項都不答應。他常着代表們的面，把請求書撕得粉碎。他還命令把代表們拘捕起來。總共捉了十四個代表，請求中有一點就捉一個。這罷工的主要的領導者和組織者都被判決監禁。兩年後，他們都因結核症死在單人的囚室中。

朝鮮工人的組織很鬆懈，他們跟那些有限的智識分子間有着很深的區別。一個朝鮮智識分子的工

生，往往經歷好多次的盛衰。他在自己的祖國或國外永久流浪着。這非鐵類冶金工廠的經理，現在是金始煥，他是一個身材高大、年已四十的老人。有着一個大而滿蓋着絡髮的頭。他原是一個殷實的農家子，從咸興高等學校中畢業後，便在一所鄉村學校中做教師。從一九二五年起，這區域常發生農民革命的事件，常由一個老農民李杲鎮率領着起事，金始煥便是主要的助手。一九二八年李杲鎮被捕了，金始煥却設法逃掉了。他無法再躲在本國，足足兩年一直在行路，從這一區走到那一區，從這一省走到那一省。後來設法得一套假文件，便逃到日本。說來奇怪，在日本反而容易躲過日本人。在東京他進了一所物理機械專門學院的夜校，白天他在一所印刷廠中工作，傍晚在專門學院中求學，夜間預備考試。

金始煥在日本的國都過了十年，他住在對他敵視的國家，對他敵視的人民之間。他假裝自己是另一個個人。住在日本，他看軍隊派遣出去，去搶東三省和中國的其他各地。軍隊和全國被那些不費力的勝利迷昏了，報紙上宣稱『在武士道精神向前邁進時，真是無堅不摧的』。大家公開討論對蘇戰爭勢難避免。事情在演變，將深深影響全體人民與政府的命運。住在日本的朝鮮人民，現在面前有三條路可走：就是參加日本軍隊，或拒絕參加日本軍隊而被捕，或回到朝鮮去。金始煥選了最後一條路，他回到了朝鮮。先在南部住了一時，後在殷栗城一個冶金工廠的鍋爐部門中做技術員，這時他已得了

東京那學院的文憑了。

從殷栗城金始煥又步行到鎮南浦。在殷栗居住得太長久是危險的，他已被人在偵察。那個鎮南浦的非鐵類冶金工廠正缺乏人才，他便得了工作，那時是一九四三年。

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四日金始煥被捕了，罪名是對於日本的戰事不表同情，這罪名對於任何一個朝鮮人都加得上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金始煥在監獄中被拘留了二十四小時後，釋放了。一星期後，他被派為非鐵類冶金工廠的主管。以前不相關聯的朝鮮智識分子與工人，現在不得不聚在一起解決同一個問題。起初，誤解是免不了的，朝鮮人民對於任何日本的事情或偏袒日本的事情，毫不能容忍，是毋需什麼說明的。許多智識分子在日本住過長久的時期，這便容易引起一部份工人的猜疑。

「這種誤解，」金始煥說明：「很快就消除了，所有廠中的人祇有一個目標：『把工作做得好』。一九四五年秋天，蘇聯的專家們到了。他們便對我們說『我們來幫助你們，可是一切都靠你們自己』。這些話是金玉良言，它提起了我們的自尊心。聽了這話，再想一想，我們朝鮮人——工人與工程師——知道若要工作有成就，我們得預先有計劃。全部工作人員，這一下就成了一家人。我們今天比昨天進步。我們的工廠一方面在擴大，一方面又在改進。不但把日本人時代所有的部份都保持住

了，並且擴充了兩個廠。一個便是製造農業肥料。工廠幫助農村，農村小心保護工廠。在我們人民的生活上，已發生了極重大的變化了。」

第十章 霍亂

『比老虎還要可怕』

從鎮南浦回到平壤的路途上，我們的馬達發生了障礙，車子停在村子中。車夫忙着修理工作，我們就慢慢向前走去。遠離鄉村的路旁有座茅舍。在那裏，我們看見一個篷帳，帳內有一張六隻腳的桌子，幾個年青的朝鮮人圍住桌子坐着；他們坐在平常的椅子上，袴腳捲到膝蓋，一個腳擱在另一個腳上；桌子上有面紅旗。

一輛載重車由一匹小馬拖着，在我們背後發出隆隆之聲。在小馬旁邊走的是它的主人，四五十歲的朝鮮人，赤脚，臉被太陽晒黑了，發黏的鬍鬚，一塊白布裹着頭。年青人拿了一面紅旗從篷帳走出來，停止了車。青年和趕車人暢快地談着，又好像他們在討論什麼。接着別的車走近了，跟着的幾個步行的朝鮮男人和女人，都停了下來。

篷帳裏設有管制站，檢查預防霍亂的通行證。沒有得到通行證的人，不准離開已染霍亂的區域。

許多人聚集在管制站。沒有讓他們檢驗清楚，誰也不許回去。有些企圖狡賴，吵嚷得最兇的是一個頭上帶一束破布的老婦人，她裝得好像她有霍亂通行證，不過失落了。她到處找尋：口袋裏、胸部、甚至脫掉鞋子搜尋。持旗的青年依然不爲所動，他笑笑，很了解的樣子，好像說：「這是很明白的，老媽媽，你不要來騙我。」

有幾個老人坐在茅舍與篷帳間的幾塊石頭上，在他們面前放着一銅爐的煤火，上面蓋了些灰。老人們靜靜地吸着長煙斗，好像沒有察覺他們周圍的動靜。

這時候我們的車子修好了，我們開走了。

我們已經知道霍亂流行症在北朝鮮發生了，但很難相信霍亂已接近我們；在我們的觀念裏，這個病是很遙遠的。

我們回想到一個早晨，我們看見武裝警察站在平壤一個中央大道的交叉路上，一條繩拉過街道，城中心幾個十字街口用繩圍起來，由警察看守；到處都掛着廣告板，板上畫着一隻發怒的老虎望着路口，上面寫着：「霍亂比老虎還要可怕」。

從此，我們到處看見這樣的佈告板，我們是經常旅行的。

爲了要知道他們怎樣撲滅霍亂，我們到北朝鮮人民委員會的公共衛生部去，下面是我們所得到的



朝鮮農村中的農民正在耕地

報導。

在日本統治之下，大多數的朝鮮人沒有力量得到醫藥的幫助。在南朝鮮，現在依然如此。在漢城，一九四六年六月人口有一百二十萬，只有一個公立醫院取費較廉，其餘的都是私人醫院。中等收入的知識份子都沒有力量得到醫藥的幫助，更不用說工人了。

霍亂對於朝鮮是雙重的不幸，比之霍亂更可怕的是日本人撲滅霍亂的方法。

「撲滅霍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火燒』，」日本人說。

只要日本醫生發見村莊裏有一個朝鮮人患霍亂，馬上就從各方面燒起來，村裏所有人都燒死。

朝鮮人常瞞着日本人把病人和死人在晚上偷偷的埋葬。因此死亡率非常高。大家只以為霍亂是致命症，病人是註定要死的，是沒有辦法治好的。

統計數字

一九四六年夏天，當第一次霍亂病象出現時，朝鮮的蘇軍司令建議幫助朝鮮政府來防疫。這個好的建議他們接受了。大批蘇維埃醫務工作者到了北朝鮮，在元山、鎮南浦設立了蘇維埃醫院。

由於蘇聯醫生推行防疫的結果，北朝鮮的霍亂比南朝鮮少得多。據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漢城出版的報紙上的統計，在南朝鮮患霍亂的有八、一四九人，死亡人數爲五、二九七人。在北朝鮮，患霍亂的八月底有三〇〇〇人，死了一〇五〇人；蘇聯醫院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三十五，朝鮮醫院達到百分之五十。

據南朝鮮來的許多朝鮮人的證明，美國沒有給朝鮮什麼醫藥幫助。他們自己離開城市到山上或樹林裏去，並不顧朝鮮人的死活。他們的醫生很少，許多特效藥都沒有；美國軍醫處運到了盤尼西林，美國軍官却把它賣給朝鮮的投機商人，商人再賣給醫生。在美國一針值價一元四角的盤尼西林，到漢城就賣到百倍以上——一百五十元美金。這個數目等於普通朝鮮人的全部家產。

蘇聯醫師的經驗

在南朝鮮，並無防止霍亂的組織。

在北朝鮮，所有的人民爲撲滅霍亂努力。

十月我們到平安、咸鏡，車子必須開得很當心。村莊的進出口、交叉路口、橋、廣場、掘開的墳墓，都用石灰鋪蓋。他們有兩個目的：第一、可以幫助管制站的人停車，以便檢查過路人的證書及預

防霍亂證；第二、可以使車輪消毒。

北朝鮮有數千人民在沿路的醫院和衛生所工作，輪班在這種管制站服務。

在寧載我們遇見一羣蘇聯的醫務工作者，領導人爲軍醫少校查卜可，他告訴我們以下的故事：

「北朝鮮參加撲滅霍亂的防疫醫生有二十五個，助理醫師有六十三個，經常做消毒工作的有二十四個。全體醫務人員分成五隊，每隊担任一區的防疫責任。」

「到了這裏，我們首先證實霍亂確已進入北朝鮮。接着，我們檢查幾個霍亂病患者，以辨別它的性質。最初，工作非常艱難，人民不但不幫助我們，還要增加麻煩；他們怕蘇聯醫生會用日本醫生一樣的方法，發現了霍亂就把全村莊燒掉。所以他們隱藏病人，把死的屍首藏在屋頂或地洞中，以後再秘密燒掉。這必須拿回葬禮所用的東西，還要開棺材；而這一切又是在夜間做的，更不容易發覺。但是，我們並不讓步，朝鮮當局支持我們，幫助我們。我們特別要感謝各個青年組織。」

「我們證實了霍亂是從南方帶來的，是由沿日本海賣舊貨的漁人們帶來的。」

「在霍亂病患者的區域內，我們發現什麼衛生設備都沒有。更糟的是死屍放了三五天不燒，死者剛空出的房屋活人便住了進去，死者的用具在市場可出售。」

「我們擬定了一套嚴密的方法給朝鮮政府。我們提議禁止漁人出海；在霍亂傳佈的區域，市場停

止；各個地方的鐵路交通暫時停止，全北朝鮮人民要注射預防霍亂針等等。」

「這些方法顯然見了效果。以前對我們冷清的朝鮮人民、朝鮮醫生，現在謝我們都來不及，最近，平壤舉行了歡迎蘇聯醫生的大會，人民委員會以全體人民的名義致電朝鮮蘇軍司令道謝。」

「請告訴我們，」我們問查卜可少校；「蘇聯醫生在朝鮮最重要的工作成果是什麼？」

「可以，」查卜可少校回答；「那是我們的工作終於使朝鮮人相信，撲滅霍亂是可能的。或者，
較之戰勝他們認為相像的老虎還容易些。」

第十一章 康 蘭 玉

我們參加過一個朝鮮的婚禮。

一個健壯、寬肩、中等身材的男人，帶一副玳瑁邊的眼鏡，正唱着牡丹峯歌；唱得非常好。這就是康蘭玉，基督教教士，北韓人民委員會書記，同時也是民主黨的主席。

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曾經遭遇過怎樣的慘事。幾個月前，在他平壤的家裏曾經遇着恐怖份子的襲擊；反動派派人殺死了他的兒子和女兒，他的妻子受了重傷，他自己的手也受了傷。

我們時常遇見康蘭玉，他的輕鬆使我們驚訝；在友誼的聚會中，他常唱他所喜好的那支牡丹峯歌。

康蘭玉出身農家，先在鄉村小學念書，再進中等學校。因為父母損負不了他的費用，他輟學了，進了美國新教教士辦的宗教學院。這裏的教育很自由，所以他讀書很博。在這宗教學院裏，他們雖講道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可是，朝鮮的青年却並不能受到這種兄弟之愛。學院的董事是一個美國

人，教員中有些是美國人，有些是歐洲人。他們把朝鮮人看作未開化的民族，自以爲要把朝鮮帶出野蠻境地。

學院裏恩賜的麵包是苦味的，精神食糧也帶着苦味。

康蘭玉離開了宗教學院。他本想回到農村，像他的祖父父親一樣地耕田過活，他從小就慣於那種做斷脊背的勞動的；可是，這學院已經使他開了眼界，使他懂得更多，他不再只爲個人生活打算了。

朝鮮人民需要受過教育的人，但不是外來的人而是他們自己的人；他們不必依靠別國的「施恩者」。康蘭玉在學院裏的時候，已從美國人那兒聽到許多事情，他感覺需要繼續他的教育。於是，他去到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讀了兩年書，完成學業後又回到朝鮮。因爲他在日本藉以維持生活的夜間工作失去了，沒法維持生活。

康蘭玉在平壤附近的七洞村的小學裏得着一個教席，並遇見了他的學生金日成。從這裏分別了十八年之後，一九四五年一個混亂的秋天，在一個羣衆大會上，他們師生才又相見了。

康蘭玉在鄉村學校不久，就被平壤一個中學請去任教。在這裏他教了十年書——儘那些私立學校所有的極少的自由，他教下去。日本對於私立學校至少還允許有有限的獨立。晚上他到宗教學院讀書，休息日他有規律地上禮拜堂。

教堂裏經常有許多人。艱苦的生活使人們疲憊不堪，他們到禮拜堂來尋求安慰和希望。

這是一個基督教禮拜堂，教士是美國宗教學院畢業出來的；他講解聖經，解說忍耐是基督徒主要的美德。

有一個教堂有了空位，康蘭玉遞補進去，成了教士。

他第一次講經就得到極大的成功。他的聲名傳開去了。不久，也就傳到了日本人的耳朵裏。在一次做禮拜的時候，有人悄悄地遞給他一張條子，告訴他日本便衣警察到教堂來了。禮拜結束後，他被看守起來，以後他就常常被捕。

在講經時，當他說到基督要人類像弟兄一樣親愛地生活，警察不能反對他；當他說強者用暴力制服弱者是非基督的教訓，他們勸他不要講這個題目；當他說到自由與獨立的渴望是人們生來俱有的，講完後差不多常有警車等着他。

康蘭玉認為在暴力統治下的殖民地，宗教儀式的聚會，能成爲人民精神團結的一種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日本公開管制所有的佈道。因此不得不用暗示或說到一半，忽然停止，讓聽衆自己去想或自行默契的方法。可是信徒們懂得很清楚，這樣的情形必需要傳道者和聽衆之間許

多年的接觸才能達到的。戰爭期間，所有講經的時間是用來報告東西戰場前綫的消息的，蘇聯人每一次的勝利都會引起人民的歡呼。到晚上，教士收聽暗藏着的無線電收音機。這樣，千萬的人民從教堂帶來了蘇日宣戰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九月，康蘭玉與金日成師生重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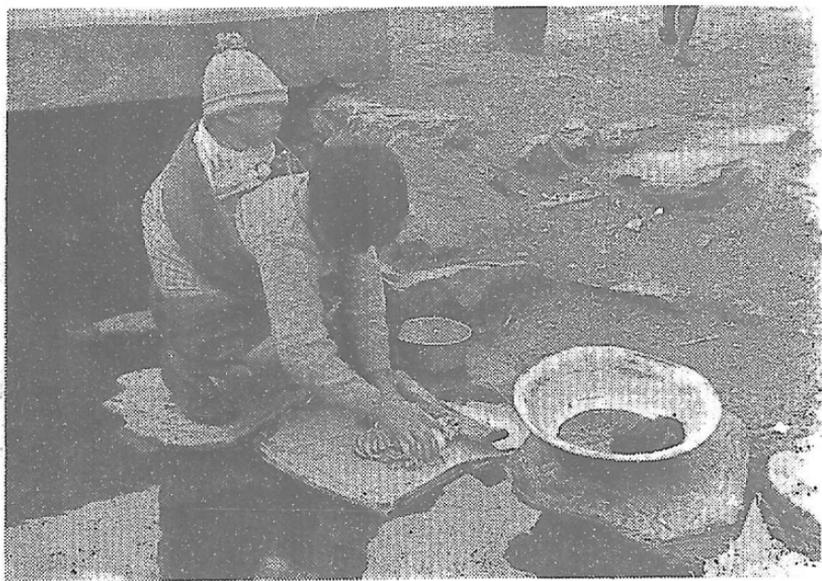
「在牡丹峯山下有一個集會，」康蘭玉告訴我們關於這次的相見，「一個人正向羣衆作熱情的、有力的演說，我認得那就是金日成。雖然樣子已經好像陌生，但那聲音、那眼睛却同十八年前一樣！」十一月康蘭玉參加了新組織的民主黨。

我們問他：「你看宗教與政治的關係是怎樣的？」

「我知道，」他回答：「你們要知道我怎樣把教士、人民委員會的書記與政治團體的代理主席結合在一個人身上。據我看來，沒有什麼不自然，宗教之崇高在服務人民，政治亦然；問題是那一種宗教和什麼政治。」

接着，康蘭玉告訴我們許多傳道者爲人民而冒險被殺的往事。

康蘭玉把談話限在宗教與政治的主題上，他神采奕奕地說：



北朝鮮街景，小洗衣女的背
上是她的小弟弟，她一面工
作，一面照顧兄弟。

「作爲一個教士，我應該安慰我的教民，給他們希望；而作爲一個人民委員會的書記及政治團體的代理主席，我得使他們的願望實現。」

北韓所有的政治團體中，以民主黨的社會成份最複雜，牠的黨員有工人（上層工人階級）、農民（比較富有的農人）、知識份子（帶着含糊的政治觀點）、以及商人；商人佔相當可觀的數量。

最初，基督教對於民主黨有極大的影響，黨員也有許多是新教徒；近來，這影響却顯著的減弱了。顯然，基督教與美國政策是一致的，由於美國人在南韓反動團體中尋找支持，這樣黏附在北韓民主黨身上的纜便穿過看不見的北緯三十八度，而達到朝鮮的南部；所以有很長一個時期，黨內的情況非常緊張。莫斯科會議關於朝鮮的決定，在黨的領導者之間發生了分裂。民主黨的前任主席曹晚植領導一部分中央委員堅決反對這個決定。因此召集了會議，在議會中，內部的鬥爭達到了頂點。終於勝利歸於民主方面。會議中另選了新的中央委員會，趙元權被選爲黨的主席，康蘭玉是他的代表。

南方的反動團體不顧一切了，他們派了一羣恐怖份子跨過北緯三十八度來。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四日康蘭玉家裏遭受恐怖份子的襲擊。那天，康蘭玉一家人都在家；另外還有從鄰城來訪的兩個客人（都是教士）——金致浩與姜平素。他們一直坐到晚上十一點鐘才到客房裏去安寢。

午夜，全家都熟睡了，手槍從窗口向裏面開，一個手溜彈擲中客房；康蘭玉的兒子和金致浩教士

當場斃命，其餘的人都受了傷。恐怖份子以爲康蘭玉已死。第二天，康蘭玉的朋友們都勸他「下台」，但他保持緘默。他靜靜地站在他的兩個孩子的棺材中間。後來在他兒女的墳上，他回答了朋友和敵人說：他立誓要按照他自己選擇的道路奮鬥到底！人民議會的工作康蘭玉從未缺席過一天，只有舉行葬禮的這一天例外。可是，康蘭玉對於這件慘事從未表示過什麼。

民主黨內部繼續着對於各種偏向的鬥爭，因爲黨內依然存在着反動份子，他們是和南方美國軍政府保護下的反動勢力有聯繫的；這些反動份子反對民主的改革。不過，一般的民主勢力却在黨內佔了上風。北韓的新機構的好處大家都已明瞭。那些商人，也是民主黨的黨員，都知道並沒有人要攫取他們的財產，新的執政者並宣佈私人財產不可侵犯的特別法律。反動派失敗了。

第十二章 天道教

一八六〇年，在元山附近的景州小城裏，著名的朝鮮科學家崔濟宇在一次演講會上講述一種新宗教的本質。這個教就是天道教，意思就是「真理之路」。

這個新教很快地發展到全朝鮮各地，最初三年，在朝鮮人民中便得到千百萬的信徒。

它的發展威脅到別的宗教，尤其是朝鮮政府本身。

一八六四年初，天道教的創始人崔濟宇被捕，數月後朝鮮王把他處了絞刑。

這個教的本質是什麼呢？

天道教的教義，崔濟宇會把它寫成一本書。書中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人的生命」，第二部分為「國家的生命」。

他把人的內心與外表分成正反兩類，「從來是這樣的，但不能再這樣了。」他說：「人只能有正面的特性，人必須聰明而不愚蠢，美麗而不醜惡，善良而不險惡，富裕而不貧困，生產而不懶惰，人就是神，此外並無別的神。」

「當人們只有好品質的時候，人與人之間就沒有什麼不同；人民對於政府的權利與義務也是完全平等的；沒有階級，沒有私產，天堂似的國家，人民過着神一樣的生活。」

「天堂必須到地上來。」崔濟宇說。

天道教意欲做照另一個不存在的世界，建立一個真的現實的世界。這是東方分佈最廣的佛教的直接受反動。佛教在朝鮮比在它的發源地——如印度與中國——更獲得古典的表現，它認為現實是極大的罪惡。佛教之所以與現實調和，祇是由於他們把現實當作幻想。

天道教表現羣衆對於現世的欲望，天堂不過是實現這種欲望的一個方法。

天道教有它自己的旗幟——紅旗上繪着一個齒輪；共有五個齒，代表天上五個大星。輪子的上面有一個字表示「人」，輪子的下面另外有一個字，意思是「無量」。天道教把它的目的表現在旗幟上，就是要使全人類生活在五個巨星之下。

天道教有它自己的教堂，——也可以說是集會的地方，信徒們在星期日十一點到一點之間集會，由一個傳道者演說。他們叫做「康札」。

天道教的繼承者是崔時衡，這是一個農民。他們稱他爲「朝鮮的普格喬」——普格喬是一次俄國

農民暴動的領袖。他把那位老師的抽象的、宗教哲學的理論，用明白易懂的老百姓的話說出來。崔時衡從其中蛻變出一種政治理論，這理論包括三點：一、土地應該從據之為財源者的手中拿出來，交給以耕種土地為生的人們；二、政府所有的財富，應該公平分配給全體人民；三、一個階級的政府，一個人支配許多人的政府，應該代以沒有階級的政府，人人應該是完全平等的，男女也是平等的。

經過三十年的準備，一八九四年崔時衡在朝鮮發動了農民暴動。暴動範圍之廣，力量之強，使脆弱的朝鮮軍隊沒有足夠的力量把它鎮壓下去，朝鮮國王遂向中國和日本同時請求軍事援助。

暴動鎮壓下去了，領袖被捕了，崔時衡被囚禁了四年，等待審判；可是國王怕執行死刑時會引起新的擾亂。

一八九八年法庭審問崔時衡，把他判了絞刑。就在漢城，朝鮮京都的最大的場上執行這個死刑。那天好幾千被征服的、沒有力量的人民圍繞着廣場，升高的絞台設在當中。當崔時衡走上絞台，活絡圈套上他的頭頸時，有些在漢城的外交代表替他拍了照。那時朝鮮還沒有照相機。一九〇五年，這個出色的朝鮮革命者唯一的照片由俄國大使館送給崔時衡的學生與繼承者。這張頭頸上套着繩子的照片印在一本講天道教宗教歷史的書裏。一九四六年夏天我們重印了它。

推時衛被殺之後，新暴動的勝利暫時無望；暴動需要準備，那是將來的事。

天道教在人民中啓發了他們的知識，在一九〇六——〇七年兩年之內，它的地方組織開辦了三八〇所學校。

天道教還跟民間的偏見作鬥爭。當時朝鮮的男人也蓄長髮，單身漢編成辮子，婦女則辮好後繞在頭上，天道教主張男人剪髮，在一九〇六年十月八日夜，有三百萬朝鮮人剪了頭髮。

不過天道教雖流行民間，但並無政治組織。直到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朝鮮歷史上最悲慘的一日，它組織了宗教的先鋒——青年友人黨。這個黨一直存在到今日。這是北朝鮮黨派中最早成立的一個黨，普通都叫它爲天道教黨。這個黨是一個地下組織，許多黨員發現後都被放逐，即使在朝鮮國境以外，日本人也逼迫害他們。

天道教黨今日的領袖，我們曾見過幾次，這人中等身材，已上了年紀，但極有活力；留了一把朝鮮人常有的大鬚子。不幸我們沒有機會同他談話，但從他的學生和敵人那裏知道當他參加革命活動時已被捕過七十七次，一共化了四十年時間留在山裏以逃避朝鮮與日本統治者的追捕。

現在天道教依然是自由朝鮮的活動團體之一。我們訪問過該黨的中央黨部。天道教的工人領袖者——「開闢新聞」報的編輯金道衡和宣傳部長金潤清——告訴我們說天道教是宗教，也是政黨，又告

訴我們天道教對於土地改革的實行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教友中百分之九十五是農民。在夏末，農民都寫信來說到他們有把握的收成，土地改革已經得到成果了。

天道教的領袖們給了我們很深的印象使我們好久不能忘却。他們把一切都告訴我們，無疑的，他們都是可信服的忠誠的人們。「我們要朝鮮站在全世界民主國家的最前線」他們這樣說。

「你們怎樣解釋民主？」我們問。

回答是：

「人就是神——這是民主的最高形式。」

我們想說明所有的宗教理論，包括最進步的，分析到最後都是引導到一個死的結束。

他們回答說：「偉大的列寧是世界上最公正的人，他知道我們這個教，他會讀過一本書，就是我們送給你的同樣的一本。他讀過之後說：『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有理性的、正直的宗教。』」

我們避過這個討論。

可是，這却是事實，所有天道教的信徒都相信列寧曾經說過這話。

第十三章 公共教育

一部手稿的故事

在咸興的公共教育部裏，我們聽到了這樣一個故事。

文錫俊是一個傑出的朝鮮教師，也是個革命者。他在一個鄉村小學開始了教學的事業，在那裏做了十年教員。他最喜歡歷史，不過鄉村學校並不是作科學研究的適當地方——沒有足夠的書籍，沒有互相砥礪的人，而他自己又缺乏足夠的知識。文錫俊從一個並不完善的中學畢業，爲了完成他的學業，他到了日本，由朋友們的幫助進了東京帝大。

文錫俊從大學裏所得到的東西很少。朝鮮沒有很多的書，這裏也一樣。教授並不特別講授關於朝鮮的課程，只是在講授日本歷史時偶然提到而已。

文錫俊在東京時正是二十年代的後期。一個左翼的印刷局出版了一些馬克思陣列寧主義的主要著作，使他決定要成爲一個科學家 and 革命者。他回到朝鮮的時候，他對於祖國和祖國的歷史，已有了深



在平壤創立的、朝鮮歷史上
第一所國家歷史博物館，館
長黃玉正在翻譯古代文字。

思熟慮的結論。

文錫俊得着了東京帝大的畢業文憑後，到漢城一個私立中學任教。官定的教科書對於他倒是很好的掩護。教科書放在桌上，文錫俊却告訴學生們相反的內容，他駁斥日本人稱朝鮮爲「日本的小兄弟」的謊言；他說朝鮮是東方古國之一，這個國家有他自己光榮的過去和光明的未來。他的教訓爲朝鮮獨立運動培植了忠誠的愛國者與大公無私的戰士。

現任公共教育部長文錫九是文錫俊的小學中的學生，在學校時他就許願要做配得上這樣一位先生的好學生。畢業之後幾年文錫九也成了教師，他憑着自己純真的信念教導學生。但終於有一天日本警察走進了課堂，容照他講課不能對於課本以外有所引伸，他離開了學校。以後他做了十三年石匠。

『我不能再教下去。』文錫九說：『我的良心也不允許我歪曲真理和欺騙孩子們。』

一九四二年，他遇見了衷心敬仰的老師文錫俊，後者正在寫朝鮮歷史，十年來他從事研究、準備，已經搜集了許多有價值的材料。

師生見面後兩個月，文錫俊被捕入獄了。從來就很少人能忍得了日本監獄的虐待，二年後，文錫俊死了。

在解放了的朝鮮，許許多多他的學生已佔了公共事業和政府中的重要地位。他們記得這位老師，

還知道他寫了一本朝鮮的歷史，可是沒有人知道這本手稿的命運。現在付印的時候到了，爲了這事特地派了一位康源直到漢城去。

康源直到了漢城，便訪尋文錫俊的兒子文奎彥，他也是南韓民主青年聯盟的領袖之一。文奎彥祇知道他父親的手稿埋在院子裏，却指不出究竟在那一處。因爲他的父親剛好把手稿埋掉，不到半小時就被捕了。被捕前，祇來得及輕輕告訴他的兒子稿子埋在院子裏，說完來捕他的人已走到跟前。

康源直和文奎彥化了幾天工夫在院子裏掘土，一面翻起來，一面填好。他們簡直把全院子的土都翻過了。到底把手稿找了出來，可是有幾頁已因久埋在地下受潮發霉了。好容易用了許多方法，纔把字頁重抄清楚，一九四六年的夏天文錫俊的朝鮮史出版了，在朝鮮的咸興城。

蘇聯展覽會

我們離開了公共教育部，前往參觀朝鮮對蘇文化協會所主持的蘇聯展覽會。

我們遇見展覽會的主持人——老友金呂遠，他帶領我們參觀了全部展覽。參觀者很多。內容豐富而多樣性，一點也不草率；我們據實告訴金呂遠。

「我很高興聽見這話。」他回答：「過獎！過獎！我只怕弄出錯誤來，因爲我們太少知道蘇聯

了。」

我們再繞走大廳一圈，發見每一個場所各各吸引着一羣不同的觀衆。男人們在研究五年計畫中蘇聯工業的成長，青年人在注視學校與研究機關，婦女們在看托兒所與幼稚園，老年人則圍繞着被毀的史大林格勒的照片。

我們問金呂遠各方面對於展覽會的反響。

他說：「我曾經仔細考察觀衆，在這裏，各人都尋找對自己有興趣的和有關係的展覽品。成人們是最強健的，他們喜歡清楚的情況和行動，所以他們圍着五年計畫的畫片，這些畫片是再清楚也沒有的了，他們要行動。」

「婦女們，無論那一國的婦女，都是最關心孩子們的健康和快樂的，而托兒所和幼稚園則雙方都能顧到。」

「青年要完成從來沒有人能成功的事業，在這段艱苦的路程上，他們確切地看見了一個真誠的同伴和幫助者。普希金說得好！『科學培養了青年』。」

「老年人是道德主義者，他們一直過着艱苦的生活。在脫離苦境之前，他們要警告年青的一代，要反對一切的錯誤，這些錯誤會使他們大大地吃苦。他們以爲最重要的是教青年人能辨善惡。在史大

林格勒底毀滅和復興的照片中，他們可以看出兩個世界鬥爭的具體表現——善的世界和惡的世界；善的建設，惡的摧毀。這就是老年人站在史大林格勒大戰寫真前幾個鐘頭不離開的原故。」

體 育 場

我們坐朋友的車子從展覽會到一個女子學校去。這一天這裏正在熱烈表演遊藝。學校前的場地上，凡是可以想得到的色彩都已點綴出來了。一切都準備好了，但體育表演還未開始。

在朝鮮，有好些事使我們驚奇和發人深省。我們曾參加過藝術協會為歡迎朝鮮著名舞蹈家崔承熹而舉辦的規模很大的歡迎會；我們早知道朝鮮人喜歡娛樂，可是，使我們非常驚異的是隨便那一個人被邀請唱歌時，他就會毫不猶豫地站起來唱，雖然在成百的人羣以及鑒賞家與專門的批評家面前，也並不覺得害羞。我們也被點着唱歌，被推出來——我們總有些不好意思。我們經歷了好幾次這樣的難為情的場面。後來，我們才明瞭，在朝鮮職業藝術和人民自己的藝術之間，並沒有一條清楚的界綫。朝鮮很少職業藝術家，而每一個朝鮮人對他自己和朋友而言，却都是相當程度的歌唱家與藝人。

現在，看見女學生的體育表演，我們得到這樣的觀念：就是在朝鮮，體育表演與藝術無法明顯地分別。這是一種戲劇性的演出，觀眾與演員合成一體。

場上有兩羣女孩子；一羣結紅頭帶，另一羣結白色的。女孩們唱歌，伴着高聲的喝采與歡呼。

朝鮮的體育場上演出這樣的表演時是不可能報告的。例如，有一次我們到鎮南浦去，從遠處傳來人羣的吼聲，我們突然遇見一個蘇聯士兵，就詢問他這吼聲的來歷，他回答說：

「呵，這是朝鮮人用音樂比球。」

「他們玩了多久？」

「從今天早晨十點鐘就開始了。」

我們看錶，已經下午五點鐘了。

朝鮮的運動有極大的不同，有許多遊戲頗富於教育價值。有一種表演名「募集基金幫助政府建設」。在仙門的鄉村我們看見第四級的學生做這個遊戲：有兩個小孩子背上背着籃子沿運動場跑，這一級的學生分成兩組，搶着把散佈在場地上的球拾起來投進籃內；球分紅白兩色，誰紅球拾得多誰就贏。

一九二九年的學生抗暴運動

體育競賽之後，校長判其朴伴送我們到他的辦公室。我們要求他告訴我們關於朝鮮過去十年的公

共教育，這位上了年紀的教師允許了，不過他警告我們：

「朝鮮很少開明思想，從前到朝鮮來的日本人和美國人都譏笑我們的思想近乎幼稚。」

二十世紀初葉，美國的天主教會向朝鮮幾個城市裏——咸興就是其中之一——辦的私立學校，大多數是女學校。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有四十年之久而未受到日本的干涉。同時又免收學費，所以少年們都高興進去。

可是，在那朝鮮的美國私立學校裏，自由只是幻想；一旦進了學校，學生必須要信仰天主教，雖然他們照例是信別的宗教的。他們被迫向他們所不信仰的天主祈禱，聽他們摸不着頭腦的講演，學習並不需要的課程。

在朝鮮美國學校裏的學生並不能得到保護，日本的官兵經常在路上攔阻他們，搜查他們；這種搜查簡直是侮辱！有一次，咸興的三個女學生被脫光了衣服。這事發生在青天白日之下，離開學校不及半里路。

日本學生憑着他們父母的優越地位，常用仗勢凌人的態度對待朝鮮學生，並惹怒他們，引他們爭吵相打。有一次的相打竟發展成了朝鮮學生普遍的反抗。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日，有朝鮮學生兄妹二人從學校回家，在光州中區的大路走着；男孩子十六

歲，女孩子十五歲。三個日本學生從對面走來，其中一個侮辱朝鮮女孩子，哥哥阻止不成，打了侵犯者。於是毆打開始了，朝鮮孩子被打得很厲害，當夜，同學們爲他們報仇。

第二天早晨毆打又發生了，一直打到中午，兩邊參加的人數多到幾百人。仇恨達到了頂點，有一部份日本學生用刺刀，朝鮮學生使棍子和石子；警察來了才分開了這場戰鬥。幾十個朝鮮學生被捕了，日本學生一個也沒有拘捕。

第二天光州城所有的學校都開會，決定要求釋放被捕的同學。

不久，消息傳遍了整個朝鮮，各處的學生開會、遊行。學生運動延長了一年之久。在工人的支持之下，加強了它的政治性；學生要「日本從朝鮮滾出去！」

實際上，學生並未成功。當他們的父母沒有能力改變現狀的時候，單單小孩子能做什麼呢！不過，學生的反抗也不是徒然的；它使朝鮮學生們團結得更緊密。它教育了他們，並產生了一批新的領袖。這些領袖後來參加地下活動，反抗侵略者，繼續了十五年之久。

朝鮮的新學校

朝鮮學校的情況一年不如一年，甚至在朝鮮人之間不許用本國語言。在初等學校裏，三分之二的

時間用來學日本文、體育和唱日本歌。在中學裏一半的時間用在學習日本的禮儀（現在所謂民俗學）、日本史（稱爲社會科學）以及日文與德文。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等學校縮短爲四年制。從前，中學原爲中等教育的基本，不過這種中等學校的程度過低，學生無法考進技術專科學校，更不必說大學了。

日本不僅竭力從物質上而且要從精神上來奴役朝鮮。

這就是爲什麼一九四五——四六實行的教育改革，可以認作是朝鮮民主化的最光輝的一頁。

現在，已經宣布全朝鮮的學校尊重宗教自由，咸興中學的五百一十個女學生中，只有四十個信奉天主教。學生可以參加社會活動，在咸興中學至少有三百個學生是民主青年聯合會的會員。研究朝鮮的團體在學校裏已成立，關於國際問題的演講也經常舉行；並且還有辯論會，辯論關於「勞動法」、「婦女法」以及「人民委員會的選舉」等等題目。

所有的學校都用朝鮮語文代替了日文講授——而且新添了兩門課程：「朝鮮史」和「朝鮮的民主化」。

咸興中學校長判基朴所告訴我們的關於朝鮮學校的情形，是北朝鮮公共教育部根據事實與數字所得出的結論。

日本的教科書和課程表都取消了，新的教課書共有一百八十種，是由五百個朝鮮的學者、科學家和有經驗的教師編成的。

訓練及重行審查教師的工作已經做到相當程度了，在一年中，單單教師就訓練了一千一百四十個。不過，按最近的計算，還缺少三千一百二十個教師；他們預備在兩年之內，補足這個數目。北朝鮮的學生人數比從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初等學校登記的學生已差不多有二百萬人，中學開了一百所，另外還有十九個技術專門學校與四個高級教育研究所；在從前，全朝鮮沒有一個教育研究所。

化除文盲的組織，網一樣地佈滿了整個北朝鮮。僅僅一九四六年一年之內就有二十萬人民學會讀寫。

第十四章 兩種大學

(一)

在最近開辦的平壤的大學中，我們認識了黃斗演教授。他是從漢城來的，他對我們講了一個多鐘頭關於漢城大學的情形，當他說話時憤怒地用手擊着桌子。下面便是他所說的事。

長春的爆炸

黃斗演在日本京都大學讀書時，有幾個中國學生同他在一起。畢業後，這些中國學生到長春大學去教書，過了一年，他也去了。

長春——滿州的首都——的那個大學並不是真正的什麼大學，而是關東軍爲貫徹殖民地政策而設立的。中國與朝鮮都包括在所謂「東亞共榮圈」之內。

日本統治者企圖同化中國與朝鮮，使他們喪失自己的民族意識。

長春大學有七十五個教授，其中七十個是日本人，四個是中國人，一個是朝鮮人。學生中日本兵的數目佔了極高的比例，目的在訓練他們做間諜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黃斗演和他的中國同伴很難工作。有些日本學生天天寫報告排斥他們。每一個月，黃斗演家裏必有警察來查問，他要向警察報告一個月來他所讀的書，他所遇見的人，他從學校回來後晚上做些什麼，以及當他不為職務所佔據的時候，他想些什麼！

黃斗演想逃出長春已不止一次了，但無處可去。但就在他活着的時候却親眼看見日本人逃命了。那日子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高級的「科學家」從大學裏逃出去。接着，十一日——中級的，十二日——更小的，十三日——登最小的都逃走了。

八月十四日晚上，學校被炸，校園都燒掉了。

第二天黃斗演教授離開了長春。

放逐歸來

一九四五年十月，黃斗演到了漢城。

在漢城，這是集會與遊行示威的時期，人們從各地聚集到城裏，被放逐的人也歸來了。

大學也在自治期間，一切問題由教授與學生共同解決。大學成爲朝鮮科學界力量的集中地。同樣的，當時科學工作者協會展開了它的活動，成爲朝鮮學術院。這個社的領導人是朝鮮著名的經濟學家朴基體。

黃斗演在漢城大學遇到了朴基體，舊的友誼使他們結合在一起。他們日裏在學校教書，晚上爲發展朝鮮的民族科學籌畫一切。這是孕育着希望與熱忱的時期。

但一切忽突然然完結了。

美國教育

一個早晨，所有的學生和先生都被邀請到大學的會議廳，一個陌生的朝鮮人自稱在美國軍政府方面的，宣讀指派白樂俊爲教務長的命令。

白樂俊在這大學裏是一個惡名昭彰的人，他曾經忠誠地爲日本人服務了三十五年。

導師與學生們選舉了代表團向美軍政府抗議，反對指派白樂俊。但他們的抗議未被考慮，因爲白樂俊是受過美國教育的。據說：他可以與美國人合作得很好。至於過去他與日本人的關係，那也並不壞，職業是職業。

每一個人都明白，雖然主子換了，奴才還留着，一切如故。

當天晚上，導師與學生們第二次聚會時，白樂俊發表了一篇演說，說：

「我們生在這個時代，國家需要嚴格的獨裁制度，大學裏也是如此。」

白樂俊宣佈他自己是這所大學的獨裁者。

「任何自由的社會都是民主的，」白樂俊說：「這種民主只會引起混亂與不安。我們主張守秩序，這只有強力的政府才能夠保證。」

爲了使大家都知道，白樂俊頒佈了「導師行爲規則」，要求大家毫不歪曲的遵守這些規條

「行爲規則」大意是說：所有的導師在特定的意義上，是青年一代的教導者，因此要對他們一切的活動建立嚴格的管制。導師不能屬於任何政治團體。所有的團體都使人被偏見玷污。導師必須像科學本身一樣客觀。

爲了要避免偏見，爲了保持這種自由，除了學校行政認爲必要之外，導師禁止刊行文字或發表演說。

「行爲規則」上又說：導師必須避免別的環境，沒有什麼比大學的氛圍對他更接近更親切。所以每天必須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呆在學校九個鐘頭，無論他有課無課。

黃斗演說：就是長春大學也不這樣，這是比在長春還要壞得多。

時間到了

許多學生與導師都不再愛護這樣的學校，校園也顯得被疏忽了。

或者，美軍政府却重視這個，因此一九四六年正月頒布命令：在二十四小時內撤空了大學裏的一座主要建築。這座房子是實驗室的一部分和圖書館——東方最完善的圖書館之一。

當這天命令傳來的時候，白樂俊離開了漢城，他早已得到通知，所以走開以避免發生任何後果的責任。那天，沒有一本書搬走，也沒有人去搬。到了晚上幾百個學生知道了這個命令，聚集在學校裏吵嚷了一陣，但他們不相信會有這事。因此，吵嚷之後，都散了，什麼也不會做。

第二天早晨，命令中所指定時間到了，美國的貨車滿載着軍用品開到大學來了。汽車帶來一個航空單位，這便是被派定駐在大學的那座房屋中的。

這時，學生也到學校裏來了，門口有一個哨兵。學生們憤怒地喧嚷起來，一個軍官來了，他們請求他給他們足夠的時間搬出一些較有價值的書。美國人指着他的錶回答說：

「時間到了……」

當學生們與軍官交涉的時候，士兵們把東西都堆進實驗室去了。他們打開窗戶，把實驗室的器具都隨手丟出去，損壞了，破碎了。又因為屋子裏沒有什麼可以生火的東西，而天氣又這樣冷，兵士們便用書本生起火爐來，書都燒光了。

學生們都被趕回家去。

幾天之內，兵士們才為這東方藏書最豐富的圖書館所引發的火焰驚覺，他們發現這個圖書館曾經藏有許多罕有的、古朝鮮和古中國的手稿。

朴妍垂的「加冠」演說

漢城的高級教育研究所，從十一個減少到八個，所有人文科學的學科都停開了，而商業研究所却重開了。美國人要使朝鮮人都知道：「你們必須學會做生意，至於貨物，我們多極了。」

南朝鮮公共教育的重要位置都分配給莫名其妙、過去歷史不清白的人。朴妍華被派為新開的商業研究所的導師，他曾經是日本工廠的經理，日本人離開的時候，他就據為己有，變成了資本家。

這研究所開幕的那天，朴妍華發表「加冠」演說，結語有這樣的話：

「有許多人叫我賣國賊，這是冤枉的，我曾經報答友邦代表對我的尊敬，那是非常重要的。商業

研究所的導師，這個並不高的地位如果能很好的利用，是可以有發展的。不要以為這不過是吹牛。因為，或者我的命運會使我在朝鮮成爲如威爾遜在美國一樣的人。大家都知道，他的事業也是從教師開始的……」

當朴妍華表演說時，大學的房屋由五百個警察保護着。朴妍華的謙虛可與他的胆小相配，沒有警察的保護，他竟不敢跨進汽車。

罷 課

一九四六年夏天，漢城的教師會議指責了南朝鮮的教育政策，認爲這種政策只是適合於殖民地國家。這會議交付一封信給在朝鮮的美軍司令及美國政府，要求保存所有較高的研究機關，並撤消從前與日本合作過的負責人。

這封信沒有得到回答。

選舉了反對南朝鮮公共教育政策的委員會之後，這會議又指定了工作的範圍。

到八月底的時候，南方報紙宣佈了新的管制大學及研究所的條例。實際上入學考試免除了，甚至像從前入學必須的畢業證書也不要，只要反動團體中「可靠的人物」出張證書就行了。

二七〇個教授和教師宣佈抗議准許進入研究所的新規則；學生們支持教師，學期開始，他們拒絕註冊。罷課開始了，中心是大學。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四日，新學生註冊的第一日。清晨有五百個學生聚集在大學裏，阻塞了所有的門和通道。沒有一個新學生能走進學校，有些後來的新生甚至撕了證書參加罷課。第二天註冊開始，情形與第一天一樣。担任巡邏員的學生，數目更增加了。可是，中午以後，情形變了。一輛美國軍車開進大學。經過吵嚷的人羣開到大學的大門口，車上坐着幾個朝鮮漢子和美國士兵。到傍晚，這輛車就這樣開來了兩三次。

第三天，九月十六日，一隊警察清除了學生所值的崗位。

有些青年挨打了，被捕了，指導罷課的反抗委員會通告學生註冊並開始上課。兩百個有證書的新學生中只有五十個註冊，其餘的一五〇個拒絕在美國士兵、美國卡車保護之下進大學。

舊友重逢

漢城大學沒有教授了，有的被白樂俊辭聘，有的自動走了。

教授的位置都空着，這使白樂俊很窘。終於，他想出了辦法：在漢城，有一部份青年從前曾經進

過大學，大戰時，由於天皇命令他們抵抗西方奴役東方，就放棄了大學，列名於日本軍隊的志願軍裏；日本潰敗，青年們都回到漢城。他們遇見白樂俊正如臭氣相投的老友重逢。白樂俊便邀請這些沒有大學文憑的勇士到大學來教書。

全朝鮮都知道，這些半開化的，以前日軍的志願隊現在佔據了教授位子；大學開始散佈無知的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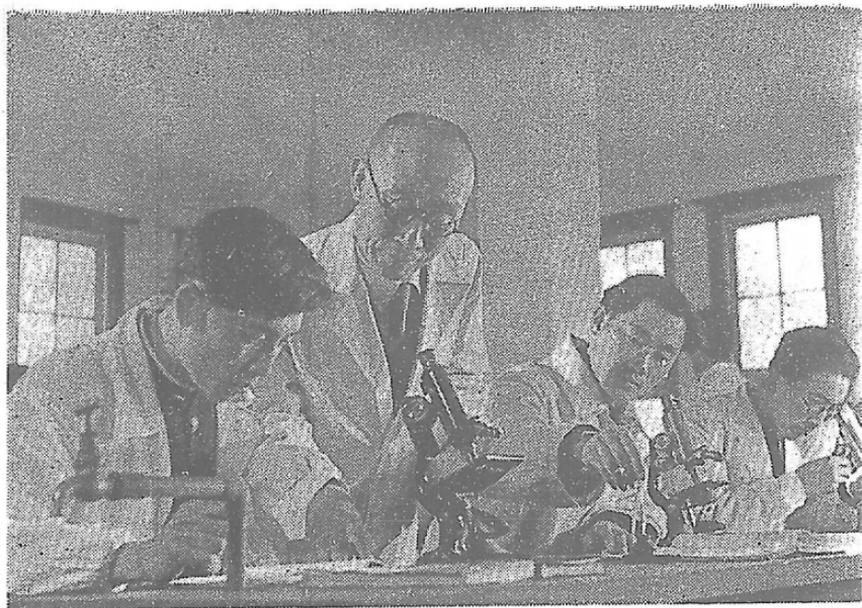
(二)

我們在不壤大學消磨了整整一天，我們曾經跟教師與學生談話；這裏是他們的故事。

金日成大學

漢城大學是由日本人創立的，事實上它從來也不是民族文化的策源地。校長是日本人，重要的教授全是日本人，大部分的導師和學生也是日本人。在許多的助教中僅有五個是朝鮮人。

可是，在不壤，一個真正的民族大學創立起來了，這在朝鮮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我們參加了開學典禮，大禮堂坐滿了學生、教授和公共教育機關的代表，大學裏有一百六十二



北朝鮮第一所大學——金日成
大學的醫科學生在作研究。

個女學生，她們都穿着淺藍色的長衫，另成一羣地坐在大廳的一角。

大禮堂裏貼着標語，各種顏色的紙製的小旗在學生的頭上飄揚；長而狹的紙條像布條似的釘在一起，掛在牆邊像日曆一樣，這就是「秩序單」。每個演說者的名字寫在一條紙條上，當演說者走近講台時，他的名字就撕掉了，後面就是下一個演說者的名字。

演說者注意到朝鮮民族文化的復活與發展。

坐在主席團台上的有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的領袖、政黨領袖、科學家及蘇軍司令的代表。開會之前，會場上激起一陣歡呼，歡迎金日成與名譽校長金抖奉。

從日本侵略開始到從朝鮮被驅逐出去為止，金抖奉在報紙上、演講中會為保衛朝鮮民族文化的純正，防止日本文化的影響而奮鬥。金抖奉在哲學方面的成就尤其大；他是朝鮮語文學的權威，出色的科學家。他當爲了人民而工作，一直站在鬥爭的前綫。至於金日成，他的名字在朝鮮人民獨立鬥爭史上，是寫在最英勇的一頁上的。

現在這兩個人被人民選爲自由朝鮮的領袖，不僅過去，就是將來的朝鮮也與這兩個人的名字分不開。在平壤，他們着手開辦新的大學。大學就用金日成的名字，金抖奉任校長。

不平常的事件

平壤大學在北朝鮮青年中非常著名，九月十五日學生們就註冊完畢。我們最後一次訪問平壤大學是在十一月後半月。教務長韓麟給我們看剛到的一束信，並告訴我們說：學校每天要登記三百至五百個青年的入學申請書。他們責備郵局耽誤了登載着平壤大學開學及註冊日期的報紙。

大學裏堆集了幾萬份申請書，有的每星期寫信來問，有的甚至跑幾十哩路親自到學校來。在朝鮮，鐵路旅行並沒有什麼樂趣可言。日本人破壞了的鐵道還未修復，路基也被日本人破壞了，到處都是洞。路基要修補的並不少於全朝鮮鐵道的三分之一長。車輛全給日本人開到南部去了，現在北朝鮮人民的客車，或者是從廢鐵中揀出來的，或者是由貨車改裝的。青年的男女並不顧到這些，爲着要進大學，他們陸續來到平壤；雖然他們早知道已經失掉了機會，希望很少。這樣的人是很難拒絕的，可是事實上又不能不拒絕。

偶然，韓麟告訴我們有一個人竟達到了他的目的。但這是件極不平常的事，只有在東方才可能有。

一個年青人寫了三十封信給大學沒有得到回音，學校沒有這樣多時間回覆每一封信。學校每天

在報紙上登廣告說明已經停止招收新生了。

三十封信沒有回音，這個青年自己到平壤來了。他到了學校，把信留在董事會。第二天知道他的申請書被壓下了，又接連送去七次，七次都被拒絕。他用血寫了第八封申請書，仍然不接受。

這個年青人第二次寫血書，字寫得非常大，申請書上寫着：

「如果我不能進大學，我要自殺了，從牡丹峯跳入大同江。」終於他被接受了。

英 雄 們

一九四六年，平壤大學的大學部和預科部以及製藥專科部一共有二〇〇三個學生，其中包括一六二個女學生。入學考試的標準，女學生要略低一些。

學生中，勞工黨有四六〇人，天道教黨有十六人，民主黨有十九人，民主青年聯合會有七三七人，其餘的七七一入無黨無派。

在學生中，北朝鮮各社會階層的人都有，有八十七個學生來自資產階級家庭，七十一個是地主的子女，其餘的出身工人、農民、僱員及商人的家庭。

除了資產階級與地主的子女外，其餘的學生都是貧窮的。

只有預科學生有津貼，其他的學生要自己拼湊他們的生活費用。一百個以上的學生在大學裏做看門人和侍應者，另外二百個在平壤各種企業部門做夜工抄寫。有時候一個企業部門並不須要抄寫，但有學生去申請，他們爲了幫助學生就錄用了。有些學生短時期離開學校，工作得到些錢再回來。

韓麟教務長告訴我們：

「今天的朝鮮學生都是英雄。他們營養不夠，睡眠不足，每天工作十六小時，又沒有好的衣服穿，而他們並不訴苦，反而很快活。這種情形必須先瞭解平壤大學兩千個學生心靈上的感受才能懂得：以前，在他們面前的是不快的、艱難的生活。現在，他們在大學裏讀書了，光明的前途擺在前面。每一個人成爲學生，都想自己是幸運的人。至於物質困難，是不會使朝鮮人害怕的。」

後來，按照韓麟所說，各種組織都增加了對學生的幫助。如果工人有一個代表在大學讀書，他們就每個月募集金錢送給他們的同伴。農民、僱員、手工業者也一樣。有一個學生已經四十歲了，他從前在一個中學畢業，只因爲有一次參加了學校的罷課，日本人就不忘記他，使他一直找不到適當的工作。後來他成了一個鞋匠，白天在街上替人補鞋，晚上讀書、研究。現在經過入學考試考得很好；他進大學了，他的朋友們在各方面幫助他，甚至給他送飯到學校裏來。

過去與未來

平壤大學的先生和學生都說：

「漢城大學是朝鮮的過去，平壤大學是朝鮮的將來。」

漢城大學與國家生命沒有很大的關聯，平壤大學應運產生來滿足國家和人民對合格幹部的需要。它的工作範圍已很龐大。它設有七個專科，其中包括農科、工科和鐵道科。

漢城大學缺乏科學的成就，自己用的教科書都不曾編過一本；平壤大學已經開始寫「朝鮮史」、「朝鮮文學史」和「朝鮮立法史」；這些書不僅大學需要，就是全體的人民也需要。

平壤大學的教授中，目前已有三十個朝鮮最著名的學者，他們是從漢城來的。漢城大學的法科整個的移到了平壤大學來。

第十五章 選舉的前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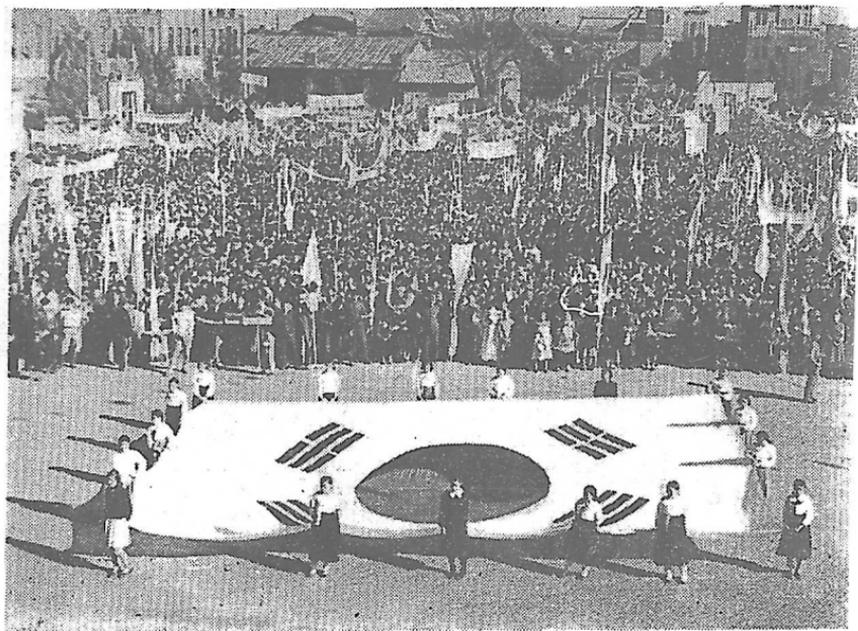
四千年之後

臨時人民委員會決定：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舉行區、城和省的人民委員會的選舉。

人民委員會所採取的決定中，沒有一件——包括土地改革——像選舉法這樣的引起大眾的歡呼。只要我們記得，這是朝鮮人民有史以來第一次有權用自由、直接、平等的祕密投票選舉來表示他們的自由意志，那我們就容易明白他們的高興了。以前，朝鮮人從未有過選舉的觀念，因為朝鮮從來不會有過選舉的事。

政治團體和公共組織都為選舉日積極準備；在不壞召開領袖會議，決定在所有的選舉區建立統一的民族民主陣綫，以便決定候選人和代表。民主陣綫包括勞工黨、民主黨、天道教黨、農民聯合會、民主婦女聯合會與民主青年聯合會以及其他的公共組織。

反動份子的阻撓



慶祝人民委員會公佈選舉結果的平壤十二萬人
大會的一部。

反動份子不願人民是怎樣一致地、有力地擁護選舉法，他們在北朝鮮雖為數不多，不足以完全破壞選舉，但竭力要使人民對新法律引起不良印象。

反動勢力非常清楚地知道：民主陣綫的成功，將使一切反人民鬥爭的希望都消滅了。

一部分基督教教士在這方面顯出極大的力量——這部分人無疑的是與他們的美國恩主有關係的。一羣基督教教士在平壤開會，教士們懇求信徒不要參加政治，不要參加集會與會議。教士們要求選舉日不要放在星期日，從星期一至星期五中任何一日都可以。在平壤省的南部某區中，有二十個地主拒絕接受他們合格的選舉權，而且勸別人都這樣做。

又有人利用幾家工廠的經濟困難，乘機進行他們的企圖。在高城，一個地主的兒子就會散發傳單，來從事反對人民委員會的工作。

在鎮南浦一個預選會上，尹一力勸人民放棄參加選舉，原因是美國不願人民委員會勝利。有一個秦植玉在價川耍了同樣的把戲。

最後，一羣恐怖份子從漢城越過邊界，在十月五日到達價川城。恐怖份子都帶着手榴彈和左輪手槍，由李還蘭領導，揚言要暗殺民主陣綫推出的候選人。

雖然這樣，反動份子並不能展開廣泛的、公開的活動；他們的鼓動也不足號召投票反對民主陣

統，只不過勸人不要參加選舉。

爲了人民！

參加平壤會議的基督教士們，很快的就了解他們對於自己的力量和影響估計錯誤。而且，三十六個教士以最著名的康爾玉爲首，向他們的信徒演說，請他們爲人民的事業而奮鬥。

天主教與基督教教士的代表來訪金日成，表示他們完全擁護選舉法。希臘正教的首領金元鳳和佛教的首領田昌東特別向信徒們解釋選舉法的平等。

很明顯的，反動份子教徒中的鼓動計劃完全崩潰了。

統

一

同時，民主黨與公共組織中無數的政治宣傳員發動了廣大的羣衆參加競選，婦女與青年站在最前面。即使北朝鮮最偏僻的鄉村，都有民主陣綫選舉運動的中心組織。我們看見的一個選舉運動的中心組織是在鑽石山附近一個小村莊的廟裏。

這些鼓動員向大眾解釋選舉法的本質，介紹人民委員會的政策，強調改革的意義，他們的解釋很

容易使人瞭解，因為辛苦的朝鮮人民早就懂得了，而且樂於接受土地改革與勞動法。

朝鮮的知識階級為準備選舉作了很大的貢獻，這祇要舉出幾個數字便足够了。

例如：一共有三百七十個作家、詩人與作曲家創造了許多作品獻給這次的選舉。

藝術家們作了一千三百九十五個標語牌，請人民投民主陣綫的票。

有四千個男女演員，在選舉區組織了臨時的演奏會，演戲宣傳。

一羣攝影師共九〇七人，拍了四九〇三二六張照片，描寫人民委員會領導下的北朝鮮的成就。

金日成向人民致辭

一切政黨與團體的領導人物，以及民主陣綫的候選人，不斷的與選舉區的廣大羣衆接近，因此常在會議與選舉前的集會中演說。

金日成向人民廣播說：

「代表人民政權一種形式的人民委員會，在朝鮮解放之後立刻就成立了；無論在北部或南部，它們的出現都是朝鮮人民自己發動起來的。這就是它們基本上代表人民政權的明證。人民委員會的威望與日俱增，這種威望正是人民政權實行民主化改革的直接結果。」

「人民委員會的責任在鞏固與發展這些歷史性的改革。它們形成一種基礎，在這基礎上，我們要大大發展農業、工業、交通，並且不斷地關心人民的幸福。我們必須保護政府與私人的財產，我們必須儘一切力量鼓勵並引起工業和商業中的私人主動性，我們必須爲正在創立的民主政府建立堅強的經濟基礎；我們必須相當注意教育、科學、文學與藝術的發展；如果人民思想不開明，進步是不可能的。」

「我所列舉的任務，都是可能實現的；我們有足够的疆土，無限制的自然原料的貯藏和千千萬萬的人民。人民已經從日本人的奴役下解放，而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故國；人民的創造力解放後，正準備迎接來日的試鍊與嚴肅的工作；這就是成功的保證。」

「有些宗教的代表們說：『人民不能自治，權勢原是上帝賜予的，或是別的國家給予的，統治人民的人必須超乎人民之上。選舉的政權並不是真正的政權，誰能確定他的隣人不會當選呢？那麼這不就是說：一個隣居可以管另一個隣居了嗎？』」

我的回答是：「誰否認人民所選舉的政權的公正性，誰就是要使國家回復到過去，回復到恥辱的外國的奴役。」

「別的宗教代表說：教士不能被選入人民政權的機構中去，因爲教士是不能參加政治的。」



慶祝人民委員會公佈選舉結果的許多遊行隊伍之一。

「可是，我們知道，被選舉就是替人民服務的意思：請問你們，難道竟有一種宗教，禁止他的教士和信徒爲人民服務麼？」

「有人說婦女不能當選，如果婦女參加政治將動搖家庭的傳統；妻子被選到人民委員會去，她的社會地位將要比丈夫高，那麼，她就要成爲一家之長了。我的回答是：婦女佔人民的半數，沒有她們的參加，不可能創立一個十全十美的人民政府。我要提醒你們，朝鮮的女英雄們會爲着爭取我們人民的自由而犧牲生命，遭受流放，在獄中受苦。還有女教師們在盡力教育我們的孩子，使他們有愛國心和忠於祖國。光榮的朝鮮人民不能再容許回復到過去對婦女有偏見的野蠻態度。」

「我們可以自豪，我們正在建立一個四千年來朝鮮歷史上從來不會有過的人民自己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在許多別的國度裏，包括歐洲的國家在內，也尙待建立。」

統計數字

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臨時人民委員會批准了「選舉程序」，同時，批准了組織中央選舉委員會，由十一個人組成，包括北朝鮮黨各派和各羣衆組織。

從九月五日至十日，在省、城、區的人民會議上，共有一五九三七個地方的選舉委員會成立，在

這些委員會中的人民共有八〇四七〇人。

按照「選舉規程」：親日份子、定了罪的犯人和神經不正常的人，取消選舉權，因此由選舉委員會調查的結果，全北朝鮮有四千人被取消選舉權：列表如下：

親日份子

五七五人

罪犯

一九八人

精神病者

三、一六四人

另一方面，登記選舉的人數是四、五一六、一二〇人。

第十六章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

早晨七點鐘之前

如果在星期中而有假期的感覺，那麼，這個寒冷而晴朗的十一月三日成了全朝鮮的節日——這個國家從來不會有過的節日。

朝鮮人民穿了他們最好的衣服聚到選舉區來。他們以為投票儘量的早是一種光榮，因此，投票處開門之前——早晨七點鐘之前，門外已排成長列了。朝鮮人民都舉家到投票櫃前——當父母們排隊等待時，孩子們自在地在路旁遊戲。這件事並不損害假日的莊嚴，而適足以加重它的全民性。

卡車載着演員停在選舉中心，在車上就跟在小的戲台上一樣，演出活報，跳土風舞，唱民歌。跟着職業劇人同來的還有客串的劇團，特別是學校與研究所的劇團廣泛地參加表演。

不平常的行列

早晨六點三十分我們到一個鄉村的投票站，那裏的候選人是金日成。所有的投票人早已排成長

列。每一個農人，無論男女，都帶着盛了水的盆、肥皂和面巾。我們都不懂他們要做什么。後來有一個農民解釋道：

「投票給像金日成這樣的人，必須具有純潔的心和乾淨的手。在拿票簽寫上他的名字之前，我們
要洗淨我們的手。」

曾祖與曾孫

坐在選舉站門前，行列的第一個是一位上了年紀吸着烟斗的老人。據說：他後面站的十二個人是他兒子和孫子們。他們全家同意要最先投他們的票。年老的家長生着病，由他的曾孫扶來的，這個曾孫才十八歲，還不够投票的年齡。

這還不算希奇，鄰近的選區還有一個一百〇六歲的老人，他自己跑來投票，而且還站在行列的第五個。

一個老人搞錯

朝鮮投票的程序是這樣的：選民拿到一張民主聯合陣綫的候選人名單，走到特製的投票棚去，棚

裏有兩個黨——一白一黑，選舉候選人的選票投入白黨，反對的投黑黨。

有一個年老的鄉民，爲一時盛舉所激動以致於弄錯了票黨，他把該投白黨的票投入了黑黨。等他明白了他的錯誤，便大大的喧嘩起來。選舉委員會的委員走進投票棚，老人要他們把他的選舉票從黑黨轉到白黨裏。委員們告訴他：他們做不到，因爲票黨已經封閉，按照法律的規定，在規定時間之前，誰也沒有權打開。老人就躺在地上扯他的白髮。他說：他們如不替他改轉票子，他決不離開投票棚！委員們被他弄昏了。如果用武力對付老人則有損於這次盛事的威嚴和愉快。而且，大家都知道，老人的心意是很好、很純真的。

最後，解決的辦法是：打電話給高一級的選舉委員會，後者同意在計算票數時黑黨內有一票算在白黨內，這個票是利於民主陣綫候選人的。

老人同意了這個決定，立起來帶着滿足的神情走了。

兩個司機

中午，我們踏上了平壤的歸途，那時，我們參觀過的村莊都已投票完畢。在路上，看見兩個朝鮮的卡車司機從相反的方向走近來，停下了，一個司機跳下了，對另一個高叫，我們的翻譯決定要打

聽，爲什麼在這樣一個莊嚴的日子會有人高叫、咀咒。翻譯下車走過去，回來却愉快地告訴我們這件事。

有一個司機正要到他選區去投票，另一個已經在這一區投過了，所以在這兒遇見了發生剛才的情形；因爲這一區所有的人早已投過票了，只等一個選民——正是這個司機。他是這一區唯一的選到者。

我們看見這個司機非常厲害的呵叱他的馬達，同時以每小時八十公里的速度開去。

正 午

中午，已經很清楚的看得出：民主陣綫得到了輝煌的、壓倒的優勢勝利。祕密投票，自然是祕密的。雖然反動份子企圖煽動人民破壞選舉——不把他們的票投入黑囊——但是，很明顯的，絕對大多數的人民仍投民主陣綫的票。到正午，在平壤已經有百分之八十七的選民投票了。

別的不說，當他們排隊向掛着列寧、史大林與金日成照片的投票站前進時，不需特別善於觀察的人就可以看得出人民的心和同情是向着那一方面的。

鐘聲爲誰而鳴

按照選舉條例，投票在下午十一時五十九分截止。

在平壤大同江的岸邊掛着一隻巨大的古鐘，四周有木架支持。從前凡是國家戰勝了敵人，或有其他全國歡慶的事便撞擊這鐘。據傳說這鐘的第一次發聲是慶祝李舜臣的戰勝日本人，以後朝鮮的君主規定在太子誕生或發生別的完全與人民無關的事情的時候敲擊這鐘，從此這鐘便被遺忘了——有六十多年它沒有發過聲。木頭的架子支撐在它的四週，它便被作爲一件古董那樣保存下來。

在下午十一時四十五分，我們去到大同江邊距那古鐘不遠的地方，參加這個莊嚴的典禮。在路燈光下，從木架支柱間隙中看去，古鐘龐大的體積正反射出古銅的靜穆的光。鐘架前放着一隻桌子，罩着白色的桌布，各黨派及各公共團體的代表，手中都執着國旗，站成一個半圓形。平壤市長走到桌邊，短短地演說一段，隨即他吩咐三個朝鮮人，把鐘週木架上的兩扇門打開了，這兩入中的一個年紀已很老，另一個却非常年輕。市長看着他的錶。在子夜準差一分鐘時，這巨大而音調鏗鏘的鐘響起來了。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這古鐘是爲了朝鮮人民而響了起來，宣告偉大的民主政治的勝利。

А. Гитович и Б. Бурсов
К северу от 38-ой Параллели

Шанхай

Экспресс

1948

北
朝
鮮

著 者 吉托維奇 布爾索夫

翻 譯 者 楊 沐

發 行 者 羅 果 夫

總 經 售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

電報掛號：華文（五七〇〇四四）

西文 ПРОСНРИВСО

一九四八年十月初版（2000）

7

4060 f 2